燃藜室記述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十一目錄

廢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

光海君
首殺柳永慶 壬子追律附
奏請天朝嚴萬二查使之來附
臨海君之獄
請辨成渾之誣
追崇恭嬪 乙卯
五賢從祀文廟 八典故庚戌
鄭仁弘削儒籍 辛亥
金直哉之獄 權韠附壬子
定運偽勳

卷三十一

一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十一

廢主光海君朝故事本末

光海君

光海君諱琿字　宣祖第二子恭嬪金氏出乙亥生初封

光海君萬曆己酉即位天啓癸亥廢在位十五年放江華甲子

遷泰安賊平還江華丙子名移喬桐丁丑二月移濟州辛巳卒

仁祖十九年壽六十七葬楊州赤城洞亥坐原距恭嬪墓二牛嶋

辛亥上尊号躰天熙運峻德弘功丙辰上尊号叙褒立紀明誠

光烈

廢妃文城郡夫人柳氏判尹自新女　生癸亥十月卒壽

四十八葬赤城洞　同原異室

廢世子祼戊戌生庚戌行冠禮冊封癸亥廢妃江華七月賜死

年二十六葬楊州水落山玉流洞

廢世子嬪朴氏　女戊戌生癸亥五月自縊死

光海初政首殺柳永慶壬子逆律附

典翰崔有源倡即日即位之論蓋受王妃兄柳希奮風旨率同僚來請于大臣柳永慶執以為不可再請三請至引朱理宗即日即位之說大臣命考出實錄　祖宗旧例則惟　成宗即日即位而　睿宗子濬安大君幼　貞喜王后擇賢而立　成宗成宗亦有兄月山君大故即日即位與今時勢不同而大臣莫敢違二月初二日申時光海具冕服即位于西廳百官具朝服呼千歲舞蹈而出翌日　玉堂彈礼判權㦗以鄭昌衍代之荷潭錄

去夜摠護使左相許頊啓曰夕上食當自今久設行而自亂後

司饗院外水剌停廢許多冤屈無一物現在皆令該司措備而
終不進排臣等難免不能檢飭之罪云云命勿待命翌日府
啓請各該司色官及殿都監次知官員罷職依允 丁巳
銀下并全
兩司合啓請御醫拿鞫依允許後李命源趙興男朴知止拿
囚
初七日領相柳永慶辭職上疏答曰此誠何時而乃敢為如此
之言耶
李山海以院相直宿政院
初八日柳永慶初度呈辭不允批答知製教申欽製進
府啓都承旨柳夢寅為人昏劣處事顛妄當此國恤多事
之時銀臺之長決非所堪請遞 大行大王遷祔經年藥

未見效臣子閑迫之情宜無所不用其極宋錫慶等欲請罪
者醫實出愛君之誠豈有他意金大來諂付黨論不有君父
乃騷騁辯搆捏肆其凶慘終必擊去而後已用心無狀極矣尚
攘華秩把握朝論請命削職明黜答曰允金大來罷職不敘
十二日先山君李軸疏請治柳永慶謀危國本濁亂朝廷
之罪答曰頻相豈至如此所論過矣先朝大臣不可輕論而且
聞不改父之臣古有其語　先王擢置柳相于台輔于今七年
依毗愈篤茲者賓天未浹一月遽爾罪之則非但有乖於
不死其親之義而亦失待舊之道也予不忍為　丁巳
錄

李軸疏後嶺南人金應成姜遴等繼之　荷潭錄

司諫宋錫慶啓　慈殿所下聖旨必先關由　大殿然

後乃可啓下頃日　殿慈以山陵事　聖旨[illegible]下實聽而居
喉舌之任者曚不致察終不啓稟此而不治恐有後弊請色
承旨罷戢内官閔希謇本以刀鋸賤隸性且凶狡久為内需司
提調憑勢作弊無所不至毒毒生靈貽害八道一自　賓天
之後為惡日甚顯有難赦之罪請鑕流竄以為諸宦者縱恣之
戒領議政柳永慶包藏之謀不測身負罔赦之罪覆載難
容而尚據具瞻之地請削奪門黜無不免丁戊錄
牧是兩司合啓正言李士慶獻納李好信司諫朴彝叙正言任章執義睦長欽掌令尹讓畧曰領議
政柳永慶本以凶險之人濫據台鼎内結宮禁外植私黨擅
弄柄權壅蔽聖聰輒餤薰天包藏禍心無君負国之罪覆載之
所不容請柳永慶削黜元凶作惡亦有回邪之徒為之羽翼金
大来李惟弘李效元成俊耆等或為腹心或為爪牙晝夜聚會

有同鬼蜮洪湜宗騁亦號其指嗾濁乱朝廷請并命削黜以為黨惡之戒丁戊錄荅曰領相不允李效元等罷職

亞堂劉請柳永慶事快從公論並丁戊錄

合啓荅曰大臣被論勢難行公況此時相位不可久曠領相遞差

以李元翼為領相荅辭賊疏曰卿今入城朝野相慶軍民加額豈不賢於夢卜乎況卿公忠清直赤心憂國今首揆之任非卿不可

院啓請鄭仁弘李慶全李甫瞻蕃並命放釋仍復官爵以快憤欝之輿情又不允許命中途付處禁府都事以仁弘病重中路遲滯極為悶慮之意狀啓始允亶請曰仁弘乃 先王命寵之人也不敢輕釋但病重云不得已勉從仁弘既放而李甫瞻

等仍在罪籍則似為寃悶并放送
府啓吏判成泳外示朴野中藏狡詐為公議屏棄者久矣諂附
權奸再占銓衡前後濁亂之罪昭不可掩請罷職吏議成以文
其子既被黨惡之罪不可仍冒銓衡之寵請遞差
合啓洪淵宋騉諂附元凶助成威勢濁亂朝廷之罪與李元
敬少無差殊請並命削奪
院啓權奸用事羣小輻輳譬如狐狼當道狐狸假其威而睚眦
百出具憲微服潛聽先陷用僧附會奸凶復寵善士南復主一
附權門及害其師李慶禧力主庭鞫之論以爲嫁禍之計柳煜
以元凶至親憑執濁亂中外立前在三堂伸救元凶及居憲府
請罪韋布崔天健阿附柳奸助成聲勢久執銓柄一從其言成
泳中莊巧詐潛結柳奸宋應洵當柳奸之方盛先爲伸救之劄

及公論之重議又從論討之論李瀞漏泄之戕搆捏同僚力勸其父陷害善類中挑假王言指正論不為逞柳惟以元凶之子尚在清顯請具憲南復主削黜李慶禧申光立柳惟削奪遂天健以下罷職

院啓黃謹中前為持平時聽人指嗾搆捏無罪之人以及抗疏儒生其得罪公論大矣請罷職答曰波及太多不無已甚之弊去其太甚是至論勿為過中已甚之舉務為鎮靜可也

院啓兵判朴承宗前為大憲時亦參於請罪鄭仁弘而獨免其罪物情莫不駭憤請罷職

府啓朴承宗黃謹中前為都憲持平欲論鄭仁弘之罪方為起草而以諫院為當允引避雖未及入啓已為起草則其叙

與諫院同又請竄抗疏儒生其諂附權奸傾陷士類之跡無所逃云云

三月初一日陞鄭仁弘爲判尹仁弘初聞竄配之命登途至畿內聞宥入京辭判尹上疏辭職仍下嶺南遣禮官追挽五月

拜大憲上疏

臨海之獄始發兩司以頃者柳永慶論罪時擬律失當只請削黜以致輿情憤激自劾引避初二日合啓請及弟柳永慶姑爲絶塞安置在議政許頊本以一鄙夫奴事永慶致位台鼎貽辱名器固已甚矣曾秉銓衡承永慶指嗾斥逐異己引用同惡廣植私黨以成凶勢及至鄭仁弘抗疏之後餘辭請罪歟罔天聽且與元凶謀起大獄戕殺士類欲以箝制衆口其爲詐巧且慘矣請命削奪官爵

僥啓文學曾明鼎前為正言伸救元亥得罪公論請罷職

左相許頊遞差奇自獻拜左相

合啓論永慶五大罪番回既已削黜則公論已行何必更論屢

啓命遠竄

初七日府啓校理閔慶基本以憸邪之人做出虛言傳播奸慝

不允批答極其形頌媚悅元亥大為公議所棄請罷職

副護軍柳永謹以元亥親族附托邪論當鄭仁弘上疏之後自

上在東宮下令之時身為宮僚敢以仁弘誣罔罪人斯得蒋語

傳辭四達又於李惟弘家同參庭鞫善士之論得罪公論極矣

請削奪官爵

[illegible]結金蓋國諂附元亥頃日具疏之所為皆出其指嗾而

其情被罪之後歸咎此人稱寃不已請罷職吏曹佐郎朴顏賢

趨附權奸得授銓郎有識者嗤鄙請罷職

府啓

德州牧使李弘老自龍灣上疏之後知其心迹敗露陰謀無所不至做作無根不測之說以為交搆之計極為凶慘請命遠竄

傳允江界定配

院啓請許浚梅律荅曰許浚術薄技窮之致以此置之死地恐非至罰

南啓李弘老不可止於遠竄請絶塞圍籬安置依允傳曰以絶島改付標大靜縣圍籬安置

院啓洪汝諄性本陰凶濟以貪暴到處經恣為慝之狀不可毛舉以近年事言之為繕工提調公然營起私舍為內贍提調責立郎史少不如意刑杖濫及至有殞命徙在已爰年間交通宮禁做出不測之說以為交搆之計及至庚子潛誘李山海使之

上章至有圍王宮殿大夫之語其為逆條極矣請削奪門黜者
司言責得中刑必當罪既削其職不須更論先朝舊臣豈有如
如此事乎兩司更請洪汝諄遠竄依允珠島定配
合啓柳永慶圍籬安置事依允慶興圍籬安置
山人蕭鳴國上疏請誅永慶鞫弘老
三月二十一日冊封世子
經筵李士浩疏槩金晝國南以恭朴彝叙朴而章請罪事 傳
曰予曾聞李士浩以兵法雜術干於臨海仍結為密交凡所謀
計皆為主張曾欲拿問苟以儒名之故不忍輕蔑姑待之今見
其疏果是凶詭之人誰為此謀嘗試予意乎此漸甚可惡也上
疏不踏啓字以下
大諫朴而章避嫌啓曰云云乘時搆陷之計此豈一士浩所為

況其必有幸災樂禍指囑而陰中者矣洪汝諤之心路人所指以已亥事年見之則手足盡露而可知其大奸凶矣公論今始激發原情定罪則打草驚蛇其餘為一身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假手儒生欲成一網打盡之計一則曰黨奸一則曰倒戈以求慶為一孤注為一隅穿為一奇貨嫁禍於朝廷傍觀者欲怒含笑將欲坐收漁人之功云云丁戊錄

四月二十九日合巷奇自敵素性陰凶行已詭秘陰賊害物虐於豺狼貪黷罔利甚於隴斷不修惟溥之言傳播中外崇信佛道之事惑乱瞻聆頃在相位大張威勢罔有忌憚趙振之徵自恣肯臆其誣罔　聖明操縱生殺之狀比前古元凶所罕有者也至於受賕賣爵奪基營第伴倘防納之事恩之微細者而中外小民因此而破產怨讟朋興夫陰賊凶狠者必至於傷人害

物而搆成禍亂貪黷經濟者必至於病民蠹國而災害并至詭秘妖誕者必至於傷風敗俗壞亂世教有一於此足以貽禍於邦家況兼惠皆備濟以凶猾乎及其身相國言藉藉至有以柳易奇之說民情可見公論可畏云云 丁戊錄

五月初十日 傳曰鄭經世疏中据據先朝所未有之失能疏政不遺餘力悖言慢辭有所不忍見者始諫見其無君不道之辭非徒不能請討反有營救曲護者經世之權勢可謂至矣鄭經世欲拿鞫依律此意問于大臣 丁戊錄

初吏判成泳以永慶之黨彈罷領相李元翼以李光庭金時望逢龍權儁主命加望以申欽儁之又命加望主意在鄭昌衍昌衍王妃之表叔也元翼不得已以金信元韓孝純及昌衍儁之昌衍遂爲吏判物議譁然而外戚柳始盛無敢言者柳經世

為大印府使應來言旨上疏極言初政之失至曰其人不與焉則命使加望其人又不預焉則又命加望必得其人之姓名然後始肯落筆　殿下之忝入已意任情低仰至此而甚矣又言某人李山海以庭策自居而今其子為某官某人以調護奇自獻自任而今其身為某官又論某年除拜不公之弊自邊將守令皆有定価至　先王末年而極矣之語主恐下教曰經世詆訾先王者欲罪之恐妨言路置之疏語觸怒諫官諫官引避依違含糊而獨正言鄭弘翼以加薦為相民之失職辭意極峻曰政移拜修撰恐其論之也任充嶺見主意欲迎合時好夫避辭至有人主用人立賢無方經世徒循題目之好以為擊去之計主因此大怒下議于大臣屢百言曰經世以　先王經世之世暴揚先王之過者欲逆諸四裔大臣皆以以言獲罪為未安

而尹承勳以為前後異教恐有傷於大教之王言故經世只坐
罷洪可臣退在田野疏論充迎合妬賢之罪荅曰卿以勳旧重
臣未免偏僻信手去河止賊易也充尤揚揚自得其避辭至有
經世唱之於前弘翼和之於後可臣按劒而起等語遂拜銓郎
人皆嘲鄙是冬掌令李經祿駁罪之疏中調護自任指奇自獻
宦策自居指李山海而甫瞻輩以調護為鄭仁弘攻經世尤力
的傳

遞士申檍上疏論支判改望戚里掌送之失
八月自十日柳永慶合啓更發請柳永慶金大來依律處斷李
弘光拿鞫宣罪奇自獻遠竄 丁巳錄
[illegible]既宣儲位之後金大來以非嫡非長之說唱言狀合告講
曰大義蛇虺狗彘合為心腹同惡相濟謀為不道為元[illegible]

光庭頭裝犯上之言云云丁戊錄

九月殺柳永慶金大來李弘老等于謫所大臣卒二品以上啓請之也日月錄作七月朝野記闕疑載作九月今自盡

己酉春兩司合啓加罪言事人並梅棘于絶島李效元臣卒李效元行狀

戊申黨籍　柳永慶安置慶興　金大來安置鍾城　李弘老安置大靜并賜死　李效元巨濟　李惟弘江界　成渙嶺南海并圍籬安置　具憲昌城　南筏全羅山　柳惺三水後放　洪暹康津　宋轉理山并遠竄　李瀞　李廣樞申光立　許瑣後付處原州　柳永謹　柳永詢　李德溫　成渙崔天健　宋應洞　申挽　柳堞并削職情後被放黃謹中　曹明勗　宋言慎　朴承宗尋敘用　并罷職　[illegible]

文　金薑國　閔慶植　朴顔賢　宋駙并遞差後削
宋駿　黃運駿遞　出頭黃有詹運子進士具仁至憲子削職
禁錮以付黃仁弘事故也并丁酉錄
壬子二月金直哉之獄永慶子愷出於賊口　命并囚黃見鳴
二十四日悅懷恒等皆拿鞫四月二十八日榮川幼學李坪上
疏請追施典刑　榮川日錄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榮川幼學李坪疏曰義者賊臣專國
封不請於天王傳擬防禦于遠徼遂使逆徒倡亂非永慶匹
陣不得售其奸幸賴祖宗之靈凶魁伏辜不意凶逆之徒
又發於今日此由討賊之不嚴也永慶也逆犯也直哉也同
一賊也而未嘗不表裏於永慶根柢於永慶也臣謂先追
罰永慶之逆以其罪之正上傳昭示正顯　殿下中興之初

云荅曰討賊不嚴國是未定之論真今日藥石之言庸嘉有粗知討賊之義也但惜乎並及策功尊號之說並與至論混帰於顛妄也明倫錄

五月初七日兩司合啓逆臣永慶窃居台鼎交通宮掖包藏禍心謀危宗社其窮凶極惡大逆不道之罪擢髮難數而姑舉其大者言之聖上毓德春宮名位已定顧國之願惟在冊封爲相七年無意奏請使逆珽生心中朝起疑查質之辱竟及君父罪一也誑使之来大臣呈文國本之計無大於此潛懷異圖敢爲沮抑終不得售反中言者罪二也受監撫之責奉宗社之主櫛沐風雨備嘗艱險分朝閑右固結人心駐蹕兩湖經理軍務協贊中興光復舊物神功聖烈莫以加矣宣武策勲力主搪塞敢掩配天之功陰逞不軌之謀罪三也元孫岐嶷國人係望八歲

封疆十歲議婚自在先朝已成令典敢肆凶計不遵古例年踰十齡竟不請行罪四也　先王遣豫彌年上下晏安無帶內局不設侍衛之廳雜用峻劄致有一敗之教彈論激發惡其議已指嗾鷹犬反肆搏擊一何諱疾至欲陳賀無君之狀萬目難掩罪五也大漸之初祈禱祝文不書聖諱欲填已名為人所止竟不得書其心叵測在有不可測罪六也傳攝之命宗社大計一國臣民所當洞知秘其備忘不出朝報斥逐原任必行已意回啓之際極力防塞至嚴未准封不可傳攝之語又以賞出羣情之外為辭沮閼聖教杜絕輿望凶逆之狀有不可忍言罪七也宗社之危迫在朝夕林下忠賢千里封章言所難言打破凶膽偃然陳疏必欲自明頓指徒黨謀逆大獄罪八也古者君薨即日嗣位昭載史牒危疑之際尤不可少緩而當　聖上即祚之初

欲為淹迫故問織袞之期遠待六日之後其為情跡尤極叵測罪九也　先王昇遐三日托受密旨形跡詭秘莫知端倪罪十也人臣有一於此難逭邪慝而況咸萃於一身者乎當初請討之日王法不行使通天之罪得免斧鑕之刑主威不殄亂賊接跡元凶餘孽復結逆黨為相為將屢出賊口世濟其惡自速天誅國之常刑雖失於既往大逆之罪益彰於今日若護以不載刑書而不誅其罪則此賊之罪反居於汝立金滌直就獄追刑之下乎請追施典刑以快神人之憤　答曰追施典刑不著於刑書事涉已甚豈如為於今日不允　凝川日記

六月初七日合啓柳永慶請依鄭汝立例陳屍于市列立百官明施典刑金大來李弘老一時施刑事　二十一日柳永慶金大來李弘老追刑于四衢里　凝川日記　○荷潭日癸丑剖棺斬尸

永慶子恍惚恒等皆坐死人皆嗟憐而病疾者贍等幽抱悲
恩為澤
癸亥靖社雪其叛逆之名復其爵為澤
柳永慶七年當国專權植黨見非清議固其宜矣然其時綱紀
粗立朝野粗安亦未聞貽禍士林之罪而末梢顛沛横罹酷禍
人所共憐故反正之初特為蕩除復其官爵人或有以復爵為
過寧者而惟其受禍最酷故報施之道不得不然 遲川集
奏請天朝 嚴萬二查使之來附
戊申二月遣迎陵府院君李好閔同知吳億齡護軍李好義奉
表告 宣祖訃音仍請謚及具大王大妃奏本請承襲 及事撮
要二月二十三日 蔡程
五月赴京使臣李好閔等在北京遣通事齎送禮部咨有曰

臣民咸已推戴事在彼國難以遥斷似當行勘以凡確據合候
勅下臣部移咨該國會集通國臣民公議詳確明白具奏一面
移文遼東鎮撫官即差的當員役往該國詳查臣民推戴顛末
然後會議定奪又禮科都給事中胡忻等一本為藩國封事件
遵乞勅查議以重典禮事立國以長乃萬古綱常該國素稱禮
義之邦豈可擅行廢立自階亂幽著移文該國耆老大臣會同
軍民秉公詳議萬口一辭神人相合然後奏請定奪毋得小有
偏同致貽後悔云 據奏

命准是本國據 王大妃命領議政李元翼等會同文職尹根壽
等三百九十五員武職李時言等四百五十六員散班李成孫
等一千二百員禁軍內禁衛金孝五等三百二十六人兼司僕
高應祿等四千三十人東部軍民朴萬同等二千二百人西部

軍民林得順等三千五百人南部軍民李寶等四千一十四人北部軍民許德信等一千一百一十人成均生員申得淵等九百八十人具奏開一本宗室元宗諸等二百二十五員具奏開一本遣李必榮兼程馳奏

僉正言崔晛啓曰使臣應對之際亦多失辭以誤事機其曰長子臨位風癱守在喪次又曰業已退讓云此其失對之甚者也信號都工更孟浪之言乃以風癱為對臨海一王子耳有何可讓之事而乃以此對以致張郎中守喪則非病也無爭意有讓德之語則今此更奏之行前日失對不容不明卞特遣大臣直達帝都備盡實狀云云答曰議大臣且李德馨年富力強且有才智左相借啣入送 日月錄

兩司請拿鞫李好閔等失對之罪 日月錄

攻時中朝遣遼東都司嚴一魁自在州知州萬震民驗覈瑋病否

尚書條 差官到館以嗣君不即相會嗔責接待大臣等且言必

欲見臨海不見以何辭回奏元翼等曰小邦之禮異於天朝雖

士庶者穿孝服者不先見客臨海出處於外謝遣之人而見天

官於理未安差官曰率來城外我當斟酌嗣王不來見大事何

以得完喪服來見無妨李恒福等爭之不得十六日夕光海出

見于館所

光海自喬桐配所乘艇到西江曲為病狂之態見差官即自是

遷配所

光海王大妃命三公率百官上書于差官極陳臨海不克承統事

理太學儒生申得淵等及坊民市井等亦呈文于郊外

皆有源啓曰朝廷以遂魁移來城外臣不勝痛心面質一事臣

子不忍聞差官雖以　聖旨高重在我豈無善處之道乎既見
廟下又見逆魁則雖免面質之名大義埽地天朝若因此加怒
則臣請先往受罪埋骨燕山云云　日月錄○仁弘疏當在此
五月事當在崔有源啓下

欽大臣鄭仁弘疏曰今晚得見朝報始知致逆魁於中途竊意皇
朝遣差官來見臨海者以使臣失對今逆魁圍置絶島差官雖
不見逆魁亦不失皇勅本意可以皇朝使命屈辱於中路接見
凶逆之一物耶差官必欲見之則大臣臺官亦當以死自分若
官行還之日隨後而行待命於義州境上惡遣都事拿致使臣
云云　日月錄

時差官將與光海臨海兩對下詰仁弘上劄請以臨海頭示差
官李元翼李恒福李德馨等曰皇命天也天可拒乎順天則保

以他虞仁弘大怒與李甫瞻等主論請殺臨海君三司伏閤齊
請從大臣率百官迎請元翼等遂上屈法伸恩之劄引疾乞
免
[illegible]者皆回還後仁弘又上劄曰臣頃論宦官要見臨海事未聽重
治則十七年已定名位不免有虛撓之恥多費銀蔘雜物以賄
宦官而仰其與奪有若無直而取貨者然是皆使臣失對辱國
之故也彼使臣輩平日以臨海爲伯夷之德備位爲不義匪據
之地即至謙臨海讓本於本國欲使迎魁讓國於 殿下而
殿下使國於迎魁歐以伯夷待迎魁則又將何以處 殿下乎
迎魁迄於十四日而使臣二十三日發程則移置衙門或可委
於之地遠配孤島乃所明知而乃以尚在 殯側爲對敎有至
嚴回還之命與國初李初等所爲不幸迎之誠使都事馳赴義

叫使大使知有大国事命則失對之實自明於中朝庶幾不辱
国体　聖批以為非便又見臣等必蒙賚去奏本極言　殿下仁
恕之德遂賜恩允之狀齊等比較立南詔辨初若情偽未定者
此則決無補益　聖德賢於堯舜猶不免為萬古之著輕許面質
實故出見陷為使臣風癲之對了無片言失對一節但草草言
出色之非讓而止出始疑大臣知有使臣而不知有国体公議
以為之私憂不復有君父威加之義而　殿下之教不及拿見
一不可而終不以奏本之得失為意臣既失　聖明之旨又忤
大臣之意伏願賜臣骸骨歸伏田廬　若曰卿於此時當作頑
皮之砥柱長夜之日月云云

特光海多以銀蓋賂之得無事我国改宗系及壬丁請兵時皆
未嘗行貨中国至是始開賂門自此事雖些少我国譯官慫恿

其間非賂不成華使之東來者視我國以貨[illegible]極[illegible]欲[illegible]
使之行則用銀多至十餘萬　宣廟朝洪純彦[illegible]言[illegible]見
至今而驗[illegible]
遣領府事李德馨[illegible]判黃愼等奉大妃奏聞請降明旨冊嗣子
[illegible]襲國王妻柳氏為王妃日月錄
李德馨以為嚴萬將發萬一不幸先誣本國則使臣繼至雖上
言不入不如先至京師備陳實狀星夜兼程二十七日到京師
留五月幹事而還漢陰行狀
己酉三月帝遣行人熊化賜祭謚及賻又使太監劉用賜封王
詔
封王詔曰朕凝命乘符聲教鑠及雖在遐方異域莫不尊親朝
茲禮義之邦久荷懷柔之德置君司牧所以溥皇仁也舊典具

存推行恒準故朝鮮國王諱早年嗣爵藩屏方多艱危為安朕
實有追遠者陪臣告計例當請封順奉國之心撰立貞之大
義特封故王之次子某為朝鮮國王俾承先緒仍封爾妻柳氏
為國王妃云云（根岸心通寺先生著衣謝恩）
八月遣中欽等奏請封世子庚戌春准請出來帝遣太監冉登
衡勅封長子祖為世子
庚戌五月行世子冊封于仁政殿行禮後頒赦執事柳仲龍李
幼清奉勅命出出殿之際傾側墜地（蜷川日記）
臨海君之獄
二月十四日學令尹諫持平閔德男（後改獻納）馨男（獻納）尹孝先（一名孝全）正
言李士慶任章等啓曰珪久蓄異志私藏軍器陰養死士大
行王之時締結名將名集武士日夜潛圖不軌之狀國人

所共明知及至賓天之日未發喪之前公然出其私第移時後始渝奔入頭有指揮家兵之狀今在咫尺之地托以營造鋭權環刀異以空面多數人之不測之患迫在朝夕請存宗社大計流之絶倫以全　望上攻愛之至情以定中外羣心之疑懼答曰予兄弟豈有他此之理予見啓辭不勝悶泣問于大臣而處之仍傳曰國家不幸有此凶議同氣之間罔知所為　先王遺教丁寧在耳予不忍負諸大臣商議善處務為保全之計日月錄

尚書曰獻納尹考先與諸首有源等受希奮

者始臨海君有忍之品云

時臨海君年最長地逼素多過失家聚無賴蒼頭光海積怨忿命集兵衛闕宮門晝不開者踰月有言官諸李恒福議恒福曰王子在喪次反怒未著何遽遣辭居數日三司密啓臨海謀不軌恒福預有憂他力陳全安之義

鶴谷集白沙行狀

傳曰可疑人等自兵曹捕廳捉囚者有之云然乎如有則並令
秘閣事言于禁府 丁巳錄二月

大臣李山海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沈喜壽許頊韓應寅等議
曰流之絶島以爲終始保全之地乃是 聖上至德李德馨
等也 飛月錄 傳錄 傳曰絶島不忍爲堂上武臣率兵守其家以防意
外

時肆以衣裹面如婦人負於人自宮中出去兵曹即廳入置闕
門外備邊司定將圍擁副提學宋應洵等連劄兩司再啓請流
日月錄

十五日大臣等議定配李山海請流珠島固其防守嚴其津渡
以鎮國疑李德馨李恒福以爲喬桐亦絶島無闌遠近因危球
恃固難恣聞之熟矣謂之異謀則姑未得其詳矣放之不遠以

嚴公議思所以安全合申私恩倘水土霧露震撼驚憂守臣不
謹護衛銷無所及使　聖上友愛之情長抱無涯之痛豈非有
司之賑卹今計直官家近地豐其餼資免致困乏得矣　奇自
敵則請送其衣服妻妾使之相倚為生日月錄
時恒福議宜全私恩俾不至死朝臣見者錯愕相顧彼輩曰我
亦同辭即官來告恒福驚曰恐上相未察末段語試往更廣德
聲笑曰茅聯我名怡然不動白沙集陳陶集
二十日依設命竄于喬桐時琿先已定配珍島行過湖西急遣
宣傳官移置喬桐日月錄
兵曹同又啓高彥伯朴名賢等陰蓄異志請拿問命拿鞫日
月錄
鞫其辭連人武將高彥伯楊鶴瑞鄭謙宗室豐原都正撓等杖

施武士河大諫就服正刑徹成臺諫請正珽謀反之罪李元翼
詳下五月上劄辭職曰臣既敵金恩之說不可更尚執法之論李爾
瞻遂以金恩攻擊所謂南人以爲護逆多所被罪者 荷潭錄
南河大諫臨海事
復用以第乃聞
武將閔悅道杖死 日月錄
金宗室西與君鳴山君岐山守雲原都正等亦皆杖死臨海婢僕
死者庶百而不得端緒禁旅金潤自以爲目覩臨海君宮奴累
入鋪椎刀劒之狀上疏以感人聽以其功錄奏封松山君自後
上疏告變者踵相接也 遺史奇聞
勤勳錄翼社功臣許筬等四十八人
癸三月大司憲鄭逑辭職疏曰 梓宮在殯庭變起於至親嚴
處之際必有恩義兩全之理元出於先朝大臣王法之行當

當有緩急酌中之宜須得剛正平直審微明理之士主張一時之公論使我聖上極盡無憾光映史冊云云 日月錄

令領相李元翼呈辭後疏曰徵起於至親之間以 殿下之至友愛其憂傷痛迫無所不至恩義無盡必已有定筭此則臣不敢有言至於徒黨之迹狀顯著者則當按律處之尚何議焉但念崑岡之火玉石俱焚大獄之下寃死者必多蓋以罪名甚大推事甚嚴連逮之人遂名議鞫之際或有事情之不甚明白者推官雖心內疑之而不敢遽請平反倘非自上因罪狀情因情議罪開闢於常格之外則無辜之人不免於刑獄刑獄一加終無生理豈不惻然 傳曰大臣與同休戚而呈辭相繼氣像不好未知有何所失而得罪於諸大臣 日月錄

左相李恒福疏 [illegible]如此畧同

最大司憲鄭逑又上疏曰臣連日得參推鞫窮覈獄情多濫時日遲延遠繫亦多宗戚之臣未畢拷詰徑頂杖下者相繼如果有與誠之實而罪合頭戮則其不得取服固已為失刑矣或不知情而間有含寃就死者則彼雖有親疎之間而實分 相張血氣之一脉豈不深可傷哉往在 中廟朝因王子之變獄起不測 仁宗時在儲宮憂懼悶迫陳疏乞解云云民間至今傳誦今日 聖上之處之者暗與同符 殿下同氣之中與之同胞者只有臨海先嬪早世兄弟二人零丁同長寢食不相殆日 殿下至懷尤有所不忍焉參酌恩義度通善処豈無其道乎命推鞫大臣勉加明慎獄不必盡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嚴法不必盡施寧有不經之失存乎其間而臨海亦蒙不死之貸以畢其生則光武之反側自安文帝之尺布斗粟無復謠歌

今日矣抑可以上慰　先王在天之靈亦有以仰荅近日天心仁愛之警豈不幸甚昔者漢明帝治楚王之獄因得御史奏朗之疏惻然解意以致天旱之雨云云　傳曰予以薄德遭此天倫之變屈法伸恩當有自出之地今之論議似為乱倒悞有後嘆以陛知悉　時光海不能荅而不能罷而臨海之死即被殺

貴人曰秋此　恩翁漫錄

今此自刎子辭疏在此

四月初二日司諫趙廷立疏略曰人子事親之道貴能順而帝王家尚九難宮闈之間禮貴至嚴情意已阻而閨壼妾婦之徒又從以投間抵隙交搆百端伏願　殿下鑑前代幸隔之變使後說無從相間兄弟骨肉之變處之極難恩亦不可傷義亦不可廢恭恩而義斷以至公然激天理人情并行不悖伏願　殿下

恒存惻惻憂懼之念勿以一毫私意計較其間可施王法則施之可全天倫則全之善處同氣之變須者利如當國經世之略無所忌憚稍知義理者日見疎斥吮癰舐痔之輩遂得而乘隙陷君父于辱而冠章而神人默佑罪人黜伏　宗社生靈之福也但喪心之徒巧為立功自免計自相彰惡一向嗜欲之能醜不足道當此　殿下深墨百愆莫敢不知之日何可日紛紛有若忘君父之喪者乎云云

領相李德馨上萬言劄陳戎後獻納任充啓曰臣伏見李恒福之劄歸咎時事不一而足姑舉其不得不下者言之其曰干係至親之變有難遽處而今乃發云知其不測之謀而將從容等待使　宗社坐受其禍而後合於理乎若以李元翼之平及鄭逑趙廷立之全恩為請則其所望於　殿下者至矣今乃不然

而以遽發為咎是置之於真贋之間為他日議之嚆矢豈不
殆乎又以二十七日之前逐日彈論為洪永慶之罪[illegible]
社則天計之計一日為急況危疑之際凶逆之人日執國柄則
意外之變難保其必無意擊凶魁剪其羽翼容得已乎云云
[illegible]

[illegible]月右議政沈喜壽疏略曰全恩之說出於李元翼李德馨[illegible]
[illegible]嗚呼人臣事君當以大義待遇之道[illegible]之於
[illegible]君豈敢以漢文以下之事為法也 上全
[illegible]以鄭仁弘為大司憲論曰者[illegible]十行書論予至意知卿不負
前言蓋信賢者不果於信世不負有一世當獻之望者磁柱子
中流亘時奇濕而後已予為是懼[illegible]卿為大司憲知卿有辭
[illegible]予為之[illegible]卿[illegible]激揚[illegible]卿[illegible]世[illegible]舍卿伊誰云云

執義權有源啓曰往在二月領府事李德馨再遣咸興判官
李貴子其時諸官尹孝先極言臨海陸地異志福迫朝夕懇請
西議又招道國孫大言臨海之狀大球之事舉國籍籍而德馨
之言又如此三司之啓蓋出於不得已也其意為　宗社大計
為君父除害安有要功之心乎德馨身為大臣當此大變苟有
所聞則所當說與大臣運名請罪而乃敢送人於無分之言官
亟亟請見至於國孫一家里也而必與論議十四日朝細聞三
司所啓之意及其諸閑大將趙儆聽兵曹分付以裝軍事告于
卿德馨曰此言從何出乎吾則全不聞矣噫三司之啓實由
德馨之言而及其啓下變其辭說前後所為似出於二人其為
司法難免反覆故且曾見諸宰曰臨海之事德馨既已力言則
三司之啓不得已也而李恒福之議則慮或守臣不謹救護以

貽他日之悔此則實出於爰君之誠可謂得大臣之道矣德馨
則初起大倡而一日之間變幻其說其為心術深可思也臣又
見德馨一家之人陳此曲折則曰德馨自以為李貴果以此事
言於我我則唯唯云貴在遠方難難相辯其所以歸之李貴者
不在而姑以伺已唯唯之說推之當初與聞之跡自不能掩而
西陝於國弼預聞於十四日者未知何人實方會議之時有若
未聞者亦猶何心乎德馨為人自少長於才華及其當國雖無
赫赫之名終乃以言去位人以此多之又因元凶之濫亂人皆
憤惋追原原任屈指德馨於二三賢相之下安知今日情狀之
敗露一至此也吁可惜哉自知其心跡難掩上劄論事隱然自
明其為計可謂巧矣臣徒懷疾惡不容不過辜有司以致
馨之多缺臣之失大矣請罷臣職著曰如辭

五月天朝遣萬履民嚴一塊查問臨海病狀僅諫請拿問奏請
使臣李好閔等失封天朝之罪 詳上奏請天朝
於是仁弘爾賜等主論請殺臨海三司狀聞請促大臣逮請
詳奏請天朝下
之執義李慶全等請誅臨海君啓曰逆賊金天祐河大謙等承非
正刑而逆冠珥尚未處置失刑甚矣大義極嚴王法至重請亟
命按律者曰予早失慈母兄弟二人相依長成切擬唐家之來
王我朝之月山致有同氣之變雖不得已勉從逆臣之請然予
分方而予心之罔極為如何哉繼曰云云而此不過賊臣任吾
為之賊輩所誘耳況 先王遺教丁寧在耳何忍割恩
時討賊之論轉激勢難調停頗相李元翼先上劄曰歷代以來
王室至親之謀逆事發者必以按律爭之有以貸死請之按律

之爭欲峰邦家之常典貸死之請欲成君父之義德二者雖各有所主而要之皆不背於事理然而出於各人之說則可一人兩說則不幾於變幻無倫乎臣嘗於去春以貸死之意及於劄中厥犯重辜以魁首獨免為失刑據法論之是固討逆之常典豈謀爭之不得逆臣相率而伏閤又是事例之當然臣忝在首相敢論則前後異辭欲嘿嘿而已則廢朝廷公議實有是理請遂於是在朝李恒福右相沈喜壽等連上章乞免刑叅鄭逑三疏乞免[illegible]月孫心宗[illegible]順寧君景倫等三十五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伏以乞退非臣心也雖曰非其心臣非欲貪渠[illegible]冒為[illegible]國部也只以今時則不可故姑此逗遛欲有所待逗遛決去乎則優遊黃閣不過為蹉月閒容身坐此不敏孟連宮謗

至于今日心跡並施標榜爽實平生愛君之誠反為後君之忌
夫掠美為私恩是臣掩君也在春秋為無將有犯乎是臣義
謂何　殿下視臣宣市恩於賊者耶凡執迹而議罪者當先究
其居處所發源處故曰原情今不識始言全恩者其隱匿之端
個自以生乎為君上歟為罪人歟今而曰云云則恩之所歸其
終察何有臣如此尸諸市犢輕而前後聖諭曲庇而兩全之臣
是以愚知　殿下決不以是為此也今而後臣乃得生矣臣嘗
讀古書公三宥之不對走出者有司之職也使人追之雖然必
赦者帝王之仁也故先儒論此事曰臣執法宜堅君用法宜寬
臣讀書至此曰此足以斷公媿大辟矣後見漢史劉長之反張
蒼馮敬請論如法袁盎諫載輜車異時蒼之賢過盎遠甚而至
議淮南之獄二人寬猛若是我　宣宗皇帝即位之元年漢王

[illegible]觀征輸之聲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後觀皇朝子集中
[illegible]有為尚書者勸帝勿誅終致道匡城句上什地之變
[illegible]尚書者稽無逸在官不以為罪臣偶見二事意謂即將尚
為稽且如此況不為即將者宜無明恕忌適因獻說畧陳愚見
[illegible]不啓要以為罪至於周公之處變亦有匡[illegible]嫌
[illegible]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之語則尤臣之所未嘗講
[illegible]臣莫由承顏而稟質今何敢逆探其[illegible]載之
[illegible]臣為雖稽之舊典乎卷曰張袁之論寬猛懸殊不言於
[illegible]今日懲法之意弄行無妨前後動論意實
[illegible]

[illegible]既畢三司請誅臨海李恒福執前議不變鄭仁弘上
[illegible]三公恩者白沙有狀

而皆順事君臣倫三十五人既請推律編海以明大義　答曰
二戚之戚諸卿戚能予言惟予兄弟同體有義人我孔懷之情
其情倫而惟予不德致此大變日夜懼惧無面對人朝廷戚
里所聞　宗社故予不得自由出置于公王法已行矣執法之
臣人出宗戚之中予甚矍然大義雖嚴天倫亦重卿等無為掩
是三義

公皆星辭

三月遂日連啓請殺

仁如上劄曰砥柱日月之批內冢館舍之教必有曾子子思之
聖賢且以處賓師之位者然後可也臣是何人偃然處此而自
安於心臣尤自蹙然欲去之速也臣年踰七十衰病已甚唐宦
官之禍考辱及君父不能正救使臣之誣妄請命拿鞫而未蒙俞

命此是大段當逭之嫌而反賜此胃昧不為避乎逆魁琿帑入
不逭天討當加王法難貸於何全恩之說發於其間物情因以
疑或國論以此二三將有不可言者臣竊以為全恩之說起於
逆廢未明之前固不免掠上之義歸恩於己也出於逆刑已具
之後則此二字不當於出人臣之口也張魁就擒豈與輸情而
曰全恩曰亂言者猶何心也人臣討逆之義果如是乎誠使
諸下人怪張動必欲致刑於逆魁則大小臣僚有能抗顏於當
宜之下請全兄弟之恩乎以此之言徵誠之後以全恩發口者
亦誠誠之私則不有 殿下也彼將以逆琿欲同之於福城鳳
城兩王子之寃乎以今日公議欲同之於乙巳奸凶之臆乎討
賊者臣子之公議天下古今不可易之經義也伸恩者人主之
私情一時君父倍鞠覆之義意出於孽之虛象周公之誅管叔石

殆三誅君尊先儒固有定論今日之事與舜之處象不同不必引以為說先聖之誅殺叔不將以　宗社為重而已上有成王為為臣子者周公則誅之而已未聞以叔父之親兄弟之恩請全於成王也云云　若四具見忠直日月爭光人心如面不同而見因以有異其歸莫非愛君之誠也安亡勉留終始輔國

於是遂擢拜右贊成

時光海未聽掠美之意久而不答承旨閔馨男進曰掠美者謂奪君之美為己私恩也固難仁弘曰人臣先事規諫者為防微也何可以此為掠美也　恬軒集

[illegible]李山海尹承勳等六十六員啓請罪人斯得俯從公論

鄭仁弘辭歸遣禮官追回仁弘在道上劄曰臣前日所陳地嫌

枉逼之說出於一身自處之情而今見李元翼等辭劄俱以臣
論劾為意決不欲相容臣既以諫官被召命而來則見朝廷討
逆全恩之命立賜臨陳禁之護逆廢國倫倡之性豈能容恕不
效微支等臣竊意當初大臣蒙全恩之說雖非他意然大臣病
始於前小臣效顰於後士林又從而捧腹焉其流之害不可忍
言者皆營護逆黨者紛至於劒椎斧斤變起於 殯側之役而
廟堂為經若以逆魁為抱冤者然欺罔天朝誣陷本國而若祝
祈罪名者然大臣一言一事之失其眩是非誤人心將至於亡
人之國故臣不得不效淺見辨其是非自以為言責者不得不
盡果竟以臣之言而大臣俱不安臣亦宜得自安而不求去也
今日縉紳間偏黨習錮傾軋成風一國一君一朝廷而分裂為
秦吳楚趙之敵常懷妬婦之心欲售吞噬之計雖使孔孟程朱

史作於今日亦不欲一日留於朝廷之上況如衰朽駑劣者乎
陛下如欲收拾人才以成治功則必先去黨比之習此在人主
一舉措一取舍之間耳
仁弘因下嶺南遣禮官問候教書有孤忠勁節卓有難[illegible]
諾
敵納任兗啓曰國事峴屼百孔千瘡有如大厦將傾面面可風
台位俱空吏局久闕分朋各立黨同伐異一介山人亦不得安
其位今之國勢可謂殆乎岌岌
時三公皆不能安位連日呈病主無以溫言獎義起之李恒福
上劄痛辨仁弘之說無陳必遣之意　蒼曰張蒼袁盎之論寬
猛懸殊不害於當世無譏於後世今日恩法之意并行無妨前
後勤諭意實在此云云恒福終以護逆被搆出在抱川庄與人

諧曰人與松皮同打松皮則為餅打人則為逆賊常以簑笠出田野與常漢等談笑作戲曰汝等以何事被侵對曰外方烟役甚苦恒福曰京中則戶役極重戶役與護逆音相似也日月

[illegible]

[illegible]言金談逆所啓大賊蓄銃而伺釁遂備日航於空座南北之海事[illegible]不支朱一年誅求已盡於錙銖生民之塗炭甚於倫紀人明義理晦塞無歸於是非之顛倒也宮闈不嚴賄賂公行無忌方朝廷之紊亂也講道久廢羣情未達言路塞矣所修是事鼎鼎不開左道興矣珠玉段疋遠貿中華奢侈之風自此根倡矣必有遺佛輒加嚴譴鯁直始今日消矣至於太白之見漢水之赤兩西之風災歲甸之枯旱前古所未有之變而今日之所高譽懼修省者也云云　蒼曰倫理不明義理晦塞者

指何事也宮闈不嚴賄賂公行者指何人也予自遭喪以後不脫巾衣宮中人皆常著素服頃日尚方之請貿乃是禮服之具也掖庭之倡奢侈者何事三年未過予未嘗入內寢獨處外間嬖倖之與予同寢處者誰也必有所聞之實而有此啓也願備[illegible]示詳使之分明書啓且祈禳之事內間雖或有之而此豈予所[illegible]知者乎所謂左道者何道耶并問啟回啓曰國有大逆[illegible]上刑得保首領則可謂倫紀不明也外間雜流交結內人[illegible]詐嚇則可謂宮闈不嚴也錦玉雖曰禮服之具不必遽[illegible]予則尚方之貿是奢侈之漸也　聖上雖獨寢於外殿而近[illegible]使令於前則所謂嬖倖內臣之輩也祈禳之事　聖上雖不[illegible]盡知而既不是正道則是亦左道也云云因辭職　答曰觀此啟辭外示沽息之態而中懷嫁禍之計者也既已發端則所當

盡言不諱而及其下問泛舉難明之事糊塗塞責誠非諫官風
采也如見溺之依啟　致遠扶安人初啟似直而心則舊後則
諂與心俱窮矣
明年球死于喬桐人皆疑縣監李稷殺之而不敢言
或云為別將李應祺所殺
光海之初錮臨海于喬桐也李頤英為縣監賊臣爾瞻嗾其從
劾其不勤守圍之罪下逮事將不測曾赦得釋乃以李稷為其
代竟殺之樂全集
與御史即臨海所覆海州妓眞年四韓百孫訴得構成珪獄而
得便譯官李虞祥賫銀數万兩潛送中朝國出立嫡以長之命
云云續雜錄
仁廟癸亥三月諫院啟曰昏朝大憲尹孝全等怵於君規利之

心搆釁禍無根之說啓廣陵意無所不至臨海屬桐之酷誠天下萬古之至寃此乎既屑骨肉餘幾黃始之仇將至抱憂以至壓冤寃死之人不知其幾房也十六年來人之行路反目卧下貼席皆此輩之作俑也反正之後削去儒勳之籍則瘴癘之典義當快施請命追削官爵從之　明倫錄

壬子六月初四日兩司合啓金羅都事金時言　後改時讓前為注書時有三司告夜之說為忠洪道試官以臣視君為仇讎出題令省廣務安試以四皓滅漢劉為題儒生請改又以唐太宗命史臣書為題傳播中外聞者驚駭請拿鞫

金時讓掌湖西試以臣視君如仇讎為論題後掌湖南試與柔試官尹孝先以四皓滅劉論為題士子請改題柔試官金庭瞻以唐太宗命史直書為題鄭弘遠柳洗皆官于其道而付會時

論欲以大憤怨言于爾瞻曰四皓滅劉者譏未產仁孝戊申疏
命史直書者指臨陷獄而言也爾瞻時為大僚與司諫李時發
合故論疏且曰當廷珽疫生之初有三司告疫之說請金鋼
[illegible]四朔寬鐘城庭睦寬會學考先以告珽元[illegible]
[illegible]敬倬敬倬曰吾曾以直書玄武門事取解元金鶴齡亦
以匿視君如仇讎試士子于嶺南豈料以此得重罪乎世路三
難一至於此荷澤錄

請辨成渾之誣

丙戌申三月太學生李德基疏請伸成渾受誣之冤 答曰先朝
已為定罪今不可輕改四月太學生李發等百五十餘人上疏
伸冤三疏不得請
校理崔起南疏略曰 大駕西下之日渾之家僻在坡平山下

距大路二十里官家調進之令全然不聞而　大駕渡淮之後
命撤東岸人家加通津渡　駕後道路已作亂兵人不得進
至日暮亦移入峽中　大駕之駐於松都則亦渾之所不料也
者也其不能預候者蓋以京中探得消息則又有自　上發都
城一戰之教故西行之語亦不知虛實若果西行則當而官
家調集之令民間必無不知之理故也然自得　先王峽敗之
後每以罪人自處嘗草墓誌其略曰吾遭名教世以負國恩若
死目不瞑矣又於將死遺書其子曰吾得罪於君惶恐而死此
當衣以布衣斂以布衾取茅覆棺牛車載葬畧爲掩土無違我
志云其情慨矣

湖南儒生高敬復等疏畧曰鄭汝立金宏弼倡之於前趙光祖
李滉繼之於後能得四賢之道而遠祖程朱之學者成渾其人

也函函兩司俱啟高敬復疏只舉之四賢之名則削去李彥迪而補之以成渾時妄甚矣請色承旨推考下其疏于太學使之燒火以示拒詖息邪云云依啓

太學生鄭世英等上疏以續兩司之意且斥李彥等救成渾

答曰罷用嘉焉

湖南儒生朴濤哲八十餘人疏卞高敬復疏中之意曰成渾之所取正者李滉也李滉之所尊尚者李彥迪也欲救成渾而反斥李彥迪則是循沃其葉而斧其根也　先王以彥迪己巳之事不許從祀本道儒生裴蒙裴足伸救李彥迪於此關之下斗見敬復等疏中之人謂之有意排斥不已寬乎云云　日月

四月忠州牧使申應榘疏辭曰上師皇成渾被誣方在罷歸而

臣先授職未安云云五月戶部黃煥疏辭曰臣以上命師成陳被誣事辭題下明因以得罪今蒙在罷籍臣先權用未忘云云上全

己酉十一月廣州牧使申應榘上萬言疏

是月二十二日軍門人裴孟重亦上疏前縣監韓嶠亦上疏并不得請

庚戌秋太學生金增等請雪成渾之寃疏三上不允諸生欲更呈一二度增欲三上而止諸生咸以遽止爭之增勃然曰君上曰不可而諸君欲與主上相較乎奮衣直出 日月錄

冬十一月坡州儒生金盥等結金增上疏不從

追崇恭嬪

重廟十年恭嬪金氏卒卜葬豊壤縣青城洞趙氏臭祖趙孟初名

嚴麗祖賜今名墓後三十步許趙之裔孫上疏訟之　宣廟曰恭嬪之
先實趙之自出其葬之光海二年尊恭嬪為后號其墓為成陵
墳墓之在近者皆發去之大臣言公墓久不可發剗其封而葬
之　仁祖庚午趙之裔孫疏言成陵既已葬除臣祖墓宜復旧
封許之溪谷集

脩戊申五月主欲移奉恭嬪神主於孝敬殿（懿仁永入廟時奉安之處）兩司爭
之大臣李恒福議請依礼官議移奉潛邸別命諸王子為三獻
官四時及忌日致祭命官供祭物務極豐潔白沙集

庚戌三月主欲追崇恭嬪令礼曹議啓礼曹以追崇王妃別立
廟面啓主欲崇以王后玉堂兩司論啓其非不允癸卯日記

追崇為恭聖王后奉安于孝敬殿日月錄

庚戌三月時李恒福議周衰礼廢而齊桓有葬邱之興伯亡法

弛而秦漢襲魯衛之謬歷晉唐宋皆因漢故遂成典則人臣告君當法古昔秦漢以下何足掛齒蓋古之帝王自藩邸入承大統者雖能專奉子所後亦或私隆於本生故一時論議亦不免薛劉遷就先之以母以子貴之論附之以瞽瞍北面之說稱引下陳過比長信議禮之家視為故常其間雖或有稱君及郡君之差非出於一時正人之言適足為匪慶之譏而終不得為後世法古者帝王大經大法莫正於春秋亦莫嚴於春秋謹按春秋魯文四年書曰夫人風氏薨先儒以為非所以正其分也至明年書曰王使榮叔歸含與賵先儒又以為不稱天王不克若天也王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今執此二者而推考三代之制天子諸侯以旁支入承大統者為本生母服緦以見屈恩而從義也降及周時此礼猶存故礼曰君之母非夫人則

羣臣無服解之者曰君母適夫人則臣服朞非夫人則君服緦故臣無服皆所以重宗統嚴名義而并后之嫌二本之譏自無而嫌焉魏明帝襄世之中主非可法之哲王也而晚年親詔曹叡曰礼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議何得復顧私親乎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后之義敢為尊諛建非正嗣之号以干正統謂考謂皇謂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先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云云辭嚴義正故史官特書之先儒皆宗其說至議此礼無不別以為訂以此言之不獨古礼為然後衆儒家之論常謹於此臣意宗統重唐雖隆於大義誕育私恩亦切於達孝先儒所謂豈得盡絕於私恩者既指此等處也今所議礼與漢國韓王任氏之序事体自別若遵藩妃之礼則其礼太輕母以伸 聖上同極之孝至從漢唐之規則又恐太重不惟違三代正統亦非 聖上遵古之盛心宜令有司考礼法古就於本

易本品別立殊稱加以徽号極其尊隆祭用時膳宜供其需務
令豐厚至於守塚守宮亦盛大其制以示　聖上情得畢伸而
礼不敢踰尊之極隆而序不欲逼云云白沙集
閏三月命設追崇都監　傳曰追崇事遵倣古礼參酌情文講
定節文又曰歴代帝王追尊生母之挙無世死之此固人情天
理所不可已者與大臣商議斯速挙行之意言于礼官礼判李
廷龜啓曰此事本當有議處之挙臣亦嘗私講而未敢仰稟
今者　聖教實情理之所不可也第其位号節目酌宜得中甚
不容易過隆則帰於踰制恐未免春秋并后之譏太軽則略於
私恩無以伸　聖上追孝之情今欲遵倣古礼則考仲子之宮
帰成風之禭皆見譏春秋而先儒以為越礼今欲遵倣古事
則漢唐宋諸君俱各有追崇之挙此皆拘於母以子貴之說不

覺有虛於聖人礼制之本意朱子書於綱目皆著貶辭臣亦待罪礼官非三代不法此實平日所學不敢更有他論也況 懿仁既是殿下之母則 殿下之於私親自有隆眷之礼莫不可以尊之以一体明矣然而恭嬪於 先朝既位冠後宮又有誕育 聖躬之德其事体實與宋之李宸妃相似而臣等又考皇朝孝宗追崇生母貴妃紀氏為孝穆太后而別祀於奉慈殿皇朝家法之正孝宗為最此正時王之例而事例又同似當拋此為議而惟其位號則我國上有天子事勢與天朝有異臣等之議只仍本位則似死追崇之實上并母后則太貽貳尊之嫌我國生時則稱妃上仙則稱后后之與妃等級稍別今宜追尊為妃以示稍降之別而加以徽號別廟享礼極其隆盛其他節目並依弘治奉慈殿故事則其於 聖上重尊親報本生之道兩

盡其美而情文庶有參酌之宜矣　傳曰祔廟如難輕議則徐
俟後日熟講以處但只上妃號似欠於追崇之典而且皇朝孝
序既以所生母為孝楊太后今　上以后號建別廟進冊實備
儀封陵中節目更加詳議急速舉行月沙集
領相李德馨議至於前日獻議時位號事体重大先儒既有定
論必得礼經中依倣之事庶免後世之譏云者誠恐此事或失
於情文之正則非所以尊崇之道也孝宗已定為後或而中外
翕然稱得礼此乃時王之制倣而行之固無不可但我國事体
與皇朝有異其在平時曾無受冊正位之舉而到今擅上后號
不但如該書所云貽貳尊之嫌而已該書當初擬議者甚似得
宜自　上更加參酌慎重以定位號不宜率爾講定而貽後悔
也若追廟封陵極其隆厚以伸　聖上至情俱為允當

領府事尹承勳清平府院君韓應寅議今者追崇之舉礼之大者得為而不為不得為而為之均於失礼先儒至以不孝稱之此不可不慎者也該曾擬議恐似得体至於建廟封陵在所不已　傳曰啓意具悉但別立廟而享之已有差別之微意只上尊號甚為欠缺況我朝稱后只行於國中則受冊與否非所論也予意則后號之上斷不可已更為講定以啓

礼曹又啓曰位號之分高卑有定則禮未得中貽譏後世而以尊隆之也今若　上以后號必有尊貴尊之嫌又無為親隆殺之別抑恐反有損於以礼尊親之聖孝也　傳曰予意所代人君有追尊其所生母為皇太后而仍祔太廟者或有只追上皇太后之號而建別廟以享者皇朝孝宗亦稱為皇太后之於別宮當時稱為得礼而未聞有異論則時王之制此固可法

法而今此議啓之意必欲只上妃歸未知何所據而堅執此議也既不得為祔廟則差別之意已存於其中矣

此後三司論啓　傳曰私廟追崇三年已過吁亦晚矣禮曹又啓曰臣等之意只欲追尊為妃以示稍降之別三司之議稍以桓妃為非禮之正大臣與臺諫議既不同臣亦何敢遽變前見章而請定于　傳曰上法時王之制已立別立廟上后号之禮有司但當舉行而已後世雖有峻議予自當之其誰曰大臣有司臺諫莫有言者也翌日十五日朝講李廷龜辭職極陳此教之未安　答曰卿不為浮議所動可也宗仁宗三代後今之亦追尊李宸妃為太后且祔太廟矣廷龜曰初則別廟奉安而後四五年入廟此乃錢惟演侵仁宗建此議朱子書於貶辭且李宸妃仁宗於生前不知為母子死後追聞傷慟太甚有此[illegible]

成之舉是仁宗過舉豈後世所當法哉 月沙集

[illegible]時[illegible]諫爭累日李恒福謂大諫宋諄曰宋仁宗追尊李宸妃范仲淹等為諫官不爭今日尊諫賢于仲淹遠矣蓋恒福之意于崇而敬尊父母人情之所必至非關於國家安危治亂則不宜固爭相持以失上下和氣也 荷潭錄

閏三月十六日禮曹啓奉慈殿祭礼用太廟之制極為未安依原廟礼例為以所睿廟生時饌品事 傳曰天朝孝宗奉慈殿祭礼考諸礼書啓曰考大明會典奉慈殿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時節敬新生居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云國無二廟既遵廟為殿則祭應有別時王之制既為明白施行宜當 傳曰一依孝敬殿孝敬殿即懿仁未入廟時所奉祭禮為之礼曹累啓始允依原廟例 月沙集

聞三月李廷龜啓曰位號之大禮與之隆羣臣既承聖意已成追孝之至情若至於祔則事關宗廟礼嚴神人雖聖上亦難以私情自專臣等寧辭首天斡決不敢承命也言官之言雖或過當則廟之禮既上告宗社誕告多方寧可因一時喜怒而卒然變禮乎勿使歷臨廢置〻而三司伏闕尋擧盈庭相持經月氣象不佳不料聖上乃有此擧措云云日月錄

仙嘗在金玏朴思齊啓後

李睟光疏曰家無貳尊礼無二嫡大經大法至嚴且明故魯隱之於仲子僖公之於成風春秋深以為非此實先儒之定論而未聞魯之二君追請策命于天王豈非守禮畏義不敢為也明倫錄

庚戌六月大憲金玏等合朴思齊避嫌擧追崇之非　傳曰於

聖王后享於別廟撰諸情理極為未妥擇日祔廟享言乎追
崇都監
鄭仁弘入侍時請恭聖王后誥命冕服奏請天朝三司并上劄
爭之不允壬子閏十一月命出差使臣朴弘耆李志完趙希逸
為之往川
請追冊恭嬪奏文曰臣母金氏故領敦寧府事金希哲之女先
父王臣受命之初納為副室承事宮闈克著賢德不幸早逝先
父王臣不知臣不肖上奏天朝以臣為嗣蒙荷皇恩繼承先業
臣叨忝恩榮貴為國君而育我之母尚無名稱生未享千乘之
榮死未加隆顯之號微報無路孤慕罔極天朝之視小邦如一
家小邦之仰天朝如父母苟有所欲必告父母當事無大小宜
無不稟追崇所生在天朝固是常典在微臣實為榮幸況母以

子貴傳記所稱欲顯其親人子至情皇朝到聖追崇先故非止
一二而只以小邦先故之已蒙天朝准許者言之臣先祖康靖
王成宗臣杭成化十一年奏請追尊其生父及母憲宗皇帝即
命准許追封其父為懷簡王母韓氏為王妃並賜誥命又於成
化十六年請封副室尹氏燕山母為妃憲宗皇帝即許王妃之封
誥命冠服順付陪臣之還此則天朝許小邦追尊所生陞封副
室之請厥後繼蒙恩典舊例非一昭可覩也亟令該部比照先
今事例特許追封臣母金氏為妃并賜冠服以廣孝理明倫錄
李廷龜製進

景泰戊二字之誤以私親追封事陳奏中朝準請乙卯閏八月祔太
廟

閏八月十三日祔太廟上尊號曰隆奉顯保懋定之重熙設增廣

鄭仁弘削儒籍

庚戌七月因兩司啓及館學諸道儒疏特許五賢從祀詳文廟從享典故

從辛亥左贊成鄭仁弘怒先正臣李彦迪李滉之短其師曹植南冠南上疏極毀兩賢罪四臣少事曹植重被開蔡之恩事有如一之義且與成運開心相與不視為後輩分義雖有輕重即謂之師生也臣嘗見故贊成李滉誣毀曹植一則曰傲物輕世一則曰高亢之士難要以中道一則曰老莊為集目成運以清虛認為褊小一節之人臣心常憤鬱思一辨明者許多年昔司馬光非孟子李覯鄭叔友誣毀孟子辭極悖慢全允文朱文公受誣於陸學陳建編年以明其節孟子朱子日月也人雖欲誣毀

亦何傷焉三君子猶且力辨而不置況吾下者乎植與塵生同一世志同道同泰山喬嶽之氣精金美玉之資加以學問篤實之功非區區文字之學所能毀者滉與二人共生王國又同一路而平生未嘗識其面目一嚮誣毀至於已甚臣嘗為之辨曰李滉以科目發身不全進不全退依違偕世自以為中道植與塵早廢科業鏟彩山林守道不撓被名不起滉遠認為詭異之行老莊之道易不云乎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伊尹之耕莘呂望之居渭曾子子思之不仕果是輕世遁中為老莊之行乎其論人論道大失聖賢之旨若非識見之透其私意之蔽惑也明矣故朱子曰楊雄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人近世論顏子幾於釋老之空寂者正此之謂也將恐天下萬古長夜冥冥陋巷屢空不復為顏子之時中而知進而不知退胡廣之中庸滔滔

於世間滉之所謂中殊失聖賢之旨灼然可見矣況植運雖遯世往在　先朝被名趨朝一伸　君之志屢上封章眷〻以治要時務為言此果隱僻之理詭異之行乎臣竊惑之李彥迪李滉往在嘉靖丁未年間或爵位崇極或履歷清要其意果似不仕之時乎此固不足論也至於晚年斷然引退屢召不至此亦高尤之一事輕世之一行是何不以植運所為為不屑而反效老莊之過高卯大抵以高尚為過中古未嘗有而偏於李滉愚矣一世視為無人其為病痛不待賢智而後知也從而和之矣其頻舌者不勝其衆不獨植運之受誣而及於古聖賢又將誑後學而害斯道非細慮也況李滉論植與運一節之異端之而至於趨時附勢嗜利無恥終始為朋奸之門客清議之所棄也李楨黃俊良等若干輩或許以道學或期以聖賢往復書牘積

成卷軸寧有頭出頭沒老於名利場中者一朝可望以道學之程聖賢事業者乎君子之朋友有以而其好惡取舍胡亂如此果出於本心之天性情之正乎此臣之尤為不厭於心者也伏見　先朝儲治之傳一以明人臣事君之道一以正士子趨舍之義又以發前後未發之正論仍及於請殺無辜王子蓋　先王認為李彥迪事或以為非彥迪乃滉也事在國乘雖未的指為誰而　先王之不為無挫則明矣二人俱有儒學之稱而自明庚之翼有不極其隨之恥在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介子石不終日之義不如相不似乎且其平居俱不免周行已之失若以程子為失於誅之太甚則已不然撰諸君子克己自脩之道不亦遠乎此在世俗間人固是尋常一事而稍以儒學名者其不為薄物細故也嗇矣暗於責己而甚於責人此豈君子之

心予臣區區之見如此故嘗辨植運之被誣仍以語及此等事
庶解後學之惑而反被時輩之怨聲聚而詆擯之極八路使臣
無所容於國境之內今備忘之星尚明儒生號陽大臣議陽
殿下聽焉蹈享文廟崇長已極風聲甚盛氣勢亦畏緒紳靡布
相率而左右之噫聖賢論道學詔後學之意明哲如天日易見
如視掌而今之人不信聖賢之明訓惑於李滉之一言掩瑕為
瑜風靡波蕩百世之下誰復知李滉之醇疵植運之非老莊也
云云留中不下
癸巳四月初八日都承旨金時讓等啓曰仁弘劾以先正臣李滉等
論故徵士曺植有病痛處及故徵士成運只稱清隱皆不許中
道因此生怨至以誣毀等語擲擯擯詆無所至不并及於先正
臣李彦迪視之若仇敵然噫仁弘敬推尊所師所尊而不肯世

忽擯所使言悖而出反為其所師所尊之畜也且聞滉與植雖未嘗往來相從而許其素韜取其高處則殊不淺淺也其書札中有曰吾與之神交久矣又曰素所慕用之深又曰當今南州高士獨數此一人論成運亦曰清隱之致令人起敬惜時人不知其高耳植亦嘗遺滉書曰平生景仰有同星斗于天然則植之於滉誠心景慕至此而仁弘謂之誣毀至以李覯鄭叔友之毀孟子楊雄之論顏子比之不亦甚乎所謂老莊為崇難專以中道云者不過論其偏處病處耳非指植之不仕而言也傳曰人各有所見不可驅策強使雷令況厥劄未下政院之啓無乃早乎

僉鎮等儒生李摯等五百餘人上疏訟辨且劾仁弘儒疏略曰

殿下即政之後首獎孟臣之賢以配大烹之享噫文不在茲乎

鄭仁弘上劄專政李彦廸李滉訾毀不忌滿紙陰慘衆口喧傳國言未已大賢受誣士類齊憤伏願亟下其劄揭示中外使悖理胡亂之說不得一日容隱於天日之下　答曰鄭贊成乃林下讀書之人平生守道不撓劄中所論不過辯明其師不見知之實而已此亦君子之意也有何攻擊之辭乎諸生退而自悔勿為煩論

再疏答曰儒生只陳所懷而止連章瀆擾事甚不安勿為更煩

五堂劄在此

十二日持平朴彬梯避嫌啓曰頃日鄭仁弘之劄不過明其師曹植老莊之辯而言辭轉轉以至於此耳封劄未入而謄本先出播人耳目都下藉藉以至館學儒生削名於青衿錄臣竊聞削錄青衿乃施於逆臣永慶之事而今復施之於仁弘仁弘果

至是手臣少師仁弘義當當一事何心強顏呼唱以供職事乎
今見同僚簡通乃具論仁弘事也仁弘少事曾植聞道甚早太
為其師所推許至為於　朝廷別對之日其師弟之際可知矣
且身錯林下憂君憂國可質神明董桂剛腸老而愈辣其前後
觸事顛仆幾危之狀　聖上所已知也今者之劄特出於尊師
之意夫豈有他於其間哉云云
傳曰仁弘之削青衿錄就主張此人非但林下讀書終始守正
之士也且其爵位崇重削名之舉手段可愚其倡議者逢時覬
出以啓禁錮削籍
李夏夏鄭仁弘上疏厚誣李彥迪李滉不宜與文廟祀太學諸
生上疏訟辨削仁弘儒籍持手朴汝楷仁弘徒也訐啓之先陷
[illegible]怪令最倡議者禁錮李恒福慨曰亡國之舉也通宵搆劄上之

略曰　殿下覈名何意耶削錄之舉本非中正奬之則国家失
政名曰尊賢罪之則　殿下闕德上受其過下享其名　殿下
何苦而替人逞身甘受萬〻世萬〻人評議而不自覺耶天下
好惡欲以力勝眩瞬之頃不知吾身已落在溺坑太堅而許多
泥露沾体塗足也前月任英叔以策辭遣式削榜到榜到今國
言其誰曰虛式中外咸曰以直言削之所以為貶而士林及以
為慶今此削錄亦實過當始聞外議皆曰不可乃有是命反稱
士氣云云

十四日諸生聞命捲堂而去恒福又上劄畧曰今命錮士〻乃
指退聖廟虛無人與僕泣相送臣不審於此農工代守乎與僕
代守乎一向加勝則將至於滿朝皆空館舍皆空所餘者只科
決權一人豈不太寂寥乎大抵此事初非有積怨深怒於其間

嶺南一時兩賢并生兩賢設教疎密差異故兩家人人氣像不同或至錯看師說點鐵成金傳會私意文致話頭盡將前輩說垢索瘢蠟兒不戰漸至罵母妬婦無禁終乃批夫逐乃大口咲人使先輩風流日見凋落臣以為曹植之門無仁私則道益尊仁私之劄得汝楫而事益甚云云及引對備錄晦齋事四條上之繼而言者益衆主強徑之仁弘由是大啣之駿機斷作以搖但福為先務乃倡体府兵權太重之說欲兆翰陷之死地

少集行狀

時玉堂劄論李滉學問之純正為其師而妄訾朴淳楫引歷詆斷以激上怒光海謫玉堂為箝人之口且命禁錮諸生玉堂又劄爭之光海責以黨同伐異典翰閔馨男疏論汝楫之好益力諂侫二劄左仁弘之非玉堂光海以玉堂不顧義理漬擾無忌

為批聲男率諸僚待罪闕下疏曰臣事君之道從義而已上之舉措一與理合則不待　教令遵而奉之　上之舉措一與理乖則雖加刑戮而亦不服　殿下以仁弘倫聖之言謂透徹以臣等所好之說責以無忌以漢末亡國之舉罪周庠齊憤之士以一時獨斷之言捍舉國公論之衡又曰以不顧義理為臣等之罪欲其將順舉過且錮一世之名士使是非顛倒論議敗亂紛淆方始合於義理耶廢主湣批引咎　恬軒集

進士黃汝時蔡處亨李京饒嶺南湖西江原開城平安儒生等疏疏万於軍號奇連章四日斥仁弘卞誣兩賢

十三日成均館官員上疏陳不得推覈削鄭人　傳曰館學務官罷大司成遞臺館儒五十餘人拜辭聖廟而空館光海令禮官照旧例召集令禮書往守聖廟

十七日領相原任大臣上劄論仁弘詆毀先正空館未安事
雙川日錄下仝
十八日諸府院君上劄論鄭仁弘朴汝樑且及任叔英削科未
安事
二十六日館儒上疏請焚鄭劄廣州儒生任慶達等疏斥仁弘
不善還下五月初三日儒生以其疏無善辭館官而敬政院請
令禮官循古例行慰安祭　答曰過矣迫脅君父之漸當自儒
生始作俑以啓館爲迫脅之計其計悠矣
六月於是京畿嶺南湖西江原開城平安儒生朱廉上疏斥仁
弘下誣兩賢
三嘉朴聃壽疏救仁弘下擾批曰雖舉國爭之是非之定自有
其日

蒼坼儒疏曰鄭仁弘戊申之疏非為予一人也實出於為　宗
社為大義為萬世之名分也予有何恩於其間而妖妄之徒又
以此為執言倭夷之地肆然譏斥而人莫不為寒莫敢規禁君
臣之義自此掃地盡矣
八月嶺右儒成鑄等上疏詆毀兩先正搆陷領揆相鮮極凶悖
者曰一以收先正一以攻大臣此獘不矯將至於空人之國而
後已不亦悲乎
況舊宅在西小門洞庭有老檜長數十丈兵火之後都下喬木
高然無餘獨此樹猶有蒼翠磨空辛亥春忽然摧折人咸怪
訝是夏仁弘嗾汝楫乾甲草上疏詆毀無所不至折檜之變
始驗竹窓閒話

金直哉之獄亂中雜錄八辛亥秋日月錄仍之誤

明壬子二月十六日夜鑑鈴秘密自海營來海西賊魁就囚供招八道布置大將別將云云發砲殺手圍立宮墻金吾郎宣傳官相繼出捕 燕川日記

黃海兵使柳公亮狀啓金直哉之子百緘為魁黨類遍滿咸鏡道外蔓延七道云云 上全

壬子春鳳山郡守申慄捕盜金濟世鞫之甚酷盜欲緩死誣告金直哉謀及黃海兵使柳公亮監司尹暄啓聞于朝繫送直哉鞫之直哉誣引與黃赫連謀欲推戴晉陵君恭慶蓋赫之女為順和君 宣祖庶子玒 夫人而恭慶為順和之後也獄成慄公亮及推官皆錄勳 為譚錄明倫錄

金直哉　人登茅為成均學諭壬辰之亂與其父俱陷於賊父為賊所害直哉坐於其側少無慼容以此為世所乘不屑仕版

愈申慄豪與前承旨黃赫有鄰嗾人誣告云

二十三日金直哉金百緘皇甫信承服行刑鐵物橋前 凝川

皇甫信援引近陵府院君李好閔即待命于關門外 傳曰李

好閔熟旧老成人豈有他意申慄乃好閔之婿也賊徒無乃以

此墮中耶勿問大槩逆賊所引多出於嫌怨朝士儒生被囚者

甚多人皆危懼 凝川

柳懍柳暉拿囚

傳曰判義禁朴東亮敢於榻前顯有護救逆賊之態罷職 凝

川日記

初慄捕得金濟世者本以行丐偷見飄轉于兩西者脅以禍福

誘使自服則乃以前博士金直哉 時削職 叅判尹安性父子及前

監司鄭經世丁好恕丁好善丁好悌崔有海平壤人前府使金台佐正字田閔等謀逆云云慄遂伏法上之光海親鞫而其所錄人姓名註誤無據別義禁科東亮曰丁好恕之謀逆在於京月云而其時好恕赴京洪瑞鳳曰臣為使臣好恕書狀官辭朝復命月日可考濟世諸塞更以好悌告之以此經世以下被逮者皆得免焉光海翌日以為東亮護逆特遞有瞻使其黨趙存道論以拿鞫光海只命削職明倫錄○兪曰濟世一名敬立倡造賊也為申慄所誘註

三月初十日放辭連人丁好善外二十六人令大臣揀啓檀權人注明

鳳山郡人柳彭石援引鄭仁弘特命勿問其餘黃赫鄭經世柳悅柳慄柳恒皆拿鞫尹安性丁好悌權若田大年等十人放送

金申懍猶恐獄事稍緩募得柳彭石者厚饋酒肉繫送王獄丁寧告戒勿洩信黃信黃即信川謫居前承旨黃赫也彭石上京直告黃赫之名以為謀逆之魁赫與其孫裳孽子坤健皆被刑訊而死其妻及奴婢數十口備陳其主冤枉之狀無一人亂言而死者逸史奇聞

彭石以與知逆謀被訊悔曰申懍誤我竟殞杖下追施與刑逸史奇聞

二十八日黃嶠辛喜業黃赫之婿拿囚受刑以書札有觸犯語也凝川

四月初三日傳曰前教官權韓無君不道之罪所當嚴刑家鞫問而勉從大臣臺諫之言除加刑遠鞫到東大門外物故

傳曰李時發揣度君上之事通書外方顯有譏議其不道之罪所當嚴鞫而方在宰臣之列故貸之削奪明黜以為大臣不敬者之戒鄭經世與聞逆謀之事雖無可疑端緒但其通書銓官脅迫願指之狀極為可駭削職放送其子及奴婢并放逐張維以賊黨一家至親不可仍在秉筆之任遞差

凝川

初七日趙守倫受刑守倫以書札往復被訊而卒 僉載逸史奇聞

初十日 傳曰金玏以 先朝經幄舊臣非不知事君顯親之道而未免為庇鬼輩妖說所撓乃至於追崇禮成之日遽發悖理無倫之議至今和論逢惡等語流傳於浮妄簡札中其情

可恶但此恃恶之說權輿於許箴之疏雄倡雌和惑亂人聽金
功許箴并削黜 凝川
十六日西司啓請以鄭仁弘出賊口事拿問尹暄[illegible]
得實狀云云暄在陜西時待罪狀啓中有濟世在鳳山[illegible]
仁弘故以萬不近似胡亂不實刪去不啓云而及濟世拿來後
終始不肆仁弘名臺論欲卞其誣也 凝川
僉初申㦸因金濟世起金直哉之獄㦸挾濟世不械送于朝日有
所報於監營尹暄檄名兵使柳公亮同往鳳山按問濟世暄謂
公亮曰死囚乱引不可以此成獄吾欲與兵使聯名上狀未知
如何公亮逡巡不欲與同狀暄於是獨奏其胡乱不實之狀光
海果大怒以暄為護逆而緩獄特命先罷後推大司憲李[illegible]
請削爵從之既而復請拿推事將不測主不從冬大封功臣[illegible]

德馨李恒福憫賑無罪在籍以爲兵使旣爲元功則巡邊雖以罪罷不可謂專無功因置於亨難三等還授職牒白沙所收

四月二十八日榮川幼學李埈上疏請柳永慶追施典刑也

五月初七日兩司合啓請永慶十罪請追刑六月十七日啓啓二十一日柳永慶金大來李弘老追刑于四衢里詳上所

佐初殺柳永慶下凝川日記

時爾瞻仁弘等之稟廣緣此徵論柳永慶李弘老等謀危[illegible]之罪追施典刑論以大逆鍛其勳爲厚錄

六月二十日院啓勿鞫逆賊金日昇金德哉金三纖妻妾徐渭前爲開城留守時倍給百金織婚裝請削奪　君曰凶賊妻妾鞫問可矣　凝川

二十三日　傳曰柳袗聞是柳成龍之子柳是　先朝勲舊大臣予有所不忍放逐以慰乃父之靈 潁川

二十二日喪人權聰呈密疏告逆珠餘黨網漏者及宮禁事定遠君義昌君以聰疏有語逼上疏待命闕門外七月初六日親鞫聰所招與疏意牴牾且別涉誣 潁川

昭

金直哉之獄權聰上疏言仁嬪在　宣廟末年謀危東宮及遠君義昌君兄弟詣闕門外陳疏待命聰以誣告杖死義仁嬪冕冠後宮主在東宮冕裏不能無怨故聰窺其意而作此事 新潭錄 仁嬪金氏

傳曰柳永慶女婿等依己丑鄭賊例拏行李弘老金大業女婿并削黜禁錮一体施行又曰法律非予所得伸縮但柳亘亮則馬絶島圍籬予有所不忍中道自願付處可矣古阜定配過

九月初三日　傳曰泰慶晉陵君三出賊船豈無所以刑至嚴
予不得私而亦莫非否德忝位之致不忍繩之以律特減其死
絶島安置其餘辭連人并放送合啓請泰慶依律定罪
是徵承服行刑金直哉金百緘皇甫信
徑斃追刑金滌梁彭石金日昇丁蒙民
杖斃柳愃黃赫趙守倫權韡黃㙫金德哉金三緘金強哉
圍籬晉陵君泰慶田關宋象仁黃龜辛喜榮赫之婿
遠竄光山令　梁標金溶金汝峻申景湘
遠配金濟柳悅巨柳文錫彭錫李徵洙
剛黜柳恒辛慶晉喜業父洪瑞鳳赫婿俞守曾李祰永慶之婿宋裕祚弘老之婿李應英大采之婿

權輝字汝章歸石洲嘗爲撰述官迎朱之舊官童蒙教官後贈
特平
寺叔春進士任叔英對策諷論時政言甚切直考官懼而不敢
棄主親覽大怒命抵出榜中兩司爭之自春徂夏不得放榜至
秋始允權輝善詩歌落魄不拘節汚世不赴舉及叔英振榜有
詩云官柳青青驚亂飛滿城冠蓋媚春輝朝家共賀昇平樂誰
遣老吉出布衣宮柳蓋指外戚諸柳布衣指叔英也主若燒
文書中見此詩恚之仍拿刑竄朔方出東大門外見主家壁上
書柳君更進一盃酒一作終日醉醒醉醉酒不到到倫墳上土三月將盡
四月來桃花亂落如紅雨數曰此詩讖也晉其死矣遂未赴而
死日月錄
石洲集話曰諸柳入訴及誣獄起得杖逐守倫家冊面並革
曰主人餓以雨輝飲醉翌日卒撤主人家門扉爲尸床扉上有
詩云云時三月之晦主家墻外桃花半落

韓逮繫當考訊李恒福雖席泣諫主不聽韓竟杖死漢谷集

無時恒福極諫浮輕士子一時妄作何可至杖刑杖此事非于遂徹而若施重刑以至於死豈非有異於聖德盖此詩非無心之所作雖有指意處亦何至於重刑乎再三泣諫不從翌日至間其死曰一夜之間何遽至斯似有悔色栁韓世家子玄孫村中自号石洲為人疎亢不羈少慕鄭澈風誦及澈將謫經幕韓與其友李安訥往謁之澈大喜語客曰此行得見天上三謫仙也是名益盛無何倭寇至 上議幸龍灣韓與其客上書請斬李山海柳成龍以謝國不報時年二十一自知骯髒不能苟合尤痛澈至死後獲罪遂不復應舉素耽樂因自放於湖海間顧好危言激論其詩類多譏刺時政竟以此死及赴謫

調只賚近思錄朱書節要蓋悔其以詩取禍云南溪集

金左相李恒福進前流涕且拜且諫及復辛日主僅刑官勿待左相復位連加訊恒福常限四晉筆在位不能活一枒輝後士三責爲得免乎石洲全誌

李德馨亦言國家不宜以詩案殺士南溪集

朱輝凡輒七被罪謫海南臨行有詩云匪死如山死亦甘聖恩寬貸謫江南惜岐別清無鐵恨慈母時年八十三時人聞而悲之續雜錄

輝嘗往族人家飲酒醉倒柳希奮適來主人雖輝而語曰文昌公來矣輝瞪目熟視曰汝是柳希奮耶汝享富貴而國事至此國亡則汝家亦亡斧鉞擿不到汝項乎希奮無言慚沮

而去人謂石洲之禍或不專由於詩輝憤慨時事作詩譏刺又能面辱權戚不畏強禦如此則其氣節足以抗疏天門碎首丹墀之下而乃反取禍於屋下微細之事乞不得所惜哉

公私聞見

金輝死於詩禍而其兄輪字景草樸居在西湖有大业一隊經過江上過其籬外請與同進輪即往赴焉手攫坐客盤中之餐以給童奴曰此奴年幼識迷而能知孝養其母吾以是愛之耳將大妃幽閉西宮諸人知其諷已怨欲罪之中有緩之者曰既殺其弟又殺其兄人將謂吾輩為何如耶望得挽止輪之尚氣不休禍亦如此官至宗簿主簿云

輝一日出所著詩稿裹以小裨付甥沈某仍書一絕於袱背云平生喜作俳諧句惹起人間万口喧從此括囊聊卒歲向

未宣聖欲死言後三日被追詣理遂卒 石洲集

宣遷偽勳

左贊成鄭仁弘處密旨往在丁未卿與殺三忠憤之士千里結義忘身抗章力抑凶謀云其有功之人卿其速書啓仁弘劃曰今司圃別坐李醫踰門共宿夜間曰近日國事危急將不有忍言之變從兄李惺及甫瞻朴撻諸人與李山海相量以醫往來南中故而送云臣曰將不免進一言以報國恩云云 明倫係

昭敬仁弘之疏論永慶也柳黨以爲慶全甫瞻等嗾之并窮絶塞人皆稱冤甫瞻哭訴冤於家廟及光海即位仁弘等皆被罷擢仁弘言居昌縣盜金挺之示卽報故知而論之兩李有如風馬牛而并被其罪小人構陷人如此人皆信之及仁弘失鍾其功也乃曰與山海甫瞻朴撻李惺先相議陳疏并論其勳名曰宣

運仁弘初以爾瞻先不與其疏者引以自高欲其名之重也後以爾瞻朴進先同議為之者吐其實而欲其功之錄也小人貪功名之心無所不用其極如此人言山海及進皆不預知而山海其黨領袖而戊申其子慶全與仁弘同鼠進之妻兄俗外甥質緣交通而有力故錄之云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十二目錄

廢主光海君朝故事

朴應犀之獄

金悌男 睭死 李德馨 去国 鄭蘊 並附 鄭澈 永昌大君

廢母后處西宮

歲壇祓禊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十二

廢主光海朝故事

朴應犀之獄　金悌男　永昌大君　（懷恨被黜李恒馨国鄭蘊既並附）

癸丑春朴應犀（故領相淳妻子）徐羊甲（牧使益妻子）沈友英（孫妻李耕俊兵使洽妻子）朴致仁致義（忠侃妻子恬軒集作致毅）等結為死生之友居於昭陽江上號其堂曰無倫詩酒自娛稱江湖之友或稱竹林七賢結黨為盜殺京商（一作東萊銀商）于鳥嶺被捉於捕廳應犀欲直招捕將韓希吉鄭沆故緩鞫門引誘應犀曰爾若如此如此不但免死大功可成爾須深思更招應犀欣然更招曰我等非是病盜將舉大事欲備粮械潛通國舅金悌男欲擁永昌大主為主沆等入啓於是光海親鞫

應麟告變作俑於爾瞻之謀初應麟等挾文藝習兵書往來交遊許筠李再榮李士浩之類戊申春羊甲友英耕後與金平孫等聯名上疏冀通仕路不見許快〻而故作寇驪江為同產一室之計積棗猋猪精為他日避免之資倣桃園結義蹤跡詭秘人多莫測至是敕銀商捕捉被應時得瞻深嫉永昌常在　大地之側百計欲殺及聞應麟罪當斬大喜往希吉家擡折進拜希吉謝曰合公拜我何意得瞻曰見公之面多有福相不久必立大勳可賀之後人李義崇密謂應麟曰汝罪當斬與徒死不若依吾言上疏告變如是非徒免死歸正勳云〻應麟喜而依其言引耕後為製檄金慶孫平孫為傳檄〻有曰真龍未幾假狐先鳴真龍指永昌假狐指光海云羊甲友英

仁發耕後度孫就鞫弘仁致義命亡弘仁被獲致義竟不獲弘仁之發友英相繼正刑羊甲見其母酷被訊杖乃舊狀應舜曰殿下有三大惡故吾等欲舉義討賊何謂敗也以以弑父弑兄淫蕩等語大唱於前吏不忍書（導高文宿慮方良所記）

一云爾瞻輩謂此奇貨與李昌浚定計使鄭邦說懷以計應舜在獄中上變（清白堂記事）

四月二十五日捕廳啓去三月間鳥嶺邊中刼奪銀貨百兩刃殺商人賊魁度孽朴應舜逃躲賊人許弘仁以德男等已爲捕捉不下一杖箇之承服同黨數人或在外或先逃方設策窮捕云云

中時應舜獄中秘密上疏入啓命即日親鞫

應辟使稱病且茫昧不能詳細口達逆黨事狀書於別
以來云云謀逆事狀結約曲折徐羊甲朴致毅為謀首與種
城判官鄭俠前守門將朴宗仁廢尊沉友英許弘仁出身
柳仁發等交結勇士設畓社稷者幾至四五年　先生昇遐
之後詔使出來弘仁羊甲將方來到南別宮外設射中詔
使故為生變圖為起兵以詔使宿衛嚴密不得逐計金
直哉度時吏文學官李耕俊以興義軍門為號城機付
四大門頒洞民心因為起兵計直哉之變熾盛耕俊還奪
檄書燒火羊甲自以為蓋世驍應首倡逆謀其後羊甲
及英弘仁柳柳孝先等同居驪江日議凶謀曰吾輩以卓
犖之子禁錮枚當代之法不得伸其志男兒不死則已死
則舉大名耳遂交結壯士豪傑出身柳仁發武士朴致毅

萬户金平孫守門將朴宗仁士人金斐即金時之孫恨參議
辛亥秋羊甲作盜商於海州地殺人逃來前年春鄭決弘
仁等詐稱王使作賊於富人李承崇家前年秋冬間弘
仁等三度往來嶺南今春羊甲等打殺銀商得銀六七百
兩當今延計則欲以將士三百餘人乘夜潛入闕內而先
以所親武士用賄賂於朝廷或拜宣傳官內禁衛守門將
以為內應又欲以金銀賂執政事鄭決得拜訓鍊大將散
盡金帛交結得三百餘人後來夜犯闕先犯大殿次犯
春宮後急持国寶進大妃請出西籠因開城門作變百
官一時光殺戚里及總兵宿衛之官親舊同黨布列
朝廷羊甲自為領議政放釋今代竄謫之輩亦拜顯官使
之同心擁入大君後進使奏聞天朝其辭有不忍聞者權

日龍乃壯士走及奔馬兵書及古今陣圖積在羊甲弘仁
友英三家云云臣以世臣之子不勝愚衷敢以敢悉陳以
聞云云光海日記下同
二十七日沈友英春川府使朴宗仁金斐朴致仁鄭孝全拿
鞫不服
二十八日金羊甲金慶孫以線拿問友英壓膝不服
二十九日柳壽先朴致淳問拿善伊供天弘仁與羊甲友
英期以來歲犯闕
應辟供羊甲學道甲天書于生員壯元李士浩
五月初一日李士浩金膜朴致安致毅四寸致毅嫡李耕俊朴致綱致毅
六寸朴致雄致毅六寸友英等壓膝烙刑不服罪人凡第子任會鞫者甚多而多不
錄

初三日府啓權純性締結逆黨請拿鞫平壤府尹李命俊
鐵原府使金長生罪人同氣至親請罷
啓
初四日院興延府院君金悌男身為国舅居常行事決
無忌憚擅毀漢江別營移接亭舍已極無謂而至於閔
中無省記止宿非止一再聞者莫不驚駭今此大君之名已
出於賊招則為悌男者所當席藁待罪之不暇而偃然
在家有若平常者然其罪決難容貸請削奪官爵 答
曰罷職
持平丁好寬啓曰今此逆變出於非尋常嘯聚之徒其言
辭之痛惡危謀之不測聞之者不覺骨寒而心慄此正
主辱臣死之日也大君議擁立之說既出於賊口渠雖幼穉
無知識人臣負此莫大難容之名不可一刻晏處宮中

在聖上親之親至雖教萬分饒貸為宗社大計決不可以撓故臣於完席發按法之論一二同僚有所異同云荷潭錄曰好寬請竄殘以絶禍根

金平孫辛亂先權紘性拿鞫

沈友英沈瓘友英子年十四朴宗仁承服行刑

初五日憲府諫院以大君事避嫌玉堂先啓出仕合啓請大君按法以處　答曰衆情用法所論無乃過重乎

府啓賊徒馱載所偷銀子寄置戶判黃愼家請拿　答曰徐當發落凝川日記

初六日徐羊甲承服行刑以為逆謀之事皆金悌男揮指上及　慈殿即拿悌男及子琛忠洪水使李止孝金羅水使李逐辭連拿鞫凝川

世傳此獄非特出於院輩羊甲等實挾不軌之才常謂宜
廟大君只有孩最爲聖眷所加光海政事紊亂當與同事
乃刼商賈財之事悖而男則實無群聞相及及應肇被
囚羊甲等行略宮中事將中止而應肇先恸自殺羊甲被刑
累度至訊羊甲之母羊甲呼友英告曰我當死汝及英
謂聞則曰渠殺吾母我當復渠之母遂承服餘言悖男
同謀 慈殿與聞之狀故悖男一門酷被大禍終致西宮之
變而昏君自表之罪終始入羊甲術中云日月錄
初七日兩司啓申啟朴東亮徐渭韓浚謙削去仕版柳夫
慶韓應寅被罪許筬身死身死者亦令削職以受 光
王寵旨故也 凝川
刱王大妃下道書于賓廳旋即封入爾瞻謂道教非

先王御筆乃　大妃使內侍閔希騫偽造者而七臣為之
保護敵納柳洁首劾名在遺教削去仕版韓西平行狀
時大司諫李正志先言柳洁等承權奸風旨論七臣不即
辨明削版　象村遺狀
初八日果川人捉許孝仁即水服行刑　凝川
初十日柳仁發承服行刑　光海日記
十二日戶判黃愼以接置逆賊朴宗仁銀子兩司請削奪
只令罷職忠洪兵使金太虛以出賊招罷職　凝川
十五日鄭侯供已同登科天恩同極臣即文忠公旁孫趙
光祖同生柴祖外曾孫先世忠義子孫　懲仁王后五寸
親常敎為國盡力云云
鄭侯又供曰聊勇言逆賊每起人心離散　宗社何以為之懼

男大會諸宰白　殿下孤立朝無骨鯁之臣欲立大君云李
龜金尚容皆會擧事則　降幸時先犯東宮奉　大
妃殺數書調介城中就不應之金尚寓鄭賜湖徐消安昶
亦參宴沈挺世相切悔男曰李廷龜黃愼崔起南水火中
救我者云李時益言謀立之事遵應昱當爲內應云廷
龜尚容尚寓姓名熟欣口故達之黃愼忠烈之士豈有
他意起南備郎向停故達之光世不知逆謀云丶
主進廷龜等于殿前曰卿等皆予依毗之臣豈有當逆
之理既出賊口不得不問云丶
鄭決承服薛連道命亡人申欽朴東亮徐消韓應寅
拿問李廷龜黃愼金尚容崔起南柳安沈光世金尚寓
應昱李時益鄭賜湖皆出賊口待命　凝川日記

問韓應寅等曰　先王賓天之日下七臣議命其間之事
百不可測當急〻洞下而勝不敢念以至今日賊招內臨
別日他日若有事則當與奉遺教之人共議而通之又曰
此賊無起　宗社何以為之云〻此是推戴大君之說也其
後光犯東宮調外城中人掩襲故東郊云謀議曲折一一
以實真告
韓應寅供臣雖奉遺教豈有與渠輩通謀之理人臣豈有
如此之事乎當初未及洞下事臣病且迷劣未即為之云
云明倫錄
朴東亮招　懿仁密賢　先王聖上早定儲位自此臣一門
雖亂雜之中有若私親　懿仁常諭門中曰　不可特宗社
大計得成盤石之安吾家一門亦將未荷雨露之私戊申

鄭仁弘疏後有未安傳教臣子鄭陵尉隔年火燒[illegible]
迫惶駭與海崇尉東陽尉二人馳往仁嬪房[illegible]則
變色亟入有頃出曰　上亦洞燭將有好处[illegible]明日
朝報有別吾兩宮閱和氣藹然之教臣一門[illegible]之狀
據此可知金悌男自為部官果如相知及為同幻之後跳
跡自然疎遠大君房人謂　先王之病崇在懿仁殺十人與
妖巫連往裕陵大作咀呪之事造作　懿仁假像使大君
房下人臣馬松順昌書　懿仁假像御諱枚面上云し
闔門聞其不忍聞不忍言之處非不欲火洩一天之警而
此事干涉枚不敢言之地隱默痛心度日忍與悌男有
毫之理相好。戊申天崩之日永慶非不知有老親之人不
可為守陵官擅改旧規有若勒定意向蹤跡不超變越

有下吏持一紙傳於臣賓廳所送遺教臣疑訝曰遺教
果分明則豈可謄書小紙暗然傳示乎當此危疑之日
何所憑據而知其真僞乎某指惟駭云戊申後連在陵
所不真下正事百枚誅戮亦所甘心明倫疑
領府事奇自獻啓令若於須教咀呪之說更舉東朴亮
所供裕陵事以此爲重左爲的實可謂主從之及戊午
齊論覺造刻合啓儒生尚夏等號稱術辭說皆以裕
陵爲主南彦經
中敎供臣與悌男朝班相遇不過一拜寒暄其所爲切
邪臣心常憤疾臣弟鑑爲鳳山郡守時占民田以爲己
[illegible]多至數百結臣揮斥不許因成嫌隙與臣有托婚之意
臣又抑絕其所作光[illegible]而知遺教事臣無承受之事而

經自辨白有若承當者然亦所不敢臣雖曰国婚之人其於宮禁之間跛跡疎远人所共知道教之及於臣身心常自怪賊臣未慶當朝之日臣屍縮度日戊午　先王有未安之教上下遑遑子姪聖驚惶即往仁嬪房云明倫錄

徐消共戊申閔門外政院使令持示一小紙乃所謂臨書道教一閱之後旋即取去雖有可疑之端勢未及致辨丁未臣為戚伯與仁川府使柳希聃坐語見政目柳希安弟聃鄭基磅金琢妻甥擬監役首副任心甚不平語客曰金琢敢以其妻甥與希安相圖除職有妨事體云云此慎男女子所為臣多不平之吊慶之外未嘗往見臣子所不可道之語未知發於何時云云明倫錄

韓俊謙供臣丁未八月除平安監司戊申二月傳聞遺
教中臣亦在末端且驚且怪莫知其由而徒聞傳說襲
陳辨五月遭母喪庚戌服闋為咸鏡監司首尾六七年
身不在朝婦男面目亦所不見逆謀何事以而疎遠之人
交通而為之乎上令
俊謙與婦男素不相能有事可證臨鞫親威勸以供
實俊謙曰死生有也急難之際賣人以圖免吾不忍
為韓西平墓碑
金尚寓喪人供婦男之心路人所知人之指為禍胥臣是
何人歟適往來乎臣必與相知近見其所為多有縱恣無忌
以此相疎臣子光煜為兵正臣曰 大妃殿肅拜改何以為之
答曰此人為之故循例為之臣以為迎臣同在 大妃殿古

人有舉簾始拜之事汝何不講究為之乎光煜瞿然曰見罪
大矣云云況往來近家乎 明倫錄
李廷龜判禮供曰庚子奬懦男為禮曹堂郎相熟及為國舅
締結禮臣門庭甚熟視之邁邁流霞亭材不敢移而臣聞
駭憤常曰國舅狡犬君富貴已極而不自謹慎至此名亦甚
矣懦男之必敗不待智者而知數年以後尤不相通[illegible]
辰久來宮僚顧忠之心實倍他人癸卯礼判時建請[illegible]
封使賊臣永慶惡之遂以臣為使臣製表極陳臨近[illegible]
惡
先生見之震怒抹去數行至以敢罔天朝傳爲君父為教人
到北京八度呈文血誠陳疏礼部侍郎曰汝必世子[illegible]
非國王差遣云回還之後永慶構他事論罷臨近丁未舉事

時必擬先殺臣及數三宰臣云丶扈方辰記

金尚容輔護供臣以王后至親自　上即位以來恩寵罔極

忠愛之誠他不同浹之援引量測不得云云

黃愼檜原府院君招臣與悌男不過泛然相知元非相許之

友安有親密之事設使臣庸劣遂勢而相交臣被罪時

悌男以国舅勢重別無汲引拯救之事事方得靜時臣

尚不得因緣攀附濠已失勢之後更為從游千万無理

云明倫錄

申翊亮疏常日癸丑之獄禍猝作雖以叔父欽之雅量

不能無少變常度而惟秋浦言笑自若無異平日真鐵石

肝腸云明齋集

悌男之不謹愼當日士林之所作而時異事變今為几上

內禍色滔天有延及長社之變雖不能明其相救豈忍說脫已
禍暴其宿怨為之下石乎月沙象村皆不能免此殺然
不動只向其事實其商惟黃慎乎青野護帽
沈光世瑞敬招臣與悍男年歲此地初不相知臣痛娶妻
于其家故時得相見而門館烜赫出入咀嚼丁未為扶
安縣監不辭於悍男家悍男憾之書於臣死情跡疎
遠之狀如此明倫錄
趙緯漢前判供臣亭老母避亂南原兄維漢扈從全州
衙中官遣母脫藥因令監司隨給米豆老母臨死執手
痛哭曰國恩罔極汝等終始盡忠云明倫錄
趙希逸謂正供悍男近來縱恣無忌之狀人皆痛疾視
之以機復陷罪雖素所相知之人皆以相訪為戒斂跡遠

避臣等有投宿其家之理路必相逢猶以爲不幸云上令
崔起南 蒲府供悅男水大之說有一事可下安山司甕院
魚場處供上魚鮮之上又有魚鹽金珠爲郡守時所捐於
別大殿房臣以宣惠都廳告于堂上使不得爲之事入啓
上曰予爲大君何惜一海曲臣更告堂上三度防啓得允其
地乃苟一魚場悅男極爲致怨云云上令
金光煜 前正供臣年少新進悅男素以宰相既非倚輩又
非親族寧有出入其門之理悅男之擅殺別宮直宿內裡
心常憤痛仍爲疎絕云云上令
遊應星 別川李好讓 蒲安祖 蒲府李時益 甲山府使林瑕 前宣
醫韓湜 遊光山令行 元引鄭挾援引納招 朝野記聞
六月甲欽命諸韓應寅原情後放歸田里李廷龜朴東

亮善放送 魏川

同日諸公一時就獄其日或放或釋愚各日記

十九日安祖趙希逸沈光世金光遲趙緯漢徐侍郎

放送 上同

遑應星原情後 傳曰應星予曾惡其為国之說必不為

誠放送察任

時獄事日漸遣教之臣皆拿鞫領相李德馨左相李恒

福日侍闕廷皆正平反横罹者多得釋 荷潭錄

宣

內官閔希璧供臣雖曰善寫 先王雖在大漸之中業踐

書壞不佳臣平日謄寫之本多在司謁房要所為摹寫

御筆一番愚考則可知大抵保護大君之教不可使之暴露

也有何他意於其間哉且宰相不知宦官密奏者方可謂

之真事相未度則未必然臣常鄙陋未度之為人天地間
豈敢為如此極惡之事云云明命錄
時鄭決及甫略吹乱招卿大夫光首就逮或聯朝廷幾空甫
瞻日益用事相黨自固噬吸霜露漸至竊柄犯分無
所忌憚獄成吏迭轉成咀呪之獄宮人之侍 宣廟者悉
繫治刑死殞死殆盡 清白堂記事
昭延興家奴姜及 大妃殿內人等逐日嚴鞫 傳曰前者
宮禁間事體豈不知之而慫恿為惡無所不至如 裕陵
咀呪之事多有不忍聞者做出犯上罔測之言潛相傳說於
宮闈使為製樣多出金帛廣結宮黨之狀詳細嚴問
初丁未冬 宣祖遵禎時巫女言 懿仁為祟自宮中送
人禳災於 裕陵朴東亮得聞其說奏以金悅男不能禁止

不勝痛歎至是原情中言及故因此而宮咀呪之獄大起宮女之承恩於　先朝者香伊環伊等四五人皆賜死育亟高成亦施與刑金應壁誣招徽陵亦有咀呪之遣承旨尹重三給工提調宋淳監拖幾及玄宮應壁又言非在此陵在成陵與到成陵逢變逆史記同

朴致敬即任章孽妹夫時亡命光海令章兄弟跡捕而其必獲章微服潛來四方幸不得 昭軒集○主章官通政罷世敬

設賞購捕得致義士人徐戶判賤人則布二百同不得致義子得伊年方七八歲其父章直逢中而去廣世人李景男收養致義妻之嫡告官拿來 明倫錄

金長生度弟被告杖死戮屍長生闔門當緣坐親戚及師長生曰禍福命也非人力所能幸免會有法官言據律

宜緣坐大臣議亦同死遂已初主問上變人曰金某亦與知否其人對曰金某賢者某輩等有謀猶恐其關犯鄭浹所對亦然以故長生獲免漢谷集

時未昌年纔八歲丙午爾瞻等逢迎光海必欲殺孩以爲已功指爲禍本其黨儒生李偉卿請誅孩荷潭集

應辟以告變蒙賞流希吉爲首勳當其之

二十三日李偉卿判書後民之子疏畧曰　　孩在內作巫蠱外應逆母謀道絕矣出荷潭錄

聖人於春秋每以逆書胡氏於綱目罪張東之　殿下雖有母子之恩於宗社顯有當絕之惡爲人臣者甘將以国母待之耶出朝野記聞

賊孩雖曰童稚擁立之說狼藉賊口身負大逆之名罪容覆

載之間而　殿下以友愛之情不忍加法周公之誅管蔡太宗之誅芳碩皆爲宗社之計而行之不疑且張俊以皇子專管爲苟可刑所擬立建議去之要時君之子也他日當爲儲君而年纔三歲而除之若是其惡者誠以大義不可不明王法不可不嚴也請並命有司處斷遂議嚴鞫以正典刑云明倫錄。疏下二十人李尚恒蔡謙吉尹仲崔護韓晤申瑚李行李壁李日馨爲鄭辛環成夏行李生吳甫身黃從翁徐固禎安應昌韓晤韓叛爲鄭向韓嗣韓舟仁。被謫錄無李鉉辛環韓晤名

時趙舟仁即爲自明疏曰彼人所欺誤者此疏請削其名云伪業銅終身叉錄用明倫錄。又見下西鎮停擧下

答偉卿疏曰不敢險釁遭此罔極之變予不忍加法爾等勿爲更煩明倫錄

時兩司以憤男及議事逐日論啓賓廳及宗戚亦皆連日

啓請二十四日　傳曰雜從之意前已盡喻諸賊之招若出一口情男鞫問在法當然三司之論固是但投鼠忌器古有明言予不忍株掠減死安置

二十五日掌令鄭造尹訒等啓曰李偉卿疏中母后內作巫蠱外應逆謀者云巫蠱之說傳播已久外應之跡顯出賊招則得罪宗社母道絶矣　殿下其可不與同處一室也審矣今日一會以　殿下與母后各處兩宮以盡處變之道然論則同僚皆為重大持難不決云云獻納柳活正言朴弘道等避嫌與造訒同明倫殿

答造訒啓曰驚甚何為出此言也予以否德忝位累年得罪臣民致有此變無樂為君有靦面目直欲鑽地而入而不可得也大憲崔有源豈無意見爾等退而思之朝野記聞

僉大憲崔有源無義金止男持平丁好寬等啓曰今此悖男之
危謀逆狀莫不腐心痛骨請以王法處斷者實為宗社大
計也至慈殺則豈人臣之所敢啓議乎人臣事君之道純者君
於無過之地是為第一義臣等何敢啓易發論勝損哉
聖上無間之至孝乎今日席上有以母后為言者而不敢道
同明倫解答曰卿等之意至矣但累日遲嫌不得推測丁寧之
討逆之義乎勿辭朝暮記聞
時大憲崔有源來見李恒福恒福曰萬代瞻仰在此一人自
源素敬恒福乃定議與李恒福止免金止男戮於造詞其所
殺母恒福之力也 白沙墓碑
大憲李志完啓曰今有以慈殿為言者臣意處人倫之變此實莫重之舉將以來天下後世之議臣見如是邪狙

道同云云 明倫錄

造詔奪敬言於席上崔有源執不可志完具二疏貶袖中一
則造詔之論也一乃如有源之議也預聞此論致敬臨機去
就也執義金止男媤姻而已有源之論與張志完亦從之 陽明錄

仁祖己巳金尚容言於講席曰美丑年間崔有源為大憲
鄭造尹訒等始斥大論中皆一念時有源立異甚力反正
初有逆鄭之思舍而自原以戊申年與於隨陰獄事在逆
賊宣祖之中未蒙施行似當有處置矣 上曰職罷近給
口凝川日記

副學李惺與翰丁好善應教韓續男吳靖檢理朴昆言權
修撰李敏求鄭廣敬請兩司並命出仕造詔遲差明倫錄 白壺
記事曰玉堂李民宬吳靖鄭廣敬
閔有度持正論李惺爭之不獲論遲造詔

時有晧等啟三司敦章交請殺職且言三公宜率百僚庭請

政府獨不肯群小怎然不已禍且不測有二宰臣夜造李恒福以禍福誘賛恒福不為動子侄流涕額言為百口地恒福毅然曰我受 先廟厚恩位至台鼎今老且死豈忍挽志負君自隙名義 溪谷集行狀

金一日光海入更衣大憲李淳大諫李仲揚言於殿上曰廷議皆以大臣不即伏閤為非不敢不告李恒福出外李德馨亦隨而退問曰廷議如此禍將先及大臣子將如何恒福曰吾之意在戊申之議矣德馨曰然則死乎恒福曰礼云內記不與焉我何必為永昌死也德馨曰然則可居恒福曰子以首相當斷此論若令出直閣外則我當屈首從之若出三司之議必答于回人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馨德受曰吾意也明日百官伏閤大臣以出直請主不聽居數日而聽恒

言于大臣朝曰議方欲罷而大臣只請出耳非百僚所以為宋社意也時極侵欺德馨笑曰已頒矣及草啓持謂議不交翌日爾瞻稱病不來曰不可與大臣苟同德馨聞之笑曰不來郎各有見任自為之 陰險行狀

二十八日金悌男初命絶島圍籬而政院以三司方請嚴覈不捧承傳至是因三司啓命聽死于西小門外 六月初一日聽死

合啓左相李恒福誤薦鄭浹請罷

二十九日命大君廢為庶人

特平以李聖求以李福恒不當啓避嫌

六月初一日傳曰逆魁金悌男首倡謀之狀狼藉請明示招敢與羊申等表裏相應合為一身陰謀秘計鬼神莫測

斷以春秋之大義人〻得而誅之無待著於春秋不道嚴於
漢法況乎為賊首倡者乎始乃生心於戊申幸釁於真教蓄
謀積累潛圖不軌陰結孽產之無賴募集武夫之不逞
誑誘以　先王之密旨憑藉以　大妃之權勢禍稔蕭墻
波及朝夕鞠問在法當然投鼠忌器予不忍梏掠逮論
亦嚴賜死以答公議云〻　朝野記聞。承旨權　晉製

初三日正言曹挺立以李恒福所啓遺傳未便及金師男
方論鞫問何賜死亦不避嫌斥兩司並遞凝川

金師男被誣連係光海擬以極刑李德馨李恒福心閔
其冤不能救李貴後書曰李德馨曰禍及国舅若慈殺
何不救追與之死則雖欲過原論無及矣德馨答曰事
勢不便奈何貴以又書爭之曰自古弑父與君皆出於事

輒不使德馨欲息而不能從逆平行狀

時悍男三子皆被禍悍男子婦鄭氏獨與二孤免而終無得全理一日宣言其子天陽暴死發哀棺斂送葬先山天陽則高服變刑竄匿緇徒中輾轉山谷十一年至癸亥反正後始以上服改見鄭氏，仁祖特命除職以奉近與祀

農巖集○安岳郡守球遞上珪縣監擬世章蒙瑄年十四皆就拿死

悍男被係用事者怵其婢令上誣　大妃將發端問事

即李溟逆四兩叱之遂噤不敢近李恒福在坐喜曰善哉即之淑問也　恬軒集

癸初二日禮曹當告訃於　大妃而判書李廷龜被論呈病不出參議柳甫以爲悍男以謀逆之首賜死於王法該曹決不可告訃於　慈殿而進喪服矣參判吳百齡以不可不告訃

之意反覆力爭而未決徙見頒相李德馨曰悌男設以亂逆
賜死　慈殿之服喪推當自盡該曹之責宜即告訃參議諫
以時議力沮未即告訃悌男經日極是未安德馨此事亂
階曰君言是也以議大臣定奪之意速為入啓百嶺以大臣
議得之意入啓蒙允　明倫舜
金頒相李德馨議曰父子之倫君臣之義俱係三綱悌男雖
以逆首得罪宗社而　慈殿之天倫惟當自盡而已有司
告訃進表服進素饌而朝廷一書問安則似合變禮盡哀
狀無辭母之義況備定論曰子無絕母之道今日即位不
出於此伏惟上裁　傳曰悌男既以逆魁屈法賜死則
大妃喪服似有降等即日矣不必過云云之說於此議似是贅
語予甚鄙焉　明倫舜

至丙辰秋退刑金悌男非請市廛村[illegible]并下兩
時備忘之道又劃象使李[illegible]上疏退敕金悌男以為廢黜
之階 清白堂記事

丙辰九月初學李公獻疏請金悌男妻鞫問後正刑已
月初學朴慶後疏請金悌男妻正刑 凝川日乙夢後歸
日錄 滿人為許
[illegible]奴婢[illegible]年
[illegible]同死

至戊午十月十二日令洛州圍籬安置

禁府啓曰悌男妻何至令不為安置請急〻議處事啓教矣
悌男妻自有緣坐之律或安置或定配俱係別樣配處惟
在上裁又啓曰悌男妻洛州安置事命下矣大明律有
安置二字我国定配或有圍籬之規今此罪人何以為之 答
曰圍籬安置 明倫錄

初光海將盡悖男碎刑李貴移書李德馨曰古今天下安
安有殺其父而為其子之理乎此獄既成之後則必廢大
妃若不能此獄則雖致死於齊母之時無可奈何德馨曰所示
當然事勢不便奈何貴又答曰自古弑君弑父皆出於事勢
之不便德馨深服貴言而不能用及悖男就刑乃率百官
問安於慈殿製衰服以進又以子無雖母之義陳啓而委
送其子犯主以啓草示貴曰前說既不得行而啓此辭可以
贖我罪乎云云 默齋日記

十八日金應壁招內 穆成兩陵為咀呪云遣賀成朴的
者權判繕工觀象提調中使承旨押去應壁覓拙 [illegible]
李成樣李幼淵全羅水使李芝羅州牧使朴東說拿因許筠
朴東亮金尚容李慶全李德馨亦出城已皆應壁招

也

十九日時獄事日急外間傳言將廢　皇后詔造等首議是論於是東學儒生趙虔起（舊官至正）李安訥（舊官陰）鄭復亨陀之漢具枋盧元範李元忠等請斬造詔師等疏曰戴之秘計擁立之元謀指摘於璣則宗社之禍根臣民之大讎也殿下雖以天倫之重同氣之親其於王法不得出入者也至於慈殿非璣之　慈殿為殿下之　慈殿也則不可以璣之故而有所輕議於其間也李偉卿等首倡陳疏醜詆皇后詔造之徒誣引經傳或比哀姜　先王之嘉禮可謂乱人倫之始者耶　慈殿之過失亦有哀姜之惡歟或比閻后之迁雉宮閻后之失雖不一而足孫程之弄權既非君子之自處廢立之擧又非將陰之與知則敢以為證於當代耶

設令三賊之說皆是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故為尋
親者說者春秋之義則不當向殿下而倡　慈愛之失也然
則其曰顯有當絕之惡者何所指也其曰乎[illegible]絕之者
何所取也其曰可以国母待之數者何所見也三賊之於
先王豈無恩遇者也今日之負　先王他日之負　殿下彼
大臣及三司政院之官皆　先王殊遇之臣也所當同殺
殿下之朝忘　先王之眷遇狃三賊之凶暴使天討不
行於有罪凶喘假息於兩間萬代之後使　殿下為何如
主也彼偉卿造訕寿不惟　殿下之罪人實萬古綱常之
罪人也臣等故曰不斬鄭造寿三賊則三綱淪而九法斁
礼樂崩而夷狄横發何甚不為禽獸也哉　若曰鄭造
君訕雖有過激之言爾等何敢以請斬為言朝廷自有

處置宜勿妄言 明倫錄

獻納柳洁啓曰頃見趙慶起疏繁又伏見慶起大學通文曰鄭造等倡和悖論边境　慈殿陷君父於不則之地此誠古綱常之賊也云臣之姓名雖不在其中改既以倡和為言臣待罪疏下將為引咎而及見鄭造等啓草則其間措語雖果未安結末之語則各处兩宮四字而止未知慶起等以各处為綱常之罪不則之地耶臣於南謝翌日即以悔男罪狀簡通同僚輩悔男之徒忌之七臣保護之事首斥於完席而七臣之類雖之黃慎之賊賊不是尋常底罪故力請拿鞫而與慎者痛疾之徐渚之緊出賊口不可直而不論故請以远竄而護渚之者中傷之終至於李恒福之論劾兩司相結詆斥以臣為朝議之罪人今此

儒疏之作臣亦無非茲數者之業上全

偉卿號後館學儒生諸墳大會洋宮將二十人學名削籍

遣文八方仍上疏請罪偉卿進士李安真爲疏頭掌議則

鄭後等權淪 明倫錄 陳陰行狀日李偉卿 卿李安真等皆被罪

金

李安真號畧曰臣之孩童雖無知識既爲先賊之奇貴宗

社之禍則本王法之所必誅也至於 慈殿於 殿下有母子

之恩於臣民有君臣之義則 慈殿雖有過失而非 殿下

之所當絕臣子之所可議況者李偉卿有倡之於前鄭逸

尹詡和之於後直斥 慈殿誣引往傳云云

十九日生員鄭昌言上疏醜詆鄭慶起 昭

二十二日議出直直陵洞私放定將將直 鑑川

七月初二日議妥直作方事二品以上啓達不允 鑑川

初九日進士李令達嚴可誠等疏畧李偉卿等三人得罪
綱常之微喘息舉朝無人請誅三司含默不言今日三司皆
鄭造也云云兩司並避嫌
朴箸就謀於嚴惺罰偉卿等六人其後惺以此被賞權人
皆知其箸論實主之而未嘗自言如權忠鄭復亨李令
達之疏或激發之或手草其疏李顯文而死賻之吳長
慶沒爲文弔之恬軒集
藝文館爲中學一會事通文三館遂日知會而無一人來
到七月十一日千秋望闕礼百官各會檢閱嚴惺曰今
日四館官員必多詣闕何必會於中學然後議事哉即
進承文館則博士尹烇副正字權護已先到矣即令下吏
催會成均校書官員成均學諭羅茂春校書著作金

尚圃次第而進四館備員方爲序坐敎論之際適有一善
尉翁主告訃音將停望闕礼板傳韓王自外送人致謂
一會未知某事而但令日當有停朝市不必令日勿之何
如惺曰未奉甘結之前雖刑殺坐起不能罷既此一事乎
令爲各會令雅罷出速爲入來王又送人請罷惺曰不來
參則已不須敎如此無據之言壞事即令拙見來使而
黜之五員序坐惺曰李偉卿疏辭免悖館學削籍已
久而四館尚寥寥不亦褻心乎欲施停罰云云烱曰此
事尚不停擧乎惺曰一會出文已逾半月四館下人逐日
待候於中學無一員來到矣令此雅得之機豈可料之
下之停朝而經罷既坐之一會乎鑊曰停擧之後於別
已極可恥翰林之論正合吾意茂春笑而答曰惟諸議

是從何敢有異同尚閏猶曰諸議誠然[illegible]今日當停朝市後日尚存何必強為於今日左右同[illegible]之鑊命取偉卿疏於政院着畢曰疏辭崑條林洛之討不可必緩朝廷[illegible]人當鞫問之不假停擧之尚令避地五[illegible]之罪也遂圖坐定設鑊曰教論之負當出頭目[illegible]偉卿謂[illegible]首倡凶謀為目此則未安棄寿疏擧殺慈[illegible]又捕[illegible]后為訂令宜直擧其事曰謀廢国母左右曰然惺曰白鄭造柳活之徒皆以為廢母者尊之所不發為時論[illegible]大諱云令不必先擧廢母以招時輩執言改以迂[illegible]文鑊即書偉卿等二十人姓名次書罪目曰迂[illegible]国[illegible]罪犯綱常押各着而罷趙洛仁上疏云臣不參疏而勅[illegible]臣名云被譴錄

十三日親翰時副應校韓續男校理李昌後等俱上疏論
臣之子韓曄韓暾韓昶李尚恒等叅於李偉卿討逆疏李逸
真等目之以鬼訣舉名削籍通文八方今日檢閱嚴懼又將
二十人後數傳舉至以邊挽因毋罪關係常為目子能得
罪公論久何敢抗顏從仕云云呈政既承旨史官廢首相
者天色皆以為禍且不測主見兩疏直之坐懼入方侍獨前
進啓曰頃者李偉卿疏有不忍聞不忍之語傳注削
籍閱月四館緘無舉論物議皆以為非方今月十一
日四館二會並為停舉蓋從公論今見韓續男李昌後
等疏稱舉臣名者必以臣為主聲數論故也臣之東
也被人誠斥請退主良久 答曰勿辭
李德馨既喜奇退主敬應拓懼謂曰即者禍前啓

極其明白而但辭氣之間未免不平上察天顏則多有不豫之色實為君危之幾曰憤懟之辭自致不平禍福之來有不期念兩相顧默然 並政院日記

主簿時遷出乃屬辭曰檢閱歲幾不合策華之任遞差政院啓曰侍史官之道不能若是請還收 答曰予以人主不能處置一史官乎政院勿為護黨之語 日記

十四日傳曰予以凉德忝位累年竭誠盡心以事 大妃不幸咀呪之慘遍滿宮庭大逆之變怖男為首而不過問豈無其意而然哉頃者鄭造尹訒等徒激憤懟固念不止敢發不敢之言事大開關端以致朝廷遂為爭鬪之場其流之弊至於停舉儒生討逆不嚴極為可駭鄭復亨權徳輿李安眞等通文諸道歸召知會將欲何為斷不可長況前

檢閱嚴懼知有私黨不知有君上擅停士子若無忌憚甚事其可駭。文不吉所當嚴鞫定罪姑先削黜鄭復古等三人削儒籍禁錮門外出送鄭造戶部削職明倫彙編合錄

於是兩司俱發請並削尹絳權護羅茂春金利門三啓功名命招四館李偉卿解停傳皆稱頃不進韓玉陀傳即日解停被譴錄

沈喜壽見被譴錄有感詩曰辛丑年間事追思倍愴懷今明太史筆千古樹綱常青野護輯

大憲尹孝全大諫宋錫慶啓曰國家待士之禮無乃太薄輩錮儒生近古未聞之事門黜乃朝廷事處置如此非盛世事答曰曰今義理晦塞討逆之義知之者少雖紗帽籠頭者反不知蜂蠆之毒臣況世子乎斷不可長養示罪與上令

執義申景濬持平南以後避嫌　答曰爾等呼名官不爲面
擧論劾反生救護之計國家設言官之意安在
持平趙存道獨立異　明綸錄
於是玉堂啓遞大憲尹孝全執義申景濬持平南以後大諫承
旨慶司諫崔東式獻納李弘望點啟偶出葉鋼點送之非
而掌令金質幹姜翼文正言斐大維曹挺立趙存道等亦
一俱避故也
僉歲暹避黜羅茂春上疏請與向羅曰頃者李偉卿鄭澔之
訟等倡起賊倫之論敢何向君父輕斥　慈殿嗚呼惜矣
慈殿非孺之母乃殿下之母也　慈殿雖與知逆謀春秋子
無離母之道宗宗哲當章榮之謀斥太后也帝抵其奏曰
地曰不欲朕入　英宗廟庭帝之不感如是嗟乎今日之肉

食廊廟行吁唱於道路者孰非 先王之臣子未[illegible]一人[illegible]
討滯卿者安知今日之負 先王不作他日之負 殿下乎臣
非大臣既無陳達之路非言官也又無請罪之責職在四館
所可施者惟停擧而已故臣與嚴偃同事而偃則方被嚴譴
臣猶免焉臣不以猶免爲幸爲不與爲恥云云 故政院還出
給於是兩司啟削茂春奉体爵妥反正後茂春特贈礼曹
參判 羅茂春墓誌

答覆麗三啓曰百僚曠職論執至此無非以予之不德致
勞群下不勝未安勉依所啓遂出議于江華圖籍安置
[illegible]

二十三日都事朴定生出去江華修理所接家舍
明宗出之宮人被髮哭辭於 大妃已去一出宮門無復有還

者每日如是宮中見沸莫保朝夕　大妃左右殆無侍衛之人璣雖切稱默察而知之不雖勝下故主遂生劫奪之計七月二十二日主使健婦十輩突入　大妃殿劫奪璣而去　大妃跳足下堂追之不及乃仆於地昏絕移時明倫堂○西宮日記新入

是年五月永昌恒自語曰九天有禽廟七月朔間侍者此去三十二日當滅消幾晝夜予人莫測其意果於是日遷於江華圃之天其告兆矣永昌墓誌

初永昌之生人莫不相賀稱慶而獨迎與公子球情卅收使之配鄭氏憂歎不已蓋預料其禍兆也公移見聞

八月初二日璣出去江華文宰李必榮禁堂趙存世都事洪[illegible]到待罪人宮宣傳。哨官押去　傳曰押去時一行負役

及軍兵自持飯以去

永昌之就謫也沈喜壽雷厚語鄭昌衍主上宜把頁大君於膝上啗以果實曰有賊欲害汝余在汝勿驚如是則可以慰先王在天之靈今反有此不忍爲之事必不得保我孫老臣恨死不早。衣袖盡濕公私見聞

右相鄭仁弘上劄陳先除七臣以批永昌相翼答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深用可歎予雖昏弱如知其奬謀豈饒貴近曜有柳浦之惡未免不經之實失致卿之惑宜矣 明月錄 癸丑日

領相李德馨啟上疏極論時事而恐禍迫老父趦趄不決將以朝服投江父知之曰汝位極人臣死生休戚當與国同之何乃有懷含默辜負平日忠愛之志乎德馨於是拜哭相訣

逆上劄曰臣當今日無前之變無承聖上疾懷之教肝膽如
割綫食俱失味未雖禍已為禍本逆璋永慶之伏辜皆
以為由璵為國璵之為兇逆之奇貨者其所從來者漸
矣璵死則根禍絶而国家寧璵死不則人心疑而朝廷危
有知識皆欲速殺在朝諸宰誰無是虞但雖願知逆謀牙
爪而法不得刑法者王者之所謹守者除去禍根豈無其便
臣與諸宰不敢苟同惟以此也仍念逆璋之變幸賴殿下
明為全恩藏万之来查也快得辯釋及臣到廣詳說傳指
有不忍聞嚴万回報始得實情詳說而自破而聖德益昌今
今廣寧委官朝暮若出於違佐意外訛傳亦所深念云云
答曰今見劄辭知卿憂国之誠出於常情之外深用感嘆執
法全恩之議並行不悖卿之意見然矣但至於以璵比論於戎

申之事則不可也其時若官查質之舉前古所無之變嘶痛
何言目令人心薄忍春秋之意知者誰乎明倫無
特至允廷請鋼鐵江華論者必欲直之法使德馨先倡德馨
進劄以示意爾諸輩大怒以劾黨逆三司者意攘臂請按律
爭之踰月主不許只令削職行收
癸卯九日合啓請李德馨削黜
副學李惺應校韓徵思李溟校理朴昇吉李昌後劄曰頃
議收李德馨身死自相當主辱身死之日不肯倡義按法
討賊張皇邪說　上以徵制君父下以煽感一世其中所言
罔不可測也嚴加查覈之辱亦由於大臣之不忠大臣明大義
討逆賊當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見之乃曰除去禍根豈無其使
者罪何榮邦當此義理不明邪說肆行之日樂禍之輩或

心之夢挾議而謀亂安保其必無也　命削奪官爵九月十九日

李暲等又劾請按律罪曰悍男與議通方古所未有之逆賊也而劾以八議之律貸其十惡之罪德馨護之心路人所知而至於庭請反覆全恩之說力排執法之論以請以停之停後請移置而又停之之寔責有同越瘠且以讎母絶母之贅語誣陷君上煽感衆聽以致寵嘗通文八方有若朝廷實有是事者然冒上章劾說免其罪安有不忠如此而能保其首領哉

十月初一日三司李德馨事停啓初十日在禍根來地　傳曰聞之獨悼復官爵弔祭礼葬依式爲之遞川

兩司啓請還收復爵之命不允

時德馨退故龍津別墅國事仰屋啟泛却食不遑因睡頗得疾
不起 行狀

方其去闕世間傳奇之甚多或曰有大虎附火馬前導行至城
門去 續雜錄

或曰有異人候於江頭贈詩其首句及第三聯忘之詩曰家在
廣陵江水西黃花開絕何曉落葉蕭蕭風更凄云云 忘前注
字僅故去似識幽人意因懷或曰當其逝日神人將輻輳侯伺
盡一時之人惜其去悼其亡莫有此等之語但臨沒異兩獸
空奇眩人眼云云日月 傳

今所大恨者廢母之議起明南欲急攻余敵待時卒從余言
余既敗退明南孤立未盡所言民心而沒使後之志士傾淚千
古之余與明南多矣 白沙所撰漢陰碑

初李恒福謂李德馨曰吾屬得死所矣今時人所持以罔上亦所以賣下者有三說焉一曰義理不明吾亦曰義理不明二曰討賊不嚴吾亦曰討賊不嚴三曰庇護逆黨吾曰庇護逆黨但由言者異耳今臣庶君之母真逆臣也前日爲永昌死則傷義今日爲母死不死則傷義惟使吾君爲逆賊之所詞之滅也而負累於天下哉德馨曰吾二人同進先以極盡誠孝慰安慈殿之意反復陳啓因言臺亦道之狀悉力伸破之可也恒福曰不可吾等啓辭未事天威震怒或臺諫狙伺執雜[illegible]說臺官誣引春秋眩惑上聽此事必詢大臣我粗習春秋當引經據義數日攻破今已俱服藁或因敵議或進一劄因及永昌不可加誅之意可也德馨曰試具草示我 漢陰

墓誌

恒福歸第不脫朝衣瞪視不語子弟請故恒福長吁曰三綱滅
矣能為國乎我義不忍坐視當捨死盡言既還戶歸耳白沙
[illegible]
翌日恒福詣闕德馨所見謂曰此事何能忍待數日我心如焚
今日入啓何如恒福曰不可因以搆草示之德馨喜曰其善
越二日兩司以語誤薦鄭澈先劾李恒福去國[illegible]
白沙行狀
[illegible]
二公可謂俗從其志而從亦不失於義者然教承昌為說曰
之本當將處義當以漢陰為正 菊圃項錄
十月二十四日玉堂劄議按法事賓廳章百官啓[illegible]
不允
十二月初二日閔城府僧來見吏判趙挺呈以小紙三亦也

王子在於江都還入京城之意若有大臣心念下令何如拔
即秘啓請鞫加刑 閔川日記
十五日以秘密傳教百官三司議事姑停並以差官出
來也
二十八日差官王指揮入京
甲寅正月初四日方信葉春還義一徐應祥拿囚以江華府
應通書差官處故為通書事獄事又起
十一日府啓江華府使奇協議圍籬之初貿勒都事使
不得自由終始營護見發於宛書請拿鞫依啓十三日部
流拜江華府使即日發送
十四日兵郎崔鳴吉宣傳尹佑以秘密傳旨拿囚二十八
日並削黜

鄭起潛與上疏昔以周景王有賦臣僭括造亂歆立王子佞夫
佞夫即景王之弟嬖人不知檐括之歆立已來幾[illegible]尤言多刻
殺等五人共殺佞夫而孔子書之曰天王殺其弟佞夫先儒謂
佞夫之不與聞聖人蓋以無罪處之其原情授[illegible]意豈不深
切著明也哉且佞夫之死初不出於景王將莫之葬也然觧春
秋之義而左氏曰罪在天王穀梁子曰甚之也杜預則曰賤骨
肉也其為景王之累何如哉然則景王之累五大夫成之也
今日之事倘然如自所行佛烏者其辭昧不識則又非但
佞夫之不知也是論不為以歆奉內則又有甚於景王之莫
葬也其言若行使聖上將何以自辭於天下後世之講春
秋之義者乎幼騃脆弱血氣未定自深宮廣厦之安忽然
之事秋匪隱之酒飢飽失節思親悲居惋悒啼

然其不為霧露之遮然者安保其決不有是理也　殿下
之說敢故於　慈殿為一国臣民之所感仰者而不幸遭變
既禁邪議横生使聖心曷然不安臣甚痛焉父子大恩與天
同極其或處變有道理然常變不一順逆異勢在我酬應
亦自權易之不得一失幾微便成纍累又不可不慎也深思
三聖人權變之意處之今日以舜之心為心毋變於前日之
所事者亦不為辭越乎此也然臣何敢盡其言乎寒甫集
然再祐上疏曰大君何罪群臣欲誅之意臣實未知也今
日之不可用法於大君猶前日之不可全恩於逆珠也彼逆
珠罪惡貫盈於平日逆謀昭著而雖掩罪在玉室不可不
誅朝臣敢效全恩之說今大君年纔八歲不知逆謀之為何
事豈有與知之理乎無一毫可殺之罪非但一国之人民皆

之天地鬼神亦必知之而朝廷乃開請誅之啄是誠何心大君之誅 慈殺必不能忍而自決則 殿下將何有辭於天下後世乎明倫錄

甲寅春江華府使鄭沆承爾瞻風旨迫殺永昌前譯錄沆希光海旨鎖之密室燒其屍全葬冒而天公宣廟誌二月初九日卒逝表裏之事命以大君礼葬之改院啓其不可 答曰初擬之兇渠無知識則既死之後待以優礼何傷也但所論實出於公議依啓 殺川

二十日副司直鄭蘊疏略曰 殿下不幸值人倫之變未免做手於虞悍之武夫其為至德之累大矣洛王殿退處藩邸遂所謂遠絕加身約誓已成彌遠陰謀殺之可謂有寧社稷之功而時人冤其死後世非其甚真德秀曰三綱

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樑而奠生民之柱石也人而死此冠蓋而禽犢国而無此中夏而夷裔甚痛言之切如此者誠以
弘之跡雖然而心本無可疑故寃情雪寃因請追封之後
古之君子不計一時之利害惟論義理之當否今殯一王
子也心跡與此懸殊只出賊口未嘗有攙之之跡豈無知識
亦安有謀逆之心　殿下深怜童子之無知而體　先
王之遺教思所以保護而全安之百僚孟廷三司交章自去
年迄今春凡數月日而惻念雖過俞音終閟嗚呼　殿
下於殯豈不知終不相容然而留時引日愈久而愈非者
豈不以逆賊之子猶有待時之事況於幼稚之弟豈令遽施
刑章安置江都待其年滿觀其志行之如何而徐為之處
亦未晚惟鞠諸臣經年入侍無一言將順其美三司多官吾

為當同無一人愛君以德毛可痛者　殿下特之以不死而鄭
流侍之以死朝廷論之以其法而鄭流迫之使死復　殿下不
能如天命之處義大虎為陰害以下人君名分之理之故意
殺人者死國法甚嚴殺死人無辜非且同謀死者同罪
之理乎臣愚以為不師鄭虎怨　殿下先而目以其三綱庇
也亦不相容者勢也死有贈與者善情也來不孝之可也之
真孝之行元左如孫遲封此誠處事也實合有者追復之命
之歸要以天君之私上可魁　先王在天之靈下可瞑
勝聞之義臣之私憂過慮又有甚於此者　天地變
於　殿下殿下愛得不孝於天地乎況儀之
之有機誠源綱自今斥絕護邪之言杜絕交搆之路
邪之使敢以不好之語及於　天也者即何自可論以重輕

殿下亦宜恭為子職不廢問安毋怠視膳務尊 慈愛之情心重覆母子之如初則豈不足化爾怒而明新化孝所謂

切于臣覽奇首發斯此殺弟之議以自為主張為自己罪之個此如逐數者脩人猶走業得先殺之功嗚呼人臣之而是可忍耶臣愚以為 殿下敬全母子之恩並取三人殺弟之

物不必問中國然護後邪耶不得作而三綱五常昭然下所

見人之人怒責罷奉入承旨 明倫錄 桐溪集

逆特既先往江華密擢賊被實狀啟以上之自後有稱極之

自有觀指以逆言人莫敢言 日月錄

二十三日合啓鄭蘊忘君護逆之罪不可不討削其勳討逆

逆賊事 答曰鄭蘊之言兇悖不道其心所在有目測者錄

置之可也玉堂亦上劄 傳曰三司者主一時公議凡論事不

可以處惡有一毫輕重於其間也予見上年故頁相李德馨
陳劄別無大段而失語其時三司直請按法不遺餘力予
獨惟之令者鄭蘊之疏無君不道之說極其狠藉而僅
以安置科罪甚蔑君上護私黨甚矣 溪川日記
乎是其罰輕請責三司於是請依律定罪
二十日合啓應校李頤不以鹿邪兇險之人抗議庭請之
日前偽據論陰護逆臣請削黜 答曰以一賊蘊陳兇疏
之故不可波及至此 溪川
三月初三日秘密傳教鄭蘊拿問初五日頃敦寧李元翼
別教 答曰賊蘊之疏字字陰危非無君黨逆而何當此人
心不測之日不可不嚴鞫覆處 溪川
十七日軍資正丁好寬上疏優答鄭蘊以廣聖德事 呈疏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二十四日親鞫鄭蘊原情復任袁景隱柳燦李晫拿
問燦晫放送
七月初二日蘊更推鄭沆任進伯李徵進梁達海原情蘊
[illegible]
李元翼鄭昌衍上劄申救俞大靜安置
十四日碧山幼學宋興周疏請鄭沆宥鄭蘊以夾一國之
[illegible]
月初一日鎮學儒生鄭潔等疏請治宋興周護送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使政院招宋興周問爾等聽誰人指嗾而陳此凶疏興周對

曰人臣敢進言吾君者先數君可乎自古草野不顧身進言者未聞為某指喉云云兩司合啓請焚與周疏　蓋曰鷄肩極惡之蘊只定配而已亦無焚疏之裝兩司何為於蘊而尊故與周乎

居昌進士邢孝甲嘗受學於蘊連疏請殺之

正言吳長上疏救蘊被罪竄羅州

己卯十月幼學趙德謙儒閔潔等連疏請誅鄭蘊與高敬治吳長等大進寿黨論之罪

初主欲鞫問蘊頗相許自敵曰鄭蘊不過狂妄無他情不可鞫也主怒謂曰然則敬不鞫乎曰不可主曰然則不問乎曰不可且此非叛逆大罪姑徐之右相出仕後議之三司更請拯律令諸大臣雜議右相鄭昌衍敵說爭之原任李元翼沈喜

壽等皆以為不可罪時議亦益怒論以大逆又令館學士
上疏請罪大臣持之不得輒猶擬問然後復係至之七月復
庭蘊辭氣不亂忼慨嫺愈令安置切
僉鄭沆對獄惶怖失次既出進人謝之因憂恨發病死
丁好寬見其疏深自恨曰吾為罪人矣日縱飲不食死
呂卅孝貢李國亮疏請進賢相退邪相以永慶惟男許頊
應貢為四凶大來惟弘為二惡鄭蘊李溟宋興同為三賊光
論七臣

廢　母后處西宮

初辛友十二月主奉　大妃自昌德宮還後新門內慶運宮
欲仍留　大妃而狎還昌德宮大臣三司爭之久不允得啓之
論出於憲府正言鄭蘊啓曰近日合啓乃一国共公之論而

自上一向牢拒令日問安之行在人子所不可已之事而下民
喧傳此如何留不還之意也設或不幸留慶運宮歸葬坊新宮
之說出於下民臆度則臣當犯輦血頭穿裙泣諫死於
周門之外云云入啓不答 傳曰令此還御之擧實出於不
得已厥末來移事前後下教反覆丁寧正言鄭蘊乃敢以無
是不進之說瀆擾於輦邊之日不識事理維恣無忌之戍極爲
駭嘆爲州外
近侍府院君李好閔劄曰鄭蘊此啓明白剴切 殿下始以
問安之稱便又以不宜久寒爲教人君所居造化隨之冬過夏
適隨節取適臣等亦知 殿下此教出於必欲移御之意而外間
浪說又從而紛紜則臣不知趙言果無理不根乎且蘊之所
論亦臣等隨行而辭請者蘊既去則臣等亦何敢冒居也

明倫錄

蘊特除鏡班判官三司皆請還收不允

公時昌德宮重建告成移御未久有妖言以新宮不利於上還

御慶運宮而兩宮有間外間傳說多端李元翼亦陳列

之

癸丑獄李偉卿鄭造尹訒等始倡 毋后內作巫蠱外應并

毋道絕實之說 詳見上

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命以咀呪凶書二事作為一教書頒

布中外處刊

乙卯正月頒教中外畧曰近魁悍男初與永慶釀成戊申之

禍及其兇計不遂陰結羊甲友英等搆亂於外潛通應布金

蘭等作妖於內其大逆不道之狀雖可悉舉姑以咀呪凶書二

事言之云云予曾錄其現出咀呪物種及作妖日子以為備忘
親鞫時下于賓廳叅考諸賊之招則無來助合其謀害西宮
西殿之計極為兇慘諸賊伏辜之後餘孽猶且肆毒金蘭
義一等簡札交通內外破字秘辭陰詭莫測至圖密訴於唐
官以為逞兇嫁禍之地尤極痛心以此見之則咀呪之狀兇書
之事各人所供敗露無餘渠等雖窮兇極惡謀危宗社至
於此極而內人則予不忍盡律只賜其死其餘黨與置而
不問惻反之徒尚不自安遠外之人或未盡至是知用畧
拔前後供辭誕告中外云云明倫錄

僉李元翼見領敎歎曰此事關係倫常宗戚老臣如我者敢
惜一死無一言乎即擣短劄上之時光海棄大妃移御宮
德宮

二月初六日造訒等復入臺閣人心洶懼

劄畧曰臣數年以來蹔病退伏未嘗一叅鞠廳推鞫首末外

間說話全未得其詳昨年儒生請罪臺官之動撓　大妃者

竊聞朝議以爲臺官只言別處之事實無動撓之意至於經

筵之上亦不無此等話端臣始爲而疑終爲而止頃者該曹

將頒教事遂議臣意此事係是推鞫間曲折非病伏之臣所

能之故不敢有明立異今者流聞道路之衆首洶洶以爲因此

將延及於　大妃臣驚心墮膽不覺神魂飛越母逐不慈子

不可以不孝母子之間名位至大倫紀至重聖明之世安有

此等事倘朝廷果無此議則臣之輕信道聽先事強聒罪不

可逃乞治臣妄言之罪以定国人之疑臣以　先朝老臣忠不

及於鄭蘊事未先於李德馨負国欺君罪合萬死云云加九

日密劄十二月
又上劄密

答曰省劄深用驚痛不安于中不辭之尊奉百僚之朝謁無異前日則卿從何處得聞如此謊說形諸文字以駭衆聽宜直陳以對進史官南溟相問啓元初之再啓昨年臺官發論端之後國人之疑愈久未已近年以來數端之人布在臺官又將有頒教之舉臣心之大疑以此也道路之疑之疑亦以此也臣之侵劄實出於臣心非事以道聽之說而為之推誣一二外人而為自脫之計廢賤且羞為之況臣嘗劄大臣之後死不為此態也

答曰不孝是何等罪惡致疑於實臣之後死不為此態也

昧反信於金聽何待予反不如路人乎卿有所聞而期死不言予自何得聞於卿乎此也卿之美名必沽於異日予之惡名何時何洗乎供奉之礼自闕耶朝謁之礼有所耶臺諫之中抑有奉奏之事耶豈無可疑而卿有疑之予有所聞而卿

不答之心甚不寧廢寢食者數日御其直陳無隱以釋予罪無辜施德於小人且顧予一人咀呪況書皆出於諸賊之指揮而無非宮人之所為其間干涉於　大妃手義理不明那說橫生使知護道不知君上或以此事為無實云故予敢須教八方使知情狀矣卿乃兩朝元老朝議無異間而反為惟鞠育未全未得其詳有此疑況都下無識遠方愚賤之人乎此予之所以懼有此義而仍之皆料大臣先為辭疑之首而將予於不測之地又進史官問啓元翼三啓聖意昭如日星知臣虛妄之罪萬死難贖聖教至此豈敢擅地而入云云

別倫錄

乙卯正月十八日命招兩司下元翼疏啓仍傳曰予平日待李元翼甚厚而元翼無故進疏動撓人心予甚痛駭不

獨歸罪右於君上沽美名於異日而已一時侍從臺諫盡故之罪綱是為綱打盡之計賢相事業果如是乎無乃失老奸鬼之術做作完滿之言助助元翼使為比疏數上之仁弘上劄引呂后賜廟故事伸造詔旨之論以攘比之圖及光祖寄遞問已劄答則推翁之以七臣為攘用翼謂有進劄遞翻至大臣明正所答如青天白日豈有闇然小札徘徊語極時近衛聽輩之戚里之風云云

以仁弘之說為助辯勢遂熾造詔收叙褒論稍復行

吉元翼自壬子以後閉門不出至是上疏請子盡孝 慈殿

推恩則切主震怒遣使切責 申東陽所撰 清白堂記事

合啓請考元翼削奪官爵門外出送南以恭圍籬安置以懲

孝元翼也 答曰君臣大義又重皆知而賊蘊偶之於前完平

絕之於敵以不測之怨右橫加於君上恐不可以感戚鎮定

也

三月又請元翼遠竄

昭曰儒生安位號寿請李元翼南以巷訟陷君上之罪

答曰予平日事　大妃不寿遭宮中閔凶嫌疑待大臣不誠

發于古所無之惡名惟日夜自責何敢咎人

竄元翼于洪州以恭于松禾時元翼久在忠原常仰天太息

紀曰所遺外又不後自織葉席以自遣日月無

收是儒生洪茂績鄭澤留金寿誠寿相繼上疏訟元翼之

清謀鄭逵尹訒寿基諫論茂績等之罪並竄海島荷潭

[illegible]三十五人疏曰逵訒偉卿等之辭曰其可以国母待之乎

待不以国母待之則置　母后於何地

鄭澤雷等四十人疏曰造訒偉卿等凡有血氣者恥與同朝而
渠亦晃恩假氣自分雅客在覆載間未久而訒為掌令造
為修撰偉卿為翰林顧安知曩日　母后之怨未不發於今
日乎元翼所以汲之陳劄而不容少緩也
金孝誠等七人疏曰請亟斬造訒偉卿之頭以謝神人之憤
亟召李元翼　朝野記聞
鄭澤雷等竄南海與其母姜氏偕往歲餘姜氏沒哀毀表
明而沒父友鶴贈持平　陳谷集
柳希奮劄曰臣忝在近屬蒼澤隆洽見忌當路有甚眼釘
移怒所親先試於以恭次苟類削已迫臣身臣與以恭情
義相親輔車相依臣雖愚昧與禽獸異既見同志之酷被
移乙之禍而頑然堅坐枝烈焰之中俛首噤口恭俟焦爛

不亦悶乎明倫錄

生員鄭有道疏請誅南以恭趙慶起

監察崔公望疏請亟誅金孝誠以治侵犯恭聖王后

貴嬪君父之罪下明鄭逵尹訒李偉卿等爰君憂国之

誠亡

館學洪景舟一作景淳等疏請金孝誠極律又竄鄭澤雷洪

戒績南以恭

二月初九日傳曰大炮匠二十名官負卒頃来初十日為始連

二日大內東宮放炮事言于軍器寺政院啓曰撥勝百邪〻不

犯正聖德當陽自當消除炮拜未安只駭中外聽聞云〻

傳曰自內恭酌為之不須煩啓明倫錄

三月十七日傳曰移御後北門外大妃殿近處墻外四面造

設軍堡多定軍士嚴禁雜人且以昌德昌慶宮假衛將專數
慶運宮四面直宿
四月合啓請停兩宮繕修之命以濟倒懸之民　答曰繕
修之役初非大端而至於合啓何人主張邪論欲繫君上之
手足乎敢院啓以批旨未安　答曰今此繕修之事果如營
建法宮之役則人雖不言自上亦不至於不辨菽麥何必此時
強作不當爲之役乎人君所居不可專委一處脫有切迫可
移之事則其將何方於闕閣乎我国人心浮薄不諒事體
凡朝家一舉措必有主張過激之論者鼓其說恐動之兩司
例從而和之予素患心蟋国病轉劇發言悖謬皆安願政
院懲而勿啓　懲川
五月兩憲兩司以下輪回入直于慶運宮糾檢諸事諫院

啓請還收以重臺體　答曰輪直糾察有意存爲政院又啓其
未安　答曰事出故例豈拘常規
十八日正言李翼遵嫌畧曰世遠如流人愛其身滔滔因吉
爭戒伏焉聖上之不能優待而壓之於直宿之所者臣等之
自取也自聖上臨御以來于今八載未聞一開經筵講論治道
則宮妾宦官丁寒如何而聖下之屬豈止於千里哉宮闈不
不嚴內外締結而太阿之柄已倒私獻絡繹爭相慕效而民
生之困而其極其他雜效之病種種皆然至於無可奈何之
地且曰天命已定不啓人爲禍本已除別無可疑何必區區於
禁防之末而駭其瞻聆哉　傳曰宮闈不嚴太阿已倒袖手
傍觀無益救正者其指何人何而事乎問于李翼以啓回啓
曰宮闈不嚴私獻絡繹寺諸乃近日街巷之恒言云云更命

詳啓所聞處及指嗾之人回啓曰幸於戊申以觀光入京獨參、
李健元討賊之列至於寫狀以此爲時輩所許豈有受人指
嗾自犯於雷霆之下者哉　答曰非但陷君之罪而紙狼藉
至於已測之說是何等而既發之諱不爲直言殊無諫官
風采矣又令敢慢詳細問答回啓曰當今感嘆之中自上奇
[illegible]則不可指的爲誰某以欺臣心而罔聖殿下也
凝川日記

二十一日答玉堂劄曰老病之元翼疑似之以恭固請罷職
遠竄狐於[illegible]曲庇其罪罔上之罪深許以愛君之誠
至請出仕玉堂之萬君護黨[illegible]
二十二日又命李瀷[illegible]啓以連日[illegible]相話事極未
[illegible]　傳曰既教其端不爲明白指的其情亟測太何倒持內

外綽結更加嚴問以之若不實使當鞫其情因啓曰君臣之間上下截然卿假以鞫之道之盡言猶不敢盡其情況以曾君震之以鞫問則雖肯陷其覆轍自犯於雷霆之下況臣誠愚妄既不能效萬一之誠又啓將來為言責盡言者之戒臣之罪戾至此尤請加罪鉞以正臣罪

二十三日傳曰泛云成晚不為直擧使諸成卿皆不能自安矣太何例持乃為卓擧道之成事閔系社若果有如此之人則明驗實狀以正其不軌之罪不然則反坐之律灑不可免也豈可諉以諫官啓質不問使亂輩幸國家之無人跳踉而勝天乎會因嚴鞫得情

況此事關以言獲罪悲非聖世之事請與大臣三司熟議

委官領相辭職請考覈事更加商量他大臣處之
傳曰大造殿遮暗不便[illegible]雖欲修改[illegible]慶宮繕
修命下之後大臣同相繼引入極爲警心昌慶宮勿爲繕
修慶運宮傾頹更數日乃連動始後修理當生數月內還
[illegible]
二十五日憲府官員以直宿罷遞事玉當啓遞傳曰慶
運宮憲府入直[illegible]以兵曹[illegible]上總府[illegible]官入直雜
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仁義幼學趙汝騰疏曰今之數　慈聖者一則曰母道已絕二則
曰國有留絕之嫌天財人子言父母之過雜於閭巷小民有所
不敢而乃時發於吾君之前是以不敢衒聞巷小民者天吾
君不敢貿天罪不加身爵階華宮是吾國言藉遂有李元
翼之別[illegible]云　[illegible]不以老翼為老妄而不復有親於
殿下表奏則於御以後內言各處視膳久廢定省亦闕一
[illegible]甚難或未徹於前而耳目聞見不能無感於臣庶嗚
呼　大妃乃　殿下之慈母也寥寂曰宮與恩為怜隔雖天
日之月于慈其憂危心事血泣形影　先王之以　大妃
托殿下者必不敢如是而已乙夜之間　殿下之心亦豈無
惻然者乎不奉　大妃於一宮而恒罪元翼以為防口之地
是猶用湯而止沸也嗚呼九重天闕深供冕旒大小外間之

議何以知之其為臣子者所當遑遑汲汲知無不言大臣無納
誨之道三司有逢迎之心留時務日無一人語及時事為用彼大
臣三司敢伏願殿下留心於母子之情無感於奸邪之言尊
養慈敬以初別宜不足掩前失而明新化教
幼學申兩間疏輒請疏詳邪之首以雪神人之憤公議都事
金公浩疏請金芳誠趙穆等明示典刑之正倫紀幼學申汲請
去奸進賢
趙漢陶入政日主怒不下批漢待命於關門外晦日傳曰
自 祖宗朝慈殿各處別宮之時非一而況今 大妃供奉
宮闈無異前日宮中亦無鬼奸之變則爾所云者何意備
眼寺洞迎之無人留上宅疏侮慢君父乎必有喉臣奸上天
下地其罪以對漢入政院立庭下奮筆書對曰臣生晚世何

紅袍宗親曰制予兒童走卒皆以爲聖上殺御以避邪而
大地猶不避臣等愛君之誠只欲納吾君於無過之地而
已豈可聽人指嗾自犯雷霆之威哉天日在上臣不敢欺
此心況可欺以聖明乎此外無所言只決殺戮而已
傳曰所答未詳更問以啓漫又對曰別宮之事雖曰古有而
定省之間亦有曰制乎鬼奸之變大蛇二十柄連夜放火未知
爲何事也
漫始抱疏詣闕門外時邪說方張投完疏者相繼人始訝爲
見徒有一更竊見疏辭悚然驚曰此疏一入大禍隨至奸火
就死不其哀乎即與諸吏引入歇廳設席而坐之時嚴威或
揮進水漿或以扇搖環立嗟嘆及入對政院承旨李春元
和顏而言曰君其詳對無爲空死漫敬對故碗事而未知柄

數樓下適有一卒繳鮮曰二十柄再問之曰說者如墻壁至定
前之間亦有四同之語有一宦在傍出袋以此人必矣此命也
奈何者九則期色怡然以手伴業而已於是人莫測其意大
速呼而去者是今月間以七月五日下吏　傳曰此不非同
時者相問之事三前吏出嚴鞫得情曉者去官前自獻
州系禁杖不決名相推諉終不問坐經四年以年十二
月始判供曰如非病風之人豈可懲人指嗾自陷於不測之
禍故吏刑仍除以明年己未五月寬南海加杖縱
商度人呼憂　[illegible]
問都下事其人答曰自人上趙某抗疏極言人皆色之文
寺吳寺吾君見也其人下馬拜曰有子如此安敢不敬
死北城今為吏平相約曰若取一介於趙公則為無毋之人

[illegible]甚密而羅幸者或因公事出入必至漫家
[illegible]書紙[illegible]履[illegible]而入之陵刑時漫開目不
[illegible]秋畢閒[illegible]視之則執杖者[illegible]如流出門即裂衣以
[illegible]石無不嘖嘖俾[illegible]及反正首拜戶曹佐郎[illegible]
[illegible]之日

人記重[illegible]引見竭[illegible]內給藥物以療其疾 [illegible]明翁集

[illegible]子正[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婦正翁時年二十四呈驗之日政院[illegible]吏
[illegible]夫色危之公言語自若當路者指為朴承宗所嗾[illegible]獄
[illegible]官至[illegible]寧縣監 江原都事辛特贈大憲
[illegible]為童蒙教官時廢母論重發好徒方推隆鄭仁弘
[illegible]一世敬敞其手以斥其論其機甚秘人無敢言者[illegible]見
大司憲韓纘男發其陰計訟言責之纘男怒欲拘得言

根逮傳繫數月安置鏡城居一年卒恬軒集○愼已見上已刊

徵李

皮下

執義柳希亮以南以恭所啓降爲合啓事間見愼亮

獻納鄭遵答以恭不易容易議之正言黃中之凶已切不可怪

訟希亮又書簡道中白事非鄭遵之弟鄭獻納所可操縱而弛

張也黃正言仍不可之說尤可笑也云遵以此撥怒經筵傳

攻希亮亮及其兄希舊至此鄭遵梁冀實寃者極力說

仰希舊陳劾訟寃 答曰梁冀之比雖極可駭初不入啓懷又

自明何足與辯

自丙辰秋廢 大妃之論復熾以後遺諸臣爲注給先

又金寄後甫瞻肯相繼投疏鄭遵尹訒柳潚等分陳

又請寵不已明倫錄

時主敬廢　大妃追刑金悌男肆諸市大司憲理大司寇造
副提學浦等構捏欽等竄配　鄭甲益狀
八月慶尚道幼學徐甡等流諸邊用左相任賢討逆之言
於是兩司以徐消申欽韓浚謙朴東亮等七臣不同其律
許頊崔天健成泳等三賊未盡其律論啓　答曰許頊乃
先朝大臣朴東亮以　先后切親守陵子　先王崔天健其時
方在鉉長以計出送李弘老楊士瑞于外幾被弘老上章
文亂之初不無翊戴之誠徐消已為定配休論可矣他除人
並中遠自願付處韓應寅許筏事依啓　啓川
中敬韓浚謙朴東亮付處丁巳正月二十日有人投匿名書
于慶運宮不道之言極其狼藉且有勤奇　頃相奇　自殺　驅朴　刑兵朴承
宗　貴柳　文昌柳　祐奮　迎　大妃擧事之言主命招頌相及兵判設

啓以合盡心討賊因令扈衛宮城護運宮備外軍上二名拿
囚獄川

領相劉色退　答曰此乃射入于　大地發而未及親提也於
卿小無所干安心無勿辭再劄　答曰今此兇檄似非告變之
事而奸人所為卿若詳知則何不自發其人當此危急之日
身為首相受国厚恩徒以辭職為託逃避而已乎
文昌府院君柳希奮劄禁避而被兇書顯聞之兇
二十七日傳曰霍實聞既有約束後書之變而大臣則不為說
啓而逃避業府亦不為說古有施賞而購獲者出懸重賞
使告其賊可矣
答兵曹判書朴承宗劄曰卿連姻王室有何緋細之態駙
其似之子當作一序與驛罪君上之兇言如何如此逆徒之言勿

為引嫌　湛川已上并同

時許蔚使其徒金產溪投矢書於慶運宮使人發告其中外上之諸有不忠道者又為飛語曰此矢書意者某人會于三清洞而為之先諭趙希逸安置理山將起大獄主為之驚懼召三司大臣大將議之首相奇自獻曰此奸人家禍之計必無他爭之不得明曉遂以巫馬出城直抵江陵山寺卧不起主不能抑運遣承旨李弘胄召之自獻在江陵上劄極陳矢書之變自有為之者意實指蔚也主心亦稍解事遂寢

清白堂記事

時蔚射檄西宮將綱打一世士類目以三清結義即金溪之所居洞也光海方且鞠問乃集兵衛闕金溪洪瑞鳳金尚憲張維趙希逸共待拿命適奇自獻自鞠廳直向嶺東

疏斥鞫以此遂未知鞫且朴承宗李與爾瞻相軋欲殺鞫奸
以交爾瞻揭榜城門縣爵賞募能告者有武人閔仁佶秦與
[illegible]名知鞫事甚細乃疏陳其狀事得寢白軒集金堡論戍
二月初二日司諫閔仁佶秘密上疏以危機[illegible]師爲主所
[illegible]行司直許鞫知事成佑吉府院君柳希奮司僕正柳忠
[illegible]參判李再榮及第哥秀發活人署別坐李士星吏
文學曺孝元等並上秘密疏遂日來呈
初四日合啓閔仁佶密告之後相繼投疏有若相閔爭辯者
[illegible]相[illegible]復[illegible]斯政院不顧事體[illegible]不請罰[illegible]
之仁佶又倖緩引月明之秘疏連續入啓極爲非矣請敗
[illegible]職
初七日頭相創畧曰　先王朝有奸人以醫爲將欲竄[illegible]

東宮之人揚言凌辱將起大獄若大獄果起則將欲置聖
上於何地幸賴　先王明聖得免刑僻其奸人畏臣抵臣
哀乞之書有曰生成之恩庶生我者同今此奸人以臣為將見
劾誠為可怪癸丑年間臣任時以義州府尹事猶不得安身
而出來況今所避之言是何等罪名而恬不迴念乎數年前
有人赴京飛書動出其為計似巧而實則愚妄也今年則直
指臣性又以出給　待為言其言非特推搒而已云云在江陵上

幼學趙治琉請治奇自獻兼君負國臨難逃之罪又治三
司容護自獻含默不言之罪
許筠謏媒奇自獻為敵謀孟浪凡舛罪　大地間有紀極
至謂戮非　宣廟子取家人子養之宮中又謂徐應祥出入

宮中潛通外誣誅應祥 清白堂說事

十月許筠呈密疏金季男吳應鶴等五名拿鞫季男應鶴
形問壓沃金軫原情
左尹金閏疏曰許筠書于呂金軫愼男之魁急通于大尉
獲此嚴問則福在宗社云云
十月初五日幼學韓輔吉疏曰更陳危懇以明國事
十月初二日朴夢俊等疏請斬愼男妻 許氏與大人下嚴防請斬
俾不狼說國情於唐人
是冬柳希奮爲兵判不爲肅謝於西宮肅謝於不敬之
慈殿自希奮始 丁巳錄
朴夢俊等疏聖上以母子之恩不敢密 說於其間以請疏
下于禮曹其哀痛不自安之意溢於不言之表 堂上國

共公之說議曹安敢師當乎其力見三大臣力請收議百
僚以去禍根議曹之見甚合於理為大臣者所當極率廷
紳以舉義之事諭之凡貶削降黜之事自大臣行之而聖上
毫不于此以全私恩情礼之當然者也首相奇自獻退托不
決右相韓孝純媕婀顧望原任鄭昌衍托病不省事不答
一語此無非敵推於至上而渠等以免首事之計
李琦號頃日倡生八人連上血章大義已發不可中止自獻雖
有推諉之跡觀其待罪之辭尚有餘地可以責其扶鎮甫瞻
歷抵三家卧陳禍本不可不除之意可謂盡人臣之責推
柳希奮朴承宗非不知除禍根而一味退縮寂無一語臣
竊怪焉明倫錄
初八日幼學尹唯謙號頃年李慶全李覺義瞻舊教偈為

去禍根之論次合朴承宗柳希奮李甫瞻三家同心協力以濟國家之艱大事章集以異論橫肆使首發大論之殷全軍亦且懼禍及有退避之言上所依仗者大臣也奇自獻負責召之罪韓孝純有黨之跡 殿下容而不加辟者以其厚蒙國恩必除禍根而自效也後尋一載漫無一語被承宗希奮何所望而猶且坐觀成敗不與甫瞻協力討賊他日禍起蕭墻天地易位則渠輩猶全其族乎甫瞻粗知忠義方主討逆之議而猶且不討其根只討其末可謂社稷之臣哉 明倫錄

○右相韓孝純呈辭出江上甫瞻呈辭上牌拔皆視事○日日錄

十六日進上鄭陳疏略曰前日儒疏舉國家大計則不待批答政院大臣三司當爲請避太學儒生亦當連章而寂寥度日極爲寒心且李覺首倡去禍根之論李慶全不能無疑

獨李覺忠誠明然舊不顧身誓以一死直師請于柱警天令長
惡府請專委責成與大臣三司協力以安宗社
大惡李覺避嫌曰臣與鄭渾未嘗識面渾也何從知臣有何
許議論邊以首倡目之臣竊謂之事果係關宗社則一國大
小臣民義當死生以之說乎自僚高嶽鎮物則臣不如廟
堂大臣遭遇威除休戚與同則臣不如勳戚諸卿此外縉紳
中才器德業忠誠計慮論於臣為上者何限必以至愚極
陋孤寒疎遠之賤仰干天聽何意數　略刊
筠與甯瞻號哭無賴之人鄉曲丐兒日聚其門資衣食具
儒中服日進不道之疏李乾元韓輔吉等直斥　大妃號為
討逆自是筠閉門設醮手自具疏增損為文日六七上又令館
學生大闕請廢筠徒金閏元除入幕謀事是時韓孝純以

至死之年做尸氣餘魂取顏柱甫瞻之門得相識承望風旨
狗苟蠅營人謂是夫必行大事情白堂記事
諸賊日聚無賴子教以絕悖之辱極慘之說迭相進之愈往
愈甚而主視為當然容而納之然猶未決其廢黜之事者將
以相臣無可當其事者故也賊臣心知考他之可以奴使故
以議政之名假之以外而以其諸賊賢之內以其悍妻迫之
思翁設錄

十八日幼學鄭曉疏大論更敎朝廷左右常無一語請懲
召願右相以偏失疏示之速定宗社大計 凝川
十九日幼學李之皓疏請先治司諫南以俊正言金世濂
功遲之疏臨下請疏使之議處 北遷錄作李皓
嶺南幼學鄭潤 仁弘 近爲疏無聞廷臣之朝貴忙 大地私自懷

慨而出之者久矣臣敎解罷足入京闕兵刑柳希奮不爲爾
謝於 大妃一爲社稷貿一爲朝廷幸徼臣處事之道豈限
於而舊我今於覆試冒希司馬則窮擾故機之後決不謝
忌於處運宮定是非一時扶綱常於萬世伏願咨詢臣條
罷處運朝謝之擧
諫輔吉朴受儉薛求仁韓天挺等疏陳晉楊駿之誅也
張華請依漢城趙太后故事去太后之號而太朝貞陵之
事亦類於此今若依張華之議與國共廢之而聖上只以
私忌饋食問安俾終其天年
二十一日禮安幼學徐牧疏請亟下請停之疏決示在朝之
正議廣收群議速撤分朝之謁永與離絕或有橫議論
以大逆擬川

鄭譯朴愛後韓輔吉鄭簡李之皓鄭晚尹惟諫等疏九度
並封下禮曹
臨二十二日正言金世濂院啓竄黜禁以欲論吏佐黃德壽
簡通四目而以大論方張之日引慊避及離望擬之人欲
逞邪毒之心云云府則巧避請削奪
幼學徐義中號儒號已下大論方張而大臣推諉該曹
不肯擔當敢因事雷霆之變實爲大臣失職而發請以重
律治奇自敵鄭昌衍之罪以安宗社
合啓劾政院下儒號於該曹請直下廟堂速合大臣議處變
通
十一月二十二日合啓時大憲李覺大諫尹訒副學鄭造直
發廢黜之論張暎向人以威脅之曰從違之際死生判爲

公卿大臣惴惴無色儒生散人亦皆逃避主以諸疏封下政府

清白堂

舍人柳忠立以封下儒疏九度初聲昏時往傳領相奇自獻自獻曰今已日暮臣先獻議往傳于右相即往右相韓孝純處則答曰方在呈告中請神脊憤不敢開見又以此意回報于領相則贅城蓬萊皆在大臣之列今即廳往議左相設不可不謄送一本 明倫錄

二十三日領相奇自獻劄曰臣本無學識適會之人備員政府臣若主張遷吏處之國史記之曰某也擅處之云則非但得罪於高世公議亦必為聖朝之羞矣前日甚諫只為合處之論亦未免削職今若此事而日後或有請罪臣等者則雖聖慈必不得恕之況今領府事李恒福左相鄭仁弘

[illegible]右相韓孝純呈病有日獨
臣在京如此莫重莫大之事獨自善處自癸丑年間諸大
臣啓辭臣亦隨參不可前後異議也頃年李元翼被譴以
三司爲朝廷之無此心元翼老悖妄言敗聖上於惡名於
故元翼雖庚子盡忠於殿下之人而猶且不免得罪以去中
外皆言聖上有虞舜之行莫不欽仰諸疏之意見之則臣
隨曾參癸丑啓辭臣乃負罪之人忝叨相識今已四年秘
爲未安曾見大學衍義張九齡嘗爲樹時有不敢奉詔
之語眞德秀義之妄意敎故九齡嘗曰百官書臣字前拜
若易之則是敎人以逆也臣之罪至於毛大諸疏汗漫
雖不能詳記茲實無前之事攜惶罔措不知何以處之然
後乃可以服人心而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如姜氏武后事來

知其果一一相類而晉常時楊太后賜似是妄發皆可擬
議聖明之世乎昔張華以為宜處別宮以全終始此則只
如前日各處之論而已王晃壽專主廢之朱熹綱目所纂
之言書之其後果有五胡亂華之事大學衍義曰董養浩
大學升堂數曰朝廷逮明堂將何為乎天人之理既滅大
亂將至矣真德秀論曰至於母后亦罹廢無乃其甚乎天
人之理於是掃滅坎識者所以知大亂之將作也云云今
不可援而為例明矣張后則朱熹以李南国之殺特書而顏
真卿則甫宗朝貶蓬萊長史代宗初除移州不拜其時固
未嘗還朝而贊弑之也楊綰傳亦無言及張后之事未知坎
言出於何書也閻后始為殺弟之母中為廢帝立北鄉侯終
為北鄉侯薨又欲立他人其兇慘而至坎資治通鑑取閻

舉謂李郃之言而書之曰昔瞍瞍常殺敬舜、事之愈
勤鄭武姜謀殺張公莊誓之黃泉蔡始皇惡失行父而
滿絕底未考叔焦第之言復終子書道傳美之令諸閹
新誅太后尚在雉宮苦悲悲失疾一朝不虞主上將何以
松天下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宮幸朝聲臣廷覲如旧以壓
天心以答人望郃即陳之上疏明年順帝朝之云其時周
舉之言非但不罪又能從之其亦可尚也已陳瑾太亟之
語亦是不為之意也如神德之事身後以空言處置之
事令則每年寒食祭之亦非今日可擬之事況令諸疏結
語多在天朝自壬辰後我国凡事天朝無不朝管況石
星丁應泰趙楫李成梁輩黨必有存者若聞我国有
事則不無意外之患恐有詰問之一歟則大抵其臣所

憂同畧天朝之人志敬無窮若彙此秘瑣不可以數方物為廷也若或有董蒼真德秀之言者則可不懼矣其曰答禮部其曰告天子者正似賠睡席之尾而生事於無事之中也伏願臨事而懼深思熟計為以此日之所見言之推誘者非猶臣而已也若臣說虛妄雖加黜戮亦疏不辭諸大臣其殺曰在家不知廣收建議必有為國家獻善策者今二十二日自夜達晝連有大雷之變當此六陰既極雷起之時如是敬之後時大雪則災異之甚近古所無臣未知將何以應云云 明倫錄

向使金閶李芝說聚嶺湖無賴之徒偽為儒生相繼投流先去禍本少治首相容讓逆首之罪群說紛紜自獻不蝕且過偶發收說之論 明倫錄

劾學宋永緒疏曰何所圖大臣反怨遷就之心疏劾之辭極其危詭其曰專輒不道所指甚密專輒之輒尚好暗比於衛輒集前敵侵李甫瞻則呈單自得賢者黨諸民且甫瞻之語敵侵許筠則逃去之劄有何許人如許之辭此渠平生使倆而今則乃侵及於君上及儒疏及政院則不為出令聚會百官而乃敢先自獻說窮惟自敵平生惟以負君輩国為務　祖宗先王橫彼惡名則不敢快喪其誣鬼書投矢妖變將薄則起去為自免之計西宮告日殿皆不赴則狐往朝賀即令大論之敎一味退托斬頭暴尸猶未快也

劾學金廷亮疏曰何不招李甫瞻李覺許筠李慶全任就正等五臣以定大議云云

幼學李樹疏柳希奮朴承宗當此大論之發無一言極為寒心請嚴二臣合議除禍

幼學金瑞龍李槩韓輔吉等疏或請西宮兩人廢為庶人黜送門外或請絶朝賀請罪領右相云

二十五日儒學儒生金尚夏等疏論　大妃十罪請貶降尊號撤去合朝侍衛貢獻以祛禍本以治奇自獻容護逆首之罪　答曰省疏足見為国誠予甚不幸遭變至此不忍聞不知所為大臣雖陳所懷休煩可矣（翁年譜趙川舍錄）

李來緒李槩金瑞龍等號封下政院頗相劄子封下三司並堂劄請亟禁自獻完劄以絶後人之起禽政府即廳夾劄於政府（趙川）

以謙庭請之論發於柳希奮出仕五六之後蓋大北猶畏

科條條之立異累年不發者乃決於希舊之一去能打
條

大憲李覺大諫尹洙合啓畧奇自獻負通天罪惡而
尚叨揆首之席敢倡不道不法之言煽惑群聽沮遏大義
甘心左袒妄懷反面其意忘宗社負君父之罪不可不依
律正刑姑先絶島圍籍安置以快神人之憤

玉堂劄奇自獻快從公論事

奇自獻議仍坐政府會宗戚文武百官議未竟三
司論自獻忘君護逆之罪請姑先安置自獻見吏敎而
故坐收覽百僚之議數日廷臣若有數輩執正論者擬
此可以直陳群情之不同冀回天心如金尚容一隊亦不能
抗義也耶宗戚儀賓與国同休戚之人亦何時好矣遂

廟堂而出清白堂記事

時百官收議百官前啣並九百三十餘人宗室一百七十餘人平昌都正萬壽楊川君鳳壽濟川令麟壽茂林君善渭雲城君緒男灵山君禮渭豊海君潛仁城君珙順寧君景儉分兵曹參判李成吉分兵設朴思爵司膳主簿成脩前持平洪堯儉典籍申忱知樞趙興男檢詳南宮檄前正郎鄭鑑前縣令鄭欽繕工真長安泓判官呂應周佐郎鄭大客前參奉鄭大秀主簿趙正純侍直金守寬司果李惟軍嚴正姜璘內果洪傑司勇鄭承遣李溫生李惟怒金元男縣監辛宗迪判官安滌縣監李雲根教官金暈司贍副正柳敞成均博士黃尚謙副司果朴奇男別官權聆司藝朴守緒縣監盧望海李楊林李

休李德淳叅軍李文蕙監察申粹一金陳副司果元悰
梁弘曲藉李昌廷學正權濬判官尹興忠叅奉李受龍
學正朴瑨吳瞻監察金光翼辛頊柳景瓚金大河鄭敏
求姜弘達李斗男趙亨男李慶百副護軍黃裕中黃
敬中許完韓恒吉行司果趙誼金允信趙希輔鄭蒙訓
導李續習讀表廷甫表承李訓鍊中軍元守身司僕金
穎男劉廷生田得雨尹景祺李麥雲洪奇男具仁慶朴
蘭英金元福李應星議或言不可共戴連從公論或言亟
定大計以嚴討逆或言亟除禍根以安宗社收議中亮言
議言多不採
只舉其槩
李憲大憲大諫尹訒執義林健司諫南以俊掌令韓
泳姜燈持平鄭良胤金曦敵納遭梗立正言李江朴宗

宜議盡於合司之論無容更議惟在廟堂速處
禮曹正卿蔡謙吉議禍本尚在人理晦塞異議橫生
大義泯滅數其罪惡告諸太廟急先務也
行司直許筠左尹金閏謀害我君即吾深讎〻而北面拜
之痛號甚爲草野血疏依坎施行
行都承旨韓續男右承旨李昌尊左副承旨金質幹
諸疏畢陳拆裏以行惟在廟堂
右副承旨朴鼎吉同副承旨柳白大斯明大義倡公
論以安宗社
直提學李益燁校理李埈李耆尚恒鄭遵修撰辛光業
南渭羽尹聖任徐国祥博士趙裕善拆裏情恩義輕重
有所處

司長崔應夏奉事具海鄭克由別提金亨胤奉事金德
善連定大計武弟李仁憲大論大晩
禮曹正郎崔護當初西宮作至蹤外應逆謀曾在常布
出位抗章況今朝野同辭豈敢異議文學韓曉與藉韓昭
曾在布帛抗章討逆爲兇人嚴惺所構陷俱被得罪請
斬不已幾死而生秋毫皆聖恩區區一念斬〻無他
前司藝朴弘道曾於癸丑秋冒大諫舊身討逆今於此論
豈敢異之廟堂明大義安宗社
徐知鄭造曾於癸丑妄陳各處之論孟以西宮陰吾潛
謀極兇凶條實一國臣民之離云〻
李偉卿前在布衣已陳短疏處君寸血雖遭洪戈猶可
斷頸之請尚且輪囷云〻

檢閱李必達李藏待罪史局敢不直筆敵議快從正論
掌樂正李弘燁曾在帝布敢奮大義
軍器副正鄭文振已陳疏章宣有異論
判尹尹銑柳希敏德陽都正忠胤蓬萊君炯胤綾原君
甫慶平君坊慶昌君坍興安君塤文城公健君宋碩祚
護軍尹嗜猷前判官金汝純鄭吾鄭天憲輔德裴大
大維檢閱安應老判校李綏祿刑訟鄭逵左賢參閱
愛龍說書李慕邴文正守沈之清分兵曹正郎李宗彥
參常主簿李再榮李元燁李大燁兼說書任興俊奉教
升宗胤具孟煖待教李慶益金紫頁司正崔鉄堅工議
張自好參奉李簡李英金緩任麒岭郡守李彥直副正
李賢副司直崔棣司僕直李憺文慶弘金廷幹權克正金

雲成李廷生前縣監李德純郡守韓詞判官李德言禮
曹佐郎定韓国海慎君李希岭行護軍柳止信前正許
徵府使曹明勛司果趙錫明判官金汝純部參奉具玹
縣監閔汝賢李慶滉部守安宗吉李安民判官洪屯
權元燮主簿南燧判官李崇元洗馬柳時立別提尹衡
佐司禦慎守乙平市令李文顯葉府經歷鄭際直長李
翼內贍正琴忭別提李慶後監役成昌烈主簿閔對直
長崔元佑典籍蔡承先學正李惟一縣令金藻主簿
朴恒吉縣監柳德民趙孝元相礼李時立刑曹佐郎李
元興直講鄭大海別座沈淑別提任光後主簿李應詰
判官李滿主簿鄭宗吉奉事柳汝惺兵曹佐郎金友
益僉正趙淄韓行司果鄭震哲司勇金孝信尹仁男

元裕男柳承瑞僉知韓濈柳璜教官李聖錫鄭應運
議或云大論已敎何敢異議或云肇國公論豈有他意或
云豈後章布
前縣監柳好元哨官申大枝主簿李應喆直長南宮格朴
璨奉事趙鐸參奉鄭文晦監役任錫後通礼梁克逸相禮
鄭維藩軍器主簿尹昕分兵佐朴愼
禮曹判書李甫瞻議有臣子不共戴天之大義有聖上終
始保全之私恩拆裏諸疏唯在廟堂
永川君瑜蓬山君鄭象哲漢山君趙振行同知柳潤行司
直趙有道漢川君趙挺韓平君李慶全右參贊李冲直講
柳珖司勇金應河副護軍南理刑參趙国弼礼賓正琴
愷承旨俞大建司正全有馨副學李好信禮議李命男

漢興君趙公瑾知事韓希吉金興君李時言直講閔馥
前司諫趙適同樞朴昌賢別座李誠元學諭趙希逸前察
監黃恪宋文吉監役洪友直副護軍李文葛前都事閔
震元縣監鄭惠行僉使李孝彥判官金倪奉事朴瞻湖
衛李平亨奉事李師閔內贍正李辯臣主簿金延慶訓
鍊正李忠善副正李友信許廷式兵曹佐郎成以敏司
果李淑宋義壽護軍韓續男僉正柳船主簿申得一
慶運禮正安璥濟用正李時植別提金守正監察李采式
朴楫鄭應星司膳正尹紹監察金宗振主簿金德望
刑曹正郎洪汝一安崇憲司猛李煜許詳申琢元秀男
主簿朴守誼戶曹正郎金適僕刑柳希安司僕正黃
益中別坐黃湜都事李國衡主簿李卓直長韓汝賢

爲大首主簿係宗廟社安國奉事申從謹參奉長潛部
事閔震元禮曹正郎安徵奉事申植參奉李裕後主簿
金鏶奉事李敏鄭文升眞長崔應斗刑正羅訒或曰事
係宗社廟堂處置或曰大論已發惟在廟堂或云諸疏
已盡廟堂善處 活人別提李士星直長李師曾 社稷令顏行護軍李得元
奉常僉正車雲輅主簿李植參奉李緒海司果任瑋
行司直成時潤承旨韓懷玗朝廷量處以安社稷
行司果黃廷祿 兵佐李用晉申晸左相鄭仁弘讀書林
下著龜賢相召問定議柳希奮必得鄭仁弘一言廢可處
大變而類群議判敦寧閔馨男大臣之中不無林下讀
書之人博考前史十分商確善處人倫之變無使君父被
議於百世之後

朴承宗往年申景憘供辭有必殺朴承宗等語幸賴聖
明置而不問身首得全秋毫皆上恩恩意宜以諸流下詢
在外時任大臣處而之
右相韓孝純朝議已定惟當裁處得宜以盡處變
校理鄭洽人臣之義莫大討逆吾處之道臣日望之
右尹李瑗正論方激依規施行
慶陽君李士恭儒疏廷議既無異同然長沙處
行護軍呂烟吉大論既發處變之道在所不已
正郎李涇此在廟堂所處不宜仰煩聖聽
雖後李之憂恩輕義重從重似當
年常主簿康文璽天何其戴人可得誅
祐吉李善復大論既發處置得宜

司果李侍事係宗社發見無他
司果俞弘輔只知有宗社殺下而已
驪後徐晫吳瑞影徽號撤分司
副司果尹顯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大臣豈可取誅如作金
道傍
守門將宋逸民臣民憤極
柳慶宗大義所在私恩有不可顧而事係重大必須具出
聞天朝處置似為宜當
以上并邪論間多寃言悖說不盡載錄
朴弘耆廟堂大臣考往牒之事和今日之為衆盡處變
道俾無後日之議
吏佐韓王黃德符保全私恩在聖上處變大義在臣子拜

裏群議終始善處以盡臣子之道在於朝廷
講士夢應大臣每以汉議為事有為推諉大臣當事處決
之意必在朝以爰問執言遂至[illegible]
行司果李應星廟堂三司處之為是
禮曹佐郎柳淵承文正字柳濮下有不共之義上有顧私
恩之情昧在廟堂
科目興為国之誠自倍於廟堂廣收建議而處
判決事朴慶新聖上有不敢聞之教不曾再三第大論已
發雖在殿下亦不得自出矣
司果趙國賓持國是者皆知義理知義理則不難處
也
宗簿正俞瓘国是靡定博考善處

判書徐消事係宗社安危則為臣之義所當死生以之況
如愚劣猥蒙聖恩為国之誠糜粉不識但素無知識病
廢已久惟在公卿廣議處之
慶南君李必榮国家不幸誠值此無前之大變惟在諸大臣
廣考經史廣採公議熟議處善
驪陽君閔仁伯憂國憂国之誠不後他人惟在廟堂善處
行護軍鄭文孚 行司果尹安國天下之事莫難於處變之
道審恩義之輕重惟在廟堂酌處
參判曺偉大臣備位廟堂大事之斷惟在廟堂一心商確務
盡處變之道
張晩金澄尹毅立烏川君鞫全有亨崔瓘兵參李德潤
參議鄭岦判書金尚容李時發分承旨閔汝任司直柳

未詢尹暉朴家吉李光庭知事盧懷行司直鄭鳳瑞曹
參尹壽民注書李晉英[illegible]
先城副守信元莫重莫大之事非崇儒後見所敢啓啄廟
堂將考吉處或曰莫重莫大之事惟在廟堂熟講善處
副率曹寶久拆衷愛斷惟在廟堂
分兵曹參判李止男通禮金偉男司果金衍男通德同生
前判官李男之喪時未瀕飲稍神慌辭不知所言廟堂善
處無容別議
司果姜濬立殿階判是非臺諫之責坐廟堂論可否大
臣之任而互相推諉久而未斷固非微臣所容敢啄莫重
莫大舉朝難處之事直陳依臺諫大臣之議從長而處
嗣嵩尉尹新之達城尉徐景霌錦陽尉朴瀰儀賓不敢

敵議獨在唯朝廷熟議晉安尉柳暖以善察金克鎮儀賓不
得與聞苟有所知孰敢不盡吉城尉權大任年少不學不敢
敵議
祈衡李楹嘉善文希聖祈衡具仁垣行司勇李曙無識武
夫不敢容議廟堂得宜善處
綾海君具瑛同敦寧金克孝疾病昏耗不得敵議
功成君植精神昏迷未能省察廟堂博採公議
同知金玄成非衰耗昏庸之人所可容議
副司直許昕非老耗之人所可容喙
行司直朴彝叙罪廢屍伏疾病泥痼不敢容議
前直講朴簪蒙學小生安敢妄議
漢陰君俔判敦寧朴安世病劇重死不敢有議

武兼具宏申璟璣宣傳官申景沂行司果柳琳劉要龍
李景胤朴鍾李訥金應緘行僉知李惟誠護軍尹應三吳
定邦高敬民宣傳官柳坡軍器主簿吒怡林英無識武夫
不敢啓議
判極李廷龜席藁祕室恭俟嚴譴不敢偃然獻議
分承旨睦長欽工曹正郎朴遷司憲洪振道司果尹復之
司宰正宋元訒典籍李志定縣監李景嚴趙稷具仁基與
籍姜弘重承文權知朴遷兵曹佐郎曹佶監役李敏
樹敎官鄭彦訥刑曹正郎申得淵軍資正柳孝立司直
閔誠副司正鄭孝誠礪原正世憲北部主簿李時白承
文正字韓惟翔韓允謙舍人柳忠立刑曹正郎之此事重
大非小官所可啓議廟堂善處

金蓋國之安大計開敵之宮安敢容喙大臣動量善處
輔德鄭光廣敬工佐李明漢韓昌君李慶昭莫重之事
微末廢官不敢獻議
司果沈諱承文正洪憲此事重大有非小官所可容議廟
堂更加愼重能盡處變
吏參柳愛寅莫大處變何敢容喙嘗聞朝廷有三相臣堂
諫侍從所合之宜而處之
四山監役尹衡俊所事在拙仕松栢而已朝廷大議不敢與
爲聖上善處
福川君吳百齡莫重莫大廟堂竭力善處
西平君壎意常言語曲直況国家莫重大論何敢望妄議
考諸經史詢于元老千載之後俾無異議惟在廟堂

工判李尚毅人倫之變自古所難聖孝出天超越百王敬
仰聖德不敢容議廟堂博考前史熟講審處
究竟着此事須就義理上十分講究所言只此都在廟堂
善處
護軍閔聖徵徵審恩之輕重盡處之攷道廟堂處置
得宜
司正吳翰國家大計非微末小官所可容議聖明俯察
得中之策務盡處變之道
刑曹正郎權佶事係莫大非蒙學淺見所敢輕議惟
當詳延于宿德老臣廣詢于博學鴻儒據禮考經熟講
明辨終始慎厥與爲
工曹正郎吳允諧處常易變之難廟堂博考傳記商量

善慶

司贍奉事閔宣哲聖考臣忠義兩盡而已

司果南以雄以吾君之誠孝遺此無前之變惟在廟堂善慶

奚逢以正論褒賞人有前佐郎趙国賓正言金瓚監察尹衡僉判書李廷邑李時彦君尹昉前監司吳允謙宋英耆主簿鄭昌温奉常參奉金地粹惟非常之人能盡非常之道廟堂善慶蟻忠小臣死不敢吝吹

特李恒福疾食於東閣不預朝廷者已五載忽大雷慨乎恒福隱然曰天其戒告之矣頃之樞府郎經歷李士遇來收訟恒福方病扶起舊筆曰臣以八月初九日重得中風身雖不死精力乃脫瞻天望雲分死自決今至半歲尚在床褥以千公事勢難仰對此則国家大事餘命未絕何敢以病為辭默

然而已乎不審誰爲殺下劉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堯舜不陳
於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後井塗廩危道
極矣號泣惡慕而不見其有逆誠心又雖不慈少不可以
不孝故曾以之義乎無讐無之義況爲陰乎妻者是爲白
也母誠孝之重矣爲有間也今方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
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爲至於紅纓之下況爲今之道體
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爲慈夏日之望也設
至聞者爲之髮豎或有泣下者邸吏錄公議至手戟不能
下筆 日次集北遷錄

司果鄭弘翼 鄭孝胥之 鄭休所 議曰右昔帝王遭人倫之變者無
如虞舜而能盡處變之道者亦莫如舜當其嚚母煽禍欲
害者舜百計而舜裝爲子職而已馴致烝烝之美此其

所以為人倫之至也惟我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振舜舉臣民咸仰錫類之至化不遺幸遭值人倫之變群臣佐下風莫不能稽襄聖孝齊美帝舜乃議此無前之事臣等感為伏願聖明遠法虞舜極盡孝誠兩宮之間和氣藹然則一國臣庶咸固於仁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明倫錄○孫島圖羅

軍器寺正金德誠引春秋及禮記假妻白母之說草累百言及見李恒福收議歎曰吾欲言者纂相已盡之無足更贅且當國大臣畢陳而俞樊之吾言有何益古人有請與范仲淹同貶之事是足一死矣遂獻議曰臣之一尼愛君之心非李恒福鄭弘翼同也明宣祖年譜　北遷錄

金清風君金權祝之議曰精神鎮錯眩暈不省如此大事何敢

極論但約君無過微臣受君之重誠終始全恩聖上慶受之大德千載之後其辭並稱是遂之理 明倫錄 初配江界

後四年而卒

司馬李慎儀論曰今此文論仁義容喙第念書必有忍有功事濟必容德乃大凡事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是故凡天下巨細論議必須先察人情天理然後是非可得以知之蓋人情而悅處則是天理常然之極人情不悅處則天理不當然之極也今於莫重莫大至為難處之事如無恰人情天理而率爾行之則是天不容忍也其關係極重且大不可不慎也諺曰覆水難收破甑不補今若朝廷論議萬有一失則後雖悔之其能益乎大抵人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人心不順則天理亦不順伏願

熟察天人之理快從其人情之順服天理之當然則大舜乾坤復有今日矣惟我聖上體大舜之心而行大舜之道則神人之喜忭曷勝言喻高孤卿蔭官一發此言固知當誅受釁西朝天恩罔極安敢括囊自保而辜聖上哉頁不知緘口則生掉舌則死國是紛紜不忍含嘿明倫疏。初配會寧三年移謫吳陽四年

司果權士恭議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變處難常道人皆可論至於變則非体道不足以與此況肉食大臣謀之於廟堂則非么麽小臣所可得而妄議也第人君處事當法聖人漢唐以下事則不足法也古之聖人遭人倫之變不失其為聖人者以其處之得其道者也所謂得其道者亦曰盡其天理之當然而不害於時中之宜也今日之事朝廷反覆商

確參諸古今酌其輕重處之務合於天理宜於人情無一
毫之未盡然後可以無憾於今日有辭於後世同符於古聖
人處變之道而不為後世任情肆意之故美熟講而審處
正字金知粹立異曰惟非常之人能盡非常之道廟堂若
羸弱乳小臣死不敢啓喙 流慶源
僉知吳允謙議曰今日處變能盡其道然後可以有辭於
天下無愧於後世也伏願廟堂求古聖人能盡處變之道
者而為法使聖孝益大聖德益隆 上全
仁城君茂林君及甫瞻夢龍趙挺宋錫慶任堯尹耀壽數
十人主廢黜之論金權鄭弘翼金德諴李愼儀權土恭
壽執正論義昌君鄭昌衍李廷龜尹昉開門不出申翊
聖亦以病不獻議如李光庭權昉等平居大言者輩皆

互相依阿推諉不直識者无恥之柳根知事將發托呂省墳卧槐山不起而光庭沐浴出去蒼黃馳還迺竟參議物論唾鄙之清白堂記事

黃命

任叔英聞爾瞻廣收其議以為箝制網打之計莫數百言有曰自上以此大事問于群下而不知其不可者古盖於奸臣蒙蔽而亦未及行此事故也事成之日自上若見　慈殿蒼黃罔措之容掩淚出宮之狀自不覺其下堂奔扶失聲痛哭將誅戮獻議之不暇豈忍為是事哉　疎庵言行錄

時吳定邦敏對言臣武夫只讀史畧初卷烝烝又不格每一句聞者壯之　昆侖集

時鄭弘翼月夜徹步於庭以杖擊地曰明朝之立異於此論

者吳允謙乎金尚容乎誰能與我同事秋陣年諸

前都事閔桓議曰處變之道當如聖人此外何議日記聞

戶曹佐郎金尚容議莫重莫大之事非微末郎官所可容

議但於處變之道克盡其道者臣子愛君之至情也日記

禮賓主簿鄭思溫彝倫至重大義昭明重綱倫明義盡

處變盡道日記聞

護副軍李時彦此是莫重莫大之事國雖容議大則餘

生皆耗已極區區抵死一念只是愛君之誠人臣愛君當以

其道惟願聖明博考經史廣詢臣憐處盡其宜不勝幸

甚日記朝野記聞作金知

前正郎李文蕡前判官李文蕡議為臣之道唯義而已

極盡處變其在廟堂日記聞

二十六日生員陳好善疏請嚴鞫自獻得實而收議是論之人挾招所引黨逆之輩先爲誅竄乃斬李恒福

幼學韓天挺疏請斬自獻梟示

合司臣奇自獻事三啓玉堂再劄　答曰不幸遭此大變深用憂悶此時豈可治大臣之罪但大臣被論勢難出仕當此憂危之時相職不可久曠遞差又答玉堂劄曰如是論執罷職合司逐日〻三啓令削爵門黜又令付處

二十七日幼學金廷良疏請敦諭韓孝純若不赴召則兆其奇自獻同斬廷良一作廷亮

二十八幼學鄭忠立疏圍籬世謙於極變亟行庭請之事

生員中瑞廷等疏亟卜賢相以定國是

幼學鄭之問疏西宮厭勝先后乃殿下之仇函召右相以
究大局
進士金以一等疏快從公論昭奬大義
生員宣世徵請李恒福亟加罷訊得情以定国是
幼學崔晟疏請先斬崔慶祉鄭蘊等次誅金巨謙聽婦翁
柳希毅指嗾作孽正論奇自獻李恒福忘君負国之罪
二十九日幼學朴安胤疏國家安定大計及錄勳公明事
生員郭有道疏亟誅李恒福之頭以懲不忠之臣圍籬世
濂於極邊再疏
三十日生員吕後望等疏將以逆變曲曲折呈文禮部則
請先斬讓本失對者並戮前後黨逆者再疏
幼學李杜李榮之尹任韓輔吉生員池成昌進士金以一

生員鄭希立幼學朴葦金鐸朴俊英金廷啓等與鉉吉
疏畧同
進士金鉉吉等疏請亟斬護逆之黨
生員李弘調疏請改卜他相急速議處仍斬自獻
十二月初一日幼學李偉疏凶奇乃宗社之賊人臣不可共
戴一天而柳希奮以肺腑之親乃與崔瓘聯騎往訪還路
墜馬兩人皆傷其忌君護逆之心極爲痛惡請下嚴旨戒
勿更通以全其家李恒福亟正刑以絶禍根再疏
合啓堂劄　答曰試觀今日之事終始異辭反覆惟誘不爲
擔當但欲掠美者豈獨奇自獻哉圍籬則過重休煩
幼學楊時益疏亟正柳希奮發指揮世濂之罪再疏
初二日新榜進士閔悰疏請亟敗損西宮罪世濂自獻恒福

又懲柳希敏指唆生梗朴自凝托病規避金昕李注身為
臺諫不陳大論輕先甫拜枚西宮之罪
幼學宋永緒疏連斬自敵亟卜他相柳夏寅收議反覆含
糊請先竄殛以戒其僚
新榜進士尹惟謙疏請殛自敵仍治柳忠立不率堂下百
僚元行身沮遏將卒欲疏之罪
南部東部坊民老人辛仁李鳳壽疏請亟定大計
時右尹金閏勒教坊民大將李時言調聚軍兵一時投疏
上以示象於主脳以擧国不謀同辭下以示威於朝臣承
其風旨無敢議者東里小說
坊民耆老者稍二[illegible]上去閏因其妻李西或有賣宅遠遁
者清白堂記事

自是以後儒生朝官坊民樂師別武士三醫司書吏旗牌官畫員各色人等連日四五疏

朝野記聞 [illegible] 李蒙 [illegible] 等 憲府 [illegible] 正金文振 司驛正金慶生等宣傳官中樞等南部老人金忠壽西部老人金忠壽 坊民李凱北部坊民許平中部老人金忠壽西部老人金忠壽 [illegible] 等訓鍊都監員金春等二千餘名 [illegible] 崔春起典籍監正 判景邦等書吏金好誠等律學校授金千壽 [illegible] 尹慶尚 司書吏崔得龍同知黃允敬內需司別坐韓德良 [illegible] 司僕良 應立前司果宋英祚兩林翻田得春忠民王簡趙汝楷 [illegible] 官金健政府書吏朴彥 [illegible] 朴弘憲前司果黃珀行司勇 張礼忠行司果李祥童 [illegible] 官李景良書員金忠信訓鍊習 讀李 [illegible] 司果 [illegible] 振 [illegible] 田 [illegible] 樂師林 [illegible] 武士 [illegible] 安 [illegible] 樂事金 [illegible] 行司正李汝諧 [illegible] 官張應 [illegible] 等

幼學李国光徐義中疏討逆事

幼學黃建 [illegible] 疏討 [illegible] 敵韓孝純金世濂李恒福朴弘 [illegible] 閔

舊男鄭弘 [illegible] 等亟從三司之請

幼學朴極號請斬权謙要議人

初四日順寧君號都堂會議未及入參行罪事

茂林君善亂亟召退在賢相以定国是

幼學尹魯疏討逆事

初五日合司三啓自敵之罪出於自作以其罪〻之非初重推之事而聖上偏於私眷一向穿拒圖籍亦示未勘豈可付處而止哉　答曰付處圖置同是流配不須仍論 明倫疏

初六日朝官三品以下東西班文武蔭官因政府分付會議都堂書單以呈

進士郭纓疏請治崑黨護逆之罪兼治大臣臺諫遲緩討逆之罪

館學儒生鄭麒壽疏請斬奇自敵李恒福鄭弘翼等

再疏李恒福鄭弘翼無異於自敵三司昨當死請而舍

嘿度日尚稽誅殛請先治遂忠討逆之罪仍斬王克

初九日前後收議封下三司

僉十二月初一日合啓伏見李恒福鄭弘翼等收議引虞

舜處變之道爲言虞舜人倫之至固可法也若以今日之

事比之則大相不同虞舜匹夫也雖見害於瞽瞍禍止一

身舜之恭爲子職者舜之所以爲舜也帝王宗社臣民之所

托也不幸遭變則禍及宗社臣民帝王處變之道不可與

匹夫同也明矣設令舜既在君位而瞽瞍之禍舜如此則

舜雖以母待之爲舜臣者其可坐視舜之被罪而不明瞽

瞍之罪乎殺人微罪也皐陶猶執瞽瞍而舜不得禁只

以竊負爲計則君臣之間母子之際以義以恩所處之道

豈不大相懸殊在聖上雖有竊負之義爲臣子者罔不爲

皐陶之執于恒福等不受於廟堂之所問敢以言有若獻議於聖上者然其實難測也所謂伋也妻白也母之說尤極痛憤安有人臣而告君之辭若是其悖慢乎金德誠以恒福弘翼一也為議其心同則其罪不可貳之請並絶島圍置 答曰李恒福只削官爵鄭弘翼金德誠依啓

再啓曰李恒福收議之辭張皇賁剛陵厲悖慢之氣溢於楷語之間臣等筆力不能刑容其萬一弘翼德誠以恒福之卒從既被其罪則其恒福其可只止於只削官爵乎云云

玉堂劉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誠厥罪惟均圍籬之律只行於賤賤不可以貴近將何以懲戢而服人心乎

再劾不允

進士崔尚質等疏撤去介朝、謁貢獻亟斬自獻恒福

以翼德誠

台倭奉柳增華等疏亟定大計

十一日幼學朴夢俊疏請依胡氏之請論處置西宮

幼學李国献国光等疏西宮不軌之罪以春秋之大義胡氏

之論快〻之右相不為廷請怳惕度日為三司者不為是非

請先治三司

合啓副李李好信纔聞除拜遽即下鄉托稱親病又不出

謝據二心忘君父削奪門黜（十四日依啓）

合啓曰自獻倡之於先恒福應之於後雄唱雌和迭為墳篪

使右袒之輩抵掌而起以致主勢孤異論日盛將成不

測之禍無非自敵恒福亦幟噶矢之所為亟命圍置北遷錄

答曰敵議或有全恩之說或有振恤之言或有稱病者或有糢糊者或有推諉者此輩不可盡治故只治自敵付處恒福削黜亦出於重公論也不須加律

合司三啓玉堂再劄　答曰奇自敵遠竄李恒福放歸田里

十二日佐郎柳潝承文權知柳潗疏收議失當惶恐待罪

十三日合司三啓　答曰李恒福中道自願付處

江原道儒生朴弘孟等疏請亟誅二凶仍責三司

全羅生員李策等疏大論未定邪議日滋使湖嶺妖儒將

陳賢上疏之請亟正奇李之律

十四日生員辛敬業等疏請請疏群議叅互拆裏以防乱階事

十六日答合啓曰李恒福遠竄於是奇李圓籍事停啟柰府初定以鄭弘翼配珍島金德誠南海至是改定以鄭弘翼吉州金德誠明川奇自獻洪原李恒福興海

十八日合啓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誠禁府定配當枚絶塞而敢乃由他路不有国法皆以内地擇定配請堂上郎廳並罷職叩門絶配絶塞依啓於是二十一日又改以奇自獻翔州李恒福昌城鄭弘翼鍾城金德誠穩城

初禁府配李恒福龍岡奇自獻未平承旨白大行韓續男子擲配單枚地曰此輩負何等罪惡以乃配以便地光

時兩司密啓南海密通島夷必有交通之患移光道監司
條
十八日禮曹啓正朝陳賀　大妃殿陳賀勿爲擧行何如
依允
新榜生員李承久等疏臣等於昨日謝恩時不敢拜西宮
者不忍負吾君化育之恩不敢屈膝於離庭事
十九日廣州幼學金汝哲疏三司先論奇自獻等而未遑
於本根廟堂不自倡率而令百官獻議實非論事之義
義請大論未定之前藏囚西宮以備外患三司廟堂一
依先儒定論數罪告廟自獻以下前後衛護西宮者皆依
律定罪且告天朝使無他日尹壬李初之變
二十日光陵參奉柳棲等疏快伏公論

幼學李光國李國猷等疏大論中止亟從公論
僥啓同義禁李慶涵收議時模糊推諉四凶定配之際
渠以首堂力排群議擇定便近循私蔑公之罪不可不懲請
削奪官爵
二十二日幼學韓輔吉疏請召收議已畢請令政府召集
多官各書可否于名下自獻定配翔卅地連上国必有潛通
慈禍之事禁堂循私之罪惟均而獨罪李慶涵亦為失
請並削奪尹壽民等仍移自獻于他道
平安道幼學廣康皓如等疏斥以大義從速結局
二十四日因臺諫密啓後配奇自獻會寧李恒福慶源鄭
傳曰李恒福與私親會食饋一樣定配于六鎮未安當以南
閔他色改定配論叙聲

[illegible]人上元昌翔密近中[illegible]不能無潛通禍機之基[illegible]恒福初移慶原改三水又移北青凡六步地得北青九遷雖

初恒福待命於青坡二十二日自[illegible]門入青坡忽有急聊自城中來馳而來氣竭口不能言[illegible]皆失色顛倒迎視之乃請按律之檄也李時白欲白遲而出[illegible]不忍啓口恒福覽畢了無異色看書不輟如[illegible]及夜就枕鼾息如常時白獨倚枕夏[illegible]所激轉輾達曉雞既鳴恒福矇覺曰汝尚不寢乎時白乃問死生亦天定今日之事雖傍觀亦不能自定先生安閑[illegible]恭如平時君子於死生之際若是恐邪恒福笑曰我非不動心者然事動有先後[illegible]有次第今者始請按律則列下然後當就理

決案然後始伏法若見論罪之事便自禮動其於三木之下捶撻之前何曰復說理終無幾微辭色北遷錄

恒福以行謝戲答曰 明年八月當復還來其時相見不相知也 日月錄

李好閔諸人來別山而山亭設酒好閔賦詩曰此地年年送客故山垂淚奉尊餘江雨吾行最晚當何時憲無復故人來別惟恒福和曰雲日蒼蒼晝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愁恐令威去不歸過忘憂嶺詩曰狂風雖遠歟心肝不怕西關萬壘山歇馬宿飛千丈嶺夕陽回望穆陵寒北遷錄

登城嶺作歌曰城嶺上登列叫天已升上列子吾外孫臣冤誠書叫上叫如叫叫外外昌列仙九重宮闕叫供叫

[illegible]此歌傳播都下宮人皆唱一日主游宴後
庭酒酣聞此曲問誰所作宮人以實對主慨然不樂因泣
下霑潤而終不能召還續雜錄

[illegible]

二十七日幼學李国光疏禁犬吠充皆由禍本未除三司
只討四凶而語不及於定大計幸賴一二社稷之臣明
大義扶宗社然而不在其位難謀其政參副之位不足
以盡精忠京兆尹不足以扶大義伏願進此忠烈之賢
且布寬追施典刑

二十八日大諫尹訒正言李芷遷[illegible]遂[illegible]不能明大
義叙君離行屍無舞立仗不職之誅實所難免云云
幼學李矩疏嚴飭西宮內人謹密防護亟遣二凶於竄

所直如廢黜於西宮以安宗社

進士崔光爾疏是長李覺自稱主張大論不惟不發廢黜之義貶削之舉亦不肯捨當請治三司不忠之罪速處西宮俾絶兇徒屬望之心

戊午正月初一日幼學崔淑疏李覺弘老之腹心奸謀秘計無不參知而不正其刑負緣躋顯渠當革面效忠而假稱自當大論復伊啓四凶終不發廢黜之論請先誅李覺次治三司不發廢黜議之罪直廢西宮

初二日合啓国家不幸變生肘腋至竟咀呪狼藉於宮闈外應逆謀昭著於遠招其謀五已出畜害聖躬之狀明若觀火至於厭勝格陵行兇御次現出於東亮之招得罪宗社宣昭天下之所共知而二人非不明義理略塞角立邪說眩惑

人聽人情聽衆士心若不早定至詐不測之禍可立待也
請依崔光弼奏之號即速其行以資宗社
初三日廣州儒生洪德[illegible]上疏曰見以定大義
右相連日上劄請並卜新相　答曰近當處之卿可安勿
以安社稷
館學儒洪仁俊等八道通文曰嗚呼西宮罪惡言之條
然崇信妖巫要呪　懿仁理髑髏上欲及泉下書謂肉
死枯飼烏鳶罪一也欲貴子璣謀行壓勝孤骨不入布
陵宮中潛引宦官誦讀妖經罪二也　先王遺禮之
日外結永慶弘光拜鄭相依陰與遊肆縛紐欲傳神鬼
待璣長成而殺之罪三也密教婦男圍東大君房千餘
名潛行部署以待緩急之用罪四也兼庵鄭仁弘議永慶

之疏入敵生奸心欲乘機易樹沮壞勸　先王廢下歲敎
罪五也　先王賓天獨爲遺命托孤於諸宰相臣罪六也
聖上臨御之後巫祝咒詛五累歲不輟歲七也欲誘惑男
令結薄堅遠天武士乘釁謀國罪八也做出不測之言
搆誣聖上宣於其族至令逆豎逃入兇徼之中罪九也多
出帑金厚賞羊甲使入徼中結爲外援立議之後敢背上
国罪十也惟此十罪無人任之意以加此伏願同辭相應倡
義陳疏以安宗社　明倫錄
宣世徵疏曰西宮之於我國家若西之有蒼若粟之有稗
不去其根則不可以除其害伏聞儒學儒生以十罪來陳云
特舉其梗概而已孤臣我聖上保順我神鬼云云此外兇疏
不能盡錄　明倫錄

廢諸臣後之從中外大臣若純等作問詩於仁弘具言號
詭秘不明相在廣信之間若純日使有瞻意廷請日期屢
易進退戊午正月初三日哨百官奔波詣闕行路色失自
諸臣起後莫不驚駭憤懊或有張瞻舊隱若列此雖然從
之從之勢多敢及攻不從者曰吾能達權不從遇禍災者
矣耳
廷臣之令初不出相臣而右相趙鉉柳澗自甫瞻嫁直怡
敢府吏出令右相若純不知所出趙踏以來疑之如老狗
狀情堂白記事
余初四日日暈地震在相朝若純率百官啓曰惟坎西宮富
禍醸乱古今未有遂謫于罪以德梗聚逆孽初生令永
慶亟陳賀禮以慰人心又教嘗卜稱誉極貴日誦妖經

以祚大禍罪一也　先王遺預謀立己出綁結柳賊詭書
潛通防塞傳摄罪二也草野大賢盡忠抗疏欲乘其機敢
圖易樹泛勸
先王屢下嚴旨不問其詐大賊群德罪三也詐稱未命托儀
亡兇同心保護冀其成謀紊天位罪四也密引悍男多
結兇徒圍東宮奴積糧兇使且謀堅欲因夜　乘釁
作亂罪五也設奈宮中及手擯指觸犯聖躬盲巫咀呪無所
不為十六名種必欲作罪六也壓勝先后穿掘陵寢罪七
也刺傷撲擊其語不測宮墻納矢其書極慘皆由做出傳播
外間兇逆藉口罪八也黑門通書應祥被捉枕中投字義
一納招使訴唐官挑禍上國罪九也多出金帛奪賀手甲
入送侵中又合友英潛通老酋欲微其勢圖立幼稚敢作天朝

罪十也武氏之罪也斯猶火趙后起漢嗣方此不甚失一国母臨之道有臣子不共之義唐廟毀罪雖不可行漢家廢黜合從寬典云云　荅曰予以不德賊命奇險戊申癸丑之變皆天倫所出此豈常情所可忍過而蓋緣宗社為重勉從廷臣之請腐心痛懷歲日月長深何圖今日又聞此論天乎天乎予有何罪過而降罰之亟一至於此極寧欲脫屣人間掉臂長往遵海以度以終餘年明倫錄

老考純就廷以仁弘之書為斷案遂以廢削兩宰為目列卿進前各書可否字在位惶怖失措闕賊出位大呼曰此事何可問也有不從者則從不從議耶考純不敢何默默重頭而已清白堂記事

廷中紛拏將有潰出之形夜已四鼓下矣爾瞻厲聲曰此国之大事有依違者非人臣也爾瞻構啓草直以廢黜為辭柳希奮大言曰凡廷請例從首揆之議莱庵既以去朝謁罷分司為議則只可以此為辭如以此議為不可當須先罪領相後改其辭可也兩論相爭至夜不決孝純以為廷會不欲屈從瞻意竟以廢黜為啓及罷鷄已鳴矣北遷錄

金仁城君烘慶昌君珊慶平君玖等率請諸宗親廢大妃答曰宗戚亦忍為此言耶勿為煩擾烘珊等皆先王之子也明倫錄

自此逐日百官三啓宗室再啓兩司三啓玉堂再劄館學再疏館儒閔藻河仁俊

初八日幼學薛求仁疏請斬李覺次竄兩司仍將西宮數

罪於太廟如致堂之論

初九日前訓導金大河疏西宮罪惡貫盈天地毋使廢黜

直加殛殺以絶禍根

十一日幼學金翅疏西宮事及李廷龜不為收議不參廷

請誅

十二日幼學尹曾疏請先治韓孝純遂延不即擧義之罪

次治三司容護韓孝純之罪

進士河仁俊閔渙鄭淇金尚夏等疏伏闕建章敬除禍本

而昨日得見元黨處所傳光書中有臣等四人姓名

禮判李爾瞻參贊許筠承旨金質幹修撰徐国楨等姓

名亦擧皆論証以逆謀敢以光書封入請拿問元黨以

覈光書出處俾雪臣等至寃 於是元黨等拿鞫逮係甚衆

十三日幼學金允謙疏請先斬金權李慎儀鄭夢寅黃德符
主張全恩誣忌離間之罪次竄姜懋金聽緩論臣室
無誠所論之罪
十四日幼學金尚健疏請先治金允謙洪德民等假托時
論掩飾善類設嫁禍士林之罪
十八日傳曰前日左相力言判書閔夢龍可大用予嘗不忘
矣相臣有策令以左相薦閔夢龍右相除授
十九日自初四日至是凡十六日　答百官啓曰事係宗社象
情難遏但令百官勿為朝謁
百官啓曰西宮可廢之狀臣等爭之盡矣雖停其朝謁撤其
分司罷其貢獻貶其尊號又去其　大妃之名稱以西宮若
諸命尚存冠服猶在則豈可謂盡廢黜之典乎罪浮武氏而

不數于應廟惡盈妻氏而不遜于齊孝成之北宮未徒闇
氏之別館未還身為首惡容息覆載殿下之幽庇況臣
氏大義迄未得伸臣等昨承聖批欽仰至仁因固當用下
退去議定節目而血誠未遂疾呼愈切云云 明倫錄 敬明
至二十九日而一日三啓者凡二十六日乃止 明倫錄
奇自獻劾去之後孝純獨當出廢母后事自收議至廷請
一言半辭不敢自專必稟爾瞻然後行之而右尹金閭居
間替傳故每逢人輒問金右尹云何 東里小說
廢大妃廷請時進參百僚疏 凡七百八十人而微官給職不能盡錄
左議政韓孝純右議政閔魯龍左贊成朴承宗右贊成
李冲右參贊柳閭舍人柳忠立鄭廣敬檢詳閔宮敬司
錄王晋輝近侍府院君李光庭韓平君李慶全完昌君

李覺蓬山君鄭象哲吉川君權盼豐安君任兗漢興君
趙公瑾漢山君趙振漢南君李必榮灵城君辛景行鈴平
君尹重三完山君李順慶完崇君李熙慶清陵君鄭藎國
驪陽君閔仁伯碩興君李惕河清君鄭希玄原陽君宋康
海慎君李希岭益興君李應順文平君柳公亮石龍君全
龍忠勳都事沈日明忠翊都事蔚諫
判敦寧閔馨男都正李馨都僉正姜秀崑主簿李明白
叅奉李愛龍
判中樞盧稷知事朴砬蒼表正老同知張晩朴昌時(?)
後改朴自興李膺張禮忠方義男僉知韓義鄭承譽柳
瑞經歷李士修都事朴瑛
知事韓希吉全興君李時言壽亳衛

海嵩尉尹新之一善尉金克頊吉城尉權大任達城尉徐
景雨儀賓都事李国衡
吏曹參判柳寅夢參議柳布敎正郎李重紬尹復之金
適安景深佐郎尹衡哲李志定鄭志遠洪得一
禮曹判書李甫瞻參判尹壽民參議李命男正郎安瑊
參議崔護佐郎柳倫曹定步韓定国
兵曹判書柳布舊參判李德泂分參判李成吉金步男
參議鄭岦分參議朴思脊參知李元燁正郎俞晉曾李
用晉吳允諧分正郎朴慄佐郎金[illegible]
佶李郎孟
刑曹判書趙挺參議鄭逵正郎洪汝一李應天朴光岳
申得淵羅訒權昭佐郎閔瀞南以敏朴守誼崔振雲

工曹判書李尚毅參判曹倬參議張自好正郎尹廷之
崔咏朴遣佐郎李明漢金德望慶遂
判尹尹銑佐尹金閏右尹李瑗庶尹尹僖判官愼齊身參
軍洪有炯金明應李宗立
三司奢侈謫陳之大司憲趙存世
判決事朴慶新司儀金景悅司評黃章立中申景進
司成閔馨司藝李昌廷申忠一眞講蔡承先柳光濬
尹知養典籍韓允謙黃尚謙申棫韓昶洪景纘梁時獻
李芷博士吳曄權濬朴瑨學正李惟一許曦趙增
正國
判校李緩祿校檢李景賢正字洪憲沈之清金瑄朴安
孝鄭沚柳渠

左通禮金聲男右通禮琴愷相禮姜弘重贊儀柳涇引
儀洪師浚曺次唐柳聲春李瑜鄭兗崙柳湜韓師聖李
欽尹就聘李廷捷林就聘金復興朴自元儆引儀任忠
佐申俊李承安張麟瑞鄭紬文
宗簿正俞曜主簿徐暉與簿南以聖
掌樂正李弘燁僉正鄭大海主簿閔尙直長崔元祐許
恒
司導正李時立僉正趙紬韓主簿金祐成鄭陵
司饗正鄭文振主簿成忻直長朴文燁柳乞昌朴承安
奉事李晴柳汝惺鄭晉李師閔參奉沈廷翼
內侍正鄭道判官李承憲主簿安彦吉別坐朴壽金或玉黃孝
全朴安行任儆黃湜直長具海

司僕正黃孟中僉正柳馹判官柳希安主簿韓德允成昌烈
內贍正李舜民主簿金延慶奉事崔命善
奉常正李時楨僉正車雲輅判官趙錢主簿朴希賢庾文
益王輔臣奉事金慶厚參奉金地粹
內資正琴忭主簿黃津奉事尹誠得
禮賓正尹紹主簿鄭思溫別坐權必中尹衡任直長李俊翼
參奉李格
濟用正朴孝生判官金俔直長朴爍朴晛奉事趙倬參奉
鄭文海
豆毛正姜繗副正鄭應井僉正韓汝激趙守憲判官尹侃
李斗望主簿沈怡尹昕直長任天壽奉事李應立高景瑞參
奉鄭嬰

軍資正柳孝立判官柳興忠主簿鄭宗吉金䟽奉事李俊
司宰正宋克訒僉正朴文叙主簿姜世慶李直長慶閔叅奉
鄭諶
司贍正柳澈主簿李晫直長韓汝賢奉事閔善哲叅奉
韓師一
司圃主簿尹弘業別坐李慶俊金亨胤
掌苑別坐任星老金灝
平布令李文顯直長李師曾
造紙坐別金守正
焚火別坐韓晤
典牲主簿朴安國奉事申從謹叅奉李濩
司畜別坐宋鐸李廷臣朴隨亨

尚瑞直長崔應河
義盈主簿南宮格直長韓昫奉事許璉
永庫別座趙諶任虞後
校書校理鄭洽著作李惟聖
宗廟令禹廷琛直長金孝達奉事李孝直崔弘緒
社稷參奉俞魯曾趙国俊
曲設別坐閔楹金稱沈俶慎得義
瓦署別坐李晉英
活人別坐沈暄李士星鄭恒
歸厚別坐張昕安鋌
繕工僉正李廷益直長沈暾奉事申楠李應溟參奉李裕俊
監役任頌後僉永蕃洪迥禹時彥李敬李國光

豊儲主簿河瑱直長崔應斗
長興主簿高大有直長尹仁啓奉事金光國
廣興守鄭瑾主簿韓師德奉事鄭文升蔡繼先
禁府都事李崇義鄭續典獄主簿李楨
五部主簿俞世曾柳鍵叅奉尹弘輔具鉉尹保衡成大
成金後
童蒙教官鄭雲瑞李聖錫李榮義崔起門崔衡李重溟
內侍教官尹禹民商李日馨訓鍊教官崔應受
四山監後尹衡後柳之豪金哲申應億李敏樹
鄭紹經歷李應麟李東龍康綽遵產瑾分經歷李得可
都事韓脊英鄭国模韓瑒蔡稽朴瑛朴成
訓鍊都正柳承緒正李忠善副正李友哲許廷戎僉正

李大得崔蔡判官沈大恒房景福主簿李廷彦鄭稷叅
奉裵瑗崔斗奉事韓應福李碩男
宣傳官李重光李宗善李鄭李悰鄭元弼辛曙趙宗義曹
挺英李景夏李倬成彦吉白大進　朴坤元朴翕龍柳宗立申
蔡翊衛朴逸賢李彦直李平亨司禦慎守天崔煖翊賛柳
晃立趙誠衛辛李雲根副率曹實久李浩源侍直金守
寛李碩望沈馬柳時立趙珏黄吉男
護軍李偉卿柳慶宗趙有道鄭光城柳止信韓應昌裀吉
柳應炯崔胤祖尹顗李汝儉成以文金廷幹李得元李掬
李應祥朴瑞　朴敏李汝諧
司直南瑾宋錫慶李大燁呂祐吉尹暉閔洞朴彝叙宋
文廷李善復李慶洗[illegible]尹[illegible]致續元裕男邊應祉元瑾

李百福趙[illegible]李文榮吳廷邦吳鮮慈鄭文孝李久徵尹
殷立趙景祺金應紙具仁慶朴鳳壽朴德麟元秀男趙興
男李孟金允信李殷宗鄭應運趙瑞具德峪鄭孝忠
吉金景瑞
司米宋錫祚鄭震哲趙曠黃履中李英男趙定一[illegible]
業金應河朴蘭秀李廷[illegible]金守謙李時彬柳春瞻柳沃
高敬民朴知哲金元福盧世俊尹慶祺安啓趙希輔權
復吉安好仁李稙立法大邦劉要龍朴[illegible]權士恭李
麟貴田閏李景瑚洪奇男李鞠韓俊李升亨沈崙全
孝信崔鵬朴成龍尹安国李黃慶許完李晟黃致成
趙擬姜沈柳昌文趙国賓柳琳權洽鄭沈尹耆獻金
雲成趙俊男南宮賊黃洛金銓李一元成載閔宗亮

方天壽金有亨鄭之倫林碩意李驩姜璿李芬權泂
崔崇閔沅洪昌李福亨張明應李重吉南贇李大男
安要尹鄭承曺鄭大立趙宏中安弘望李惟恕朴商男
權瑾李宗誠金穎成時憲宋震趙玉乾崔演俞大逸
尹仁男申景柳金景義鄭暘許詳金慶雲李文昌金
元男鄭之罕金有馨申得淯權應元洪傑慎仁民李復
匡韓天斗李德符洪鐸李湜李楨崔景雲洪龍海韓
顯仁權禧李信義安甫道韓恒吉趙光弼權嬋趙天宗
金命男申用休李應望
司正邊應垣許涵徐成僖倩吳翻
司猛朴景範洪燦洪汝麃
司勇崔璹李禍李宜春金汝遵申克齊梁斗南李淑黃德

歆訓鍊郎聽李重光李英達 明心錄

李恒福聞廷請已完有去尊號稱西宮之教歎曰近來國家無治道頻歲然皆未見形跡今此請廢之徒實是人吾之交濟亦多有參廷請者甚是眼事侍旁者問曰某皆是公情親者他日相逢將何以待之公曰是皆賢士其情雖可矜既參其逆則交已絕矣異日之遇不過泛然相對耳 北迁錄

不參人員狀啓中慶陽君李士恭司果李桂男司猛李尚俊司果尹鴻壽之子以其父進參稱寃呈疏司果趙鴻明任璋連日進參混入狀啓上疏 自明明倫錄

廷請時不參人員

義昌君珖 先王之子皆攘臂先登而獨義昌君

終始不叅宗班三十餘員不叅

領敦寧鄭昌衍 晉原府院君柳根 海昌君尹昉 並不叅收訖 晉昌君姜絪 清風君金權 綾海君具成 福泉君吳百齡 松山君金渭 豊寧君趙應祿 判樞李廷龜 知樞金尚容 申湜 知敦寧朴安世 同敦寧金成玄 僉樞吳允謙 東陽尉申湜 不叅收訖 晉安尉柳暉

唐原尉洪友敬 錦陽尉朴潑 二人入合啓中

護軍李時彦 李時發 成晉善 尹應三 司直金塏 權愰 宋英耆 鄭孝誠 李景稷 司果朴東善 司果權克正 李愷 鄭思恕 劉廷生 鄭后吕 鄭承緒 李祥 兵曹正郎鄭弘佐 宋籍 朴自邀 承文正字姜錫期 内贍主簿閔汝賢 置儲奉事鄭忠傳 典牲叅奉柳山立 典獄叅奉安弘重 衛率柳

潔儀仗郎廳鄭象祖李私淑 明倫錄

時議以獻議立異者謂之左袒即奇李金鄭壽錢人先論竄者也以廷請不參者鄭昌衍柳根李廷龜尹昕金尚客李時彦 後改直彦 吳允謙宋英耉為八奸李時發金堊李景稷朴隨 錦陽 洪友敬 唐原 柳暉 晉安 鄭孝誠朴東善尹衡俊申翊聖 綾陽 為十奸宗室義昌君壽三十五人並請遠竄老病宰相及小官並以削黜論

啓 清白堂記事

李廷龜病不赴廷議儒生金堊上疏請先誅極堊湖西人其母公之姓族也聞公將被罪遣堊來問到京為許筠所迫為此疏及持刺謁公坐客皆失色下人皆驚避堊問而知之乃哭曰我本為拜謁而來昨夕到邸許

判書出一疏合呈之日當有好事賓未知疏中何語也
聞者莫不傳笑日以行狀
僉合啓頃日廷請實出於一国臣民奮忠討逆之義大小臣
僚館學儒生坊民吏胥逐日瀝血陳辭而吳允謙宋英
耉李時彦李廷龜終不參廷請〻並命削黜　答曰不參
廷請者只此四人乎食君食衣君衣不參廷請之罪有
甚於右禋之輩而律輕於右禋之輩似為塞責云
云
合啓吳允謙等並請遠竄　答曰此事予欲無言而兩司
論事之體殊非公正之議不敢容默兩司試聽之奇自敵
李恒福等身為大臣只陳所懷且大臣庶官不同而其時
三司齊聲請罪一日累啓至以圍置擬律此李恒儀等

獻議與自獻恒稱何異哉況彼不參廷請首人臣之義掃地盡矣其罪反有甚於[illegible]之輩而[illegible]以三四人塞責請罪依律低昂徒情無忌兩司可謂自[illegible]人

又答曰今日三司乃前日攻奇李之三司也其治人氣力何壯於前而乃至今日何其餒哉無乃奇李之危倫重郎不參廷議者其數甚多而以此論啓者何意耶明倫

錄

於是合啓更發吳允謙宋英耆李時彦李廷龜柳根金尚容尹昉鄭昌衍不參廷請李慎儀金權之不參金地粹右袒獻議請元遠寧宗義同休戚它不可不參而西城都正壽二十四人不參廷請俞遠寧隱陳昌壽八人以老病不參請削黜

答曰豈可因予言而加論加律乎勿煩

又啓趙國賓敵議右袒請遠竄尹衡後收議將言辭悖慢傷尭請削黜

合啓鄭昌衍以聊腑之親致位大臣當初儒疏之下捕以病重不為開視政府收議而顧累請開門詐惡倡為邪論感其子弟甘為右袒之首至於大論已定百僚姙請守卧不辺業無顧忌閱月伏閤終始不參而其妹夫金克孝之表乃敢偃然無轎往弔其家其托疾避辭忘君護逆之罪豈可不治物根賦性回邪素倡異論儒疏初入詞知西宮必有置之

書亞呈辭單下故墓山過不回稱病請遞其機巧避事之跡明甚飛火尹坊掃墳上來自關中稱病與遷不為收

[illegible]請亦不來。參金尚容以父病稱托。李廷龜李時彦收議之時只陳己病不及大論。或舍棚推諉亦不參廷請。吳允謙朱英耆以上八卅收議之時皆是右相廷請不參。趙国賢右相尹衡後收議。侮毒其罪。與八奸無異。李時發知大論將發。嚴由下鄉久不還。京之後亦不出頭。及除坡州旋即陳辭。巧終始避之跡昭不可掩。金堅無故在京。終守己見。其心所在明若覩火。朴自擬身在經幄。謀大論呈病。卿遂及擾曲藉久稽。肅謝李慶百大論已發。避下鄉曲。原其本心。罪不止於不參廷請。甚乎下吏誤書。進呈自明。不進問。若立節者然。比諸他人。抑又甚焉。翊聖申洪及敬卿。暗朴。瀰俱以年少無病之人。終不參廷請。且鄭孝誠非老非病。本來心事與正論矛盾。且以百昌之父。朝廷所

為無不指斥朝廷之罪不止此不發廷請並命遠竄明倫錄

禁府啓金權江界李慎儀會寧權士綦昌城金地粹富寧定配，傳曰李慎儀竟辭悖言與鄭弘翼等無異圖

錄安置 明倫錄

時戚連宮禁若在同時論竄中故光海以徐嵩發落為答不即分配淹留未決吳允謙不得已出往土塘墓下待命

三年 懷離集

廢削節目

二月初四日西宮廢幽黜事停啓告宗廟頒教榜文自政府布告明倫錄

癸十一日賓廳會議左相韓孝純工判李尚毅禮判李甫瞻

同春秋李慶全左贊成李冲戶判崔瓘大司憲南理工參
曹倬兵議鄭笠副學鄭造禮議李俞男戶參慶追兵參
李德洞刑參朴自興戶議鄭逵大諫尹訒等同參議庭部
目明倫錄十七自削前上丕國尊號出玉冊玉寶去大妃二字稱
西宮國婚時納徵納幣等文書還出御寶出徵首僚
信出輿璠儀仗廢朝謁問安甫拜罷令司承政院兵曹
都摠府兼春秋司饗院承傳司劇別監內官宮中各差
備內人衛將所內贍院禁漏酒房罷貢獻各道每朔進
上三名日進上政府六曹物膳政府表裏各司三日洪上西
宮進排依宮後例公主稟料婚姻依稟翁主例父爲逆
魁身與逆謀子爲逆徒所推戴既自絶於宗廟身殁之
後舉國上下不舉哀無服不得入廟進鑄宮墻二品武

將四員文從事二員軍官四員堂上武將八員武軍官奠八員
相遞守直守直軍士及設壇等處令兵曹看審酌定官官
二員別監四人上令
李鎬疏槩公主已為降歸則不可同處西宮速為移置
外第極擇謝恩使急送而具虛葵帶本鳴字官到上
国地方若有大論之譖以一國臣民之情請雪此寃云云
朴時俊等疏曰西宮既黜之後邪論猶滋西南小北之
人皆曰天子所封誥服猶在豈可擅廢乎舉国靡然皆
曰都堂會議諸宰臣十五人來叅餘人托故不來叅者
亦推諉不对朴承以肺腑眷注之臣累請不至李慶全
自稱憔悴人而來到政府不叅會議遁去負君之罪不可
不討公主雖托體先王乃逆首所出而與逆璡為同腹婚

姻不可自西宮行之節目應鍊時大憲柳潤身長風憲
不為力爭反曰仰念　先王雖徵之出猶為翁主況不干
於逆謀者乎固爭不已豈可設嘉禮廳為婚百官圍
繞官供婚需其婚帶金入朝乎臣等以為不斬柳潤無
以戒奸徒之計矣
大憲柳潤啓曰前再昨會議奉行條件有公主廩料依
宮人例婚姻例依士大夫例而臣之妄意以為雖以西宮
罪惡聖度包容猶得為後宮之例公主降為宮人則
是廢人也似或過重矣出於副學鄭造大諫尹訒造訒晉
以為然曰造雖至賤宮人之出猶為翁主之輸廟堂更問
于座上有言若為翁主婚姻當自朝家行之以此為難
或曰　先王朝翁主婚姻亦依私家例為之右相閔安

龍曰此則国初之事也廟堂相議定之三司之官不過相議可否而已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

尹訒鄭造避嫌畧問荒答曰勿辭　傳曰柳澗身為憲長殊無執法之義遞差文化府使除擬

右相韓孝純更與李尚毅等相議則皆以為公主降號廩料婚姻依當初已定之議仍為施行宜當云改付標之意敢啓明倫錄

初四日任伋等疏禁南以俊鄭亮亂趙挺立尹昕等相繼呈告乞覲此皆感於鄭昌衍之論敢為巧避之計請先竄四人以懲其罪次斬鄭昌衍　傳曰今日之事岌乎殆哉大論方停事自已定而兩司之官或托覲親或稱身病呈告爭先猶恐逋逃之不及不忠不義之態與柳澗何異

並補外

南以俊鏡城判官金昕穩城判官曹樹立北青判官鄭良
胤輸城察訪除授明倫錄

樹立為仁弘門徒而向為癸丑諫官甚攻李恒福且於寧
北時諫官良胤及昕皆丁巳臺諫及廷停請又有極地
之論欲將而遂頓存刑迹故自上特差時是任一時到北
青良胤昕等來拜李恒福曰去年我等送大監於此令
年大監見我等於此路人事好翻覆然往年之事豈我等
全情只不忍一時死耳為惡且不竟今日得有此行大監
之門宣我等所謂初欲畏面匿迹而即往更念情跡有異
乎有敢可保故來唐突耳其縮恐悔吝之言色溢於言外
恒福曰事往時去不必更討但今日公等行更緣何故各言

其意挺立亦來拜悉其差忠　北遷錄

禮判李南瞻等啓曰西宮貶損將百官之意直葵天朝撫
奴諧服事勢之所不已義理之所當然疆域相通比前不
同蜚語訛傳此時尤甚熟知之誣趙李之構安保其必無也
況成化年間中国藩封僕剿陰王微疑無嗣其母平時取他
子繼通事教被罪天朝廢黜藩封此亦可緩也極擇使价
反符都行以完大局議大臣定奪施行如何依允

禮曹啓曰議于大臣則左相以爲令此直葵之準事體極重
重臣之長意當廣收廷議然且領相令之著色宜速咨訪
右相以爲宜問于領相　傳曰領相處先遣礼曹堂上一員
馳問以來

僉承旨李偉卿領相處敦諭後書啓西宮事葵聞天朝此亦

不易之論臣在都下亦嘗以此意若陳於榻前令此請收
誥服乃国家大段事而獨不然乎天朝令之天朝收之天
子天討一舉無缺云云缺
禮曹啓曰不意被誣之變又出於此時大諭來奏聞之
前丘垣若先開封添做構陷之辭則事必至不測矣意遂
謝恩使繼送千秋使兼問大諭奏本於其行則猶可先
發咨誣而事亦易成也 明倫錄 時領江將伊丘垣起
添兵以備我
国之事
我国不許中江開市
光海亂政奸臣媒孽謀廢母后惟懼天下之議義州
府尹鄭遵謹誣稱中朝廢黜先帝貴妃鄭氏殺福王以
為證成之階光海密令千秋使金大德探報實狀大
德望上以崇奉鄭妃恩遇福王有窮先帝時獲罪回

葵自是葵廢之說詳遂沮云案全集

都堂會議既降御目書人之後久而不下其間稍以儒臣

逐日再三上問有紀極朝野記聞

是時布衣之時乱者屢現覺出或請直廢或請數罪於

宗社而殺之或請出直外處任其出入或請驛請布朝或

請直葵天朝皆爲賦承甫瞻之指横說豎說眩乱朝議

也曰直葵天朝者甫瞻主之曰直加廢黜者爲主之初皆

出甫瞻給而以葵與不葵之說遂成兩頭論議蓋甫瞻稍

黠善機祚陰以廢黜之說蹈上而持葵廢之論把持形勢

葵廢則事未易完事未易完則大論無結局之時內以固

寵外以立威爲圖急於圖利主直廢之論賭勝甫瞻甫

瞻又以許脩之此爲與甫瞻同其道而異其說也清白堂記

事

傳曰西宮北墻極爲疎虛邪云令進等內墻西北墻外丈
將擇定各別達夜巡邏議察多率軍士十分堅守記聞
明倫錄

自此以後合啓與儒疏以亟下削廢節目奏請天朝直行
[illegible]黜等事逐日紛紜至閏四月進士郭瓔之疏論甫瞻
及鍋之罪瓔疏見下詳箋伏誅

辛酉七月初九日進士劉鵬甸疏曰分承旨曹友仁又
直西宮作一古詩自書于梅閣墨戲卷中人多見之其
詩尤悲慘至以南內凄冷月時有英灵泣爲求勾英灵
二字別行首而書之其心所在固可知矣亟命拿鞫定
罪明倫錄

先是友仁入直慶運宮時作詩曰橫廊寂寞鳥辭哀精

畫空庭掩草葉清絕地曾司出納荒涼歲久聚坐埃
燕尋舊主投簾隙蝶趂殘花戲砌隈水涸銅龍宮漏
絕香消宮鴨篆烟堆蕭條物色殊南內陟降英靈隔夜
臺白髮孤臣淚下淚不堪長樂滿階栽又曰敬承無旨
可觸承旨筆卿底處微坐待黃昏簾影但黑看蝙蝠
樸飛時白大珩見此詩仍欲搆陷已不能記其詩乃以
渠意別作此詩遂爲誣陷之資而鄭甸李偉卿疏下也
承望其風旨上此詩而其所古詩非友仁所作云上令
校是分承旨白大珩疏分兵曹參議朴守緒變幻不測
朴守緒又上疏自明請與白大珩對下伸寃合司啓罷曰
分承旨曹友仁入直西宮述懷作詩詩字之逆語句之
凶辭分參議朴守緒參凶詩及其事覺與友仁改作它

請詩請拿鞫友仁守緒以重討逆之典

辛酉李偉卿壽與大司憲任兆正謀害　母后而甫瞻

實主之柳辭墨聞之因韓嶠而通於李貴乙與嶠同寢

夜半聽嶠起曰厥事聞來心膽俱寒吾欲送言於甫瞻

以沮其謀嶠曰何諾貴曰今君以吾言傳之曰昔　宣祖

朝崔永慶之死非松江所為而終以此事被罪今日廢

論雖出於他人事成則公實當之誠逆之罪人得以誅之

天朝若聞此言不無致討之舉且聞姜弘立將領胡兵

出來云亦必以此辭罪我國公論若發則其沐浴請討之

論奚止於殺士之罪乎然則三國皆將爭公之一首矣

今若痛悔前過以死力止洞開西宮則他日公論或有

恕公者矣如以吾言為不可以此告變吾當盡陳所懷

而死云則渠之主張此論實出於爭權固寵非其本情如不告變必思所以停之〻莫嚮徙見辭翼使之往傳于甫瞻甫瞻愕然變色非李某安得聞此言乎其後甫瞻之不為顯然主張蓋以此也 墨齋日記

壬戌十二月江原監司白大衍通敵與甫瞻續對等相訟曰西宮差在我事終無奚地造訌偉卿曰噬臍不及莫如先事是月除夜大衍與偉卿托稱儺戲多率賊黨金鼓呼噪乱入慶運宮謀害　慈殿是夜初昏　慈殿受宣廟體然來告曰賊黨今方入來不避則死　慈殿覽而御迎宮人問其由具以告之宮人曰　聖灵先諭應有所以小婢請替卧御寢而待之　慈殿從之暫避後苑而賊入宮搜而害之君臣上下皆不知　慈殿之脫矣特

時頻相朴承宗聞事急多卒下人馳到西宮呼唱追逐以此大所不得窮探　慈殿之免禍實是承宗之力云光海以爲　慈殿真死反正日先門　太妃在否初　慈殿與他宮女潛瘞死節宮人于後苑反正後出而禮葬續稗說

癸時朝廷憂西警聚舟師於京江配以輦下砲手數百名以青興君李重老爲亞將時　母后幽辱已極而鴿闔大術將就謀益肆欲因除夕逐儺入西宮以行大逆重老知之奮謂具綾川仁座鄭錦南忠信曰今　慈聖危在呼吸與人臣者其忍袖手恝視耶遂約日前除三賊設既定會鴿闔兩賊自敗謀乃已文谷集青興君行狀

按鴿闔之死在戊午與此大謬

許曄與李廷龜同詣西宮謝西樞新命見宮門牢鎖草沒庭
偕云公相對掩泣曰不須開開門若開開門則天心雨雨
瞻聞其語大怒捕詣鞫問或解曰之此誠諧語不必究何
至以言語殺人爾瞻曰誠諧亦泣邸然固是事亦得已

墓碑

宋甲祚丁巳登司馬兩試時同榜鄭澔　請勿預謝西宮
甲祚倡言不可獨往西宮謝恩如例党徒思以污衊寵人
甲祚姓名於其疏甲祚同榜人沈之源洪憲鄭昌亨以名
在党疏上疏辭職交議以爲當時節義表著者莫如宋某
名其名亦在疏中他人之被誣據此可知宋甲祚墓碑

府尹李光英副元帥賢之子起居西宮舊稿棘琳島後裔
贈圃嗇集

僉辛圓春宮中有穰災蓋指點西宮累之云日月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